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五集



上海東書局印行



李君遇春



葉君雨新



徐君耀先



楊君了齋



蔣君純溥



錢君子潮



汪君家挺



龐君伯龍

本社啟事一 凡以後投寄稿件者·不論社員與非社員·務須將

地址詳細註明·俾通信時不至誤遞·希各注意·

本社啟事二 本刊「語體文」「語體詩」「小說」「劇本」等欄均歡迎

投稿·國內外青年學子·務望不吝見惠是幸·

本社啟事三 本刊對於闡發中山主義之理論的稿件·不論文言

白話·均所歡迎·凡有以此項作品投寄者·當儘

先登載·以宣傳黨化·



菜菔齋（著色）



張榮堯

李亦賢



菊酒筒（水墨）

懶醉學紫素成辰月六賢畫

山水（著色）



忽見十家平仲夏
於桂平中子
梁紹華



鏡

中

人

面

楊

聘

璜

鏡中入面

楊聘璜寫



翎毛



日光浮喜動春極山鶴
亦有吟心雨初收凡
梅梢羽上送秋聲

張榮堯



鷹準出風塵
文鼎



鼎文袁

堯榮張

果 花

(色 著)

癡 鐵 張



卉 花

(描 素)

生 哲 張



翎毛（著色）

秋意

戊辰清明前一日亦賢畫



李亦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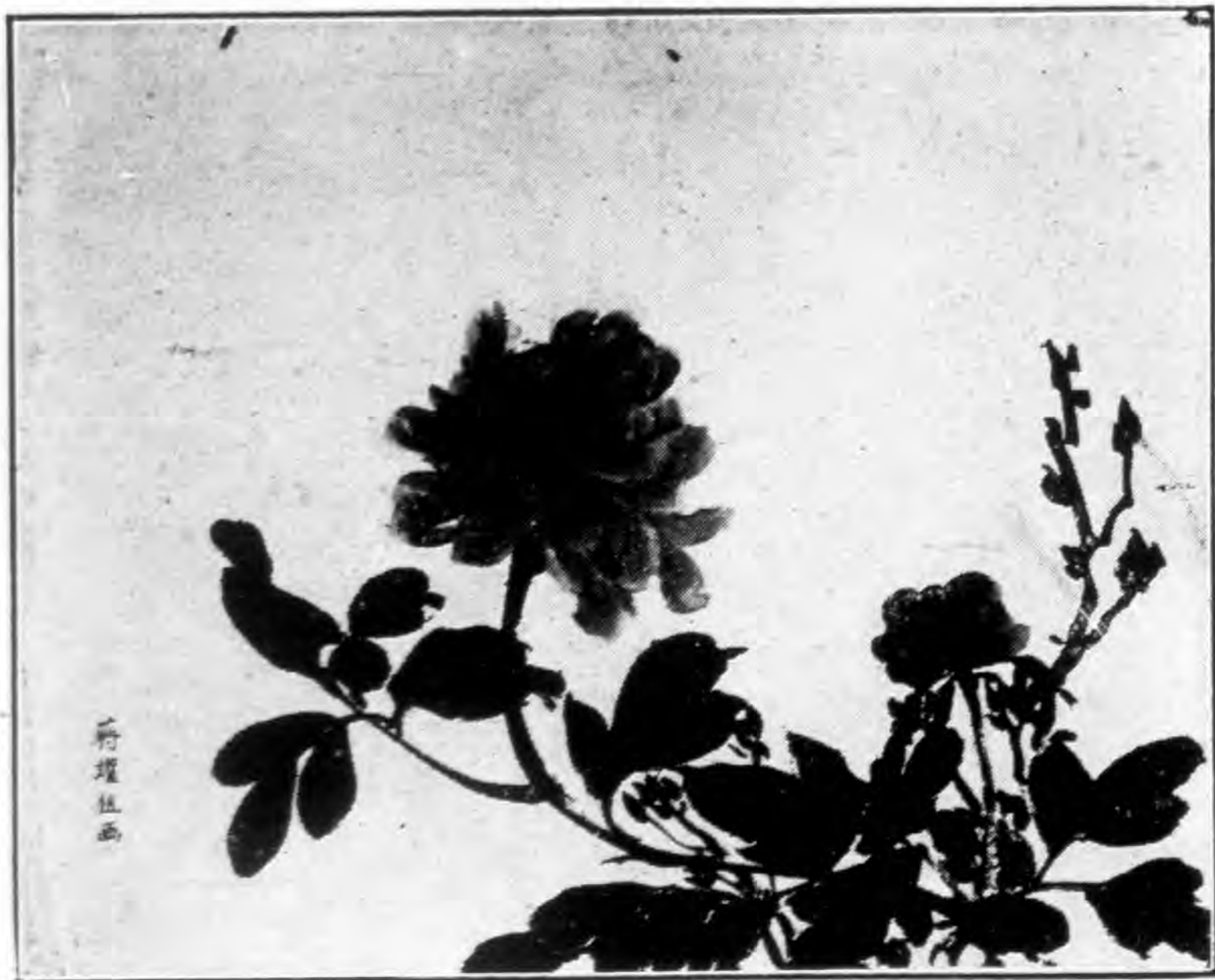
花

卉

蔣

耀

祖



蔣耀祖畫

花卉

(色著)

蔣耀祖



蔣耀祖畫

儂館紅塵外龍頭得借看
間函雲氣濕近席雨聲寒碧
五粒螺黛香涎逼麝檀牙
籤認題字猶是建隆刊

李公學古於桂城

學生文苑叢刊社萬歲

文藝曙光

壽蕙汪信州致



學生文藝叢刊惠存

學字

江都畢太妙題



雙手萬能

俞子屏

備裁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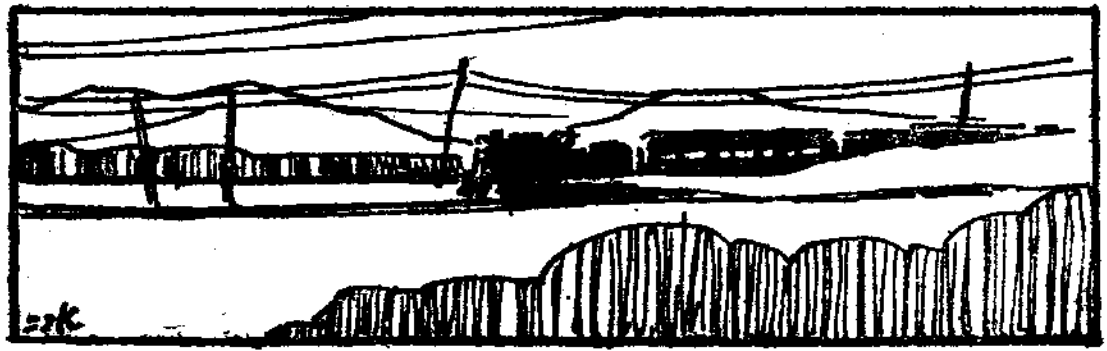
爛神明

之式



乃原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五集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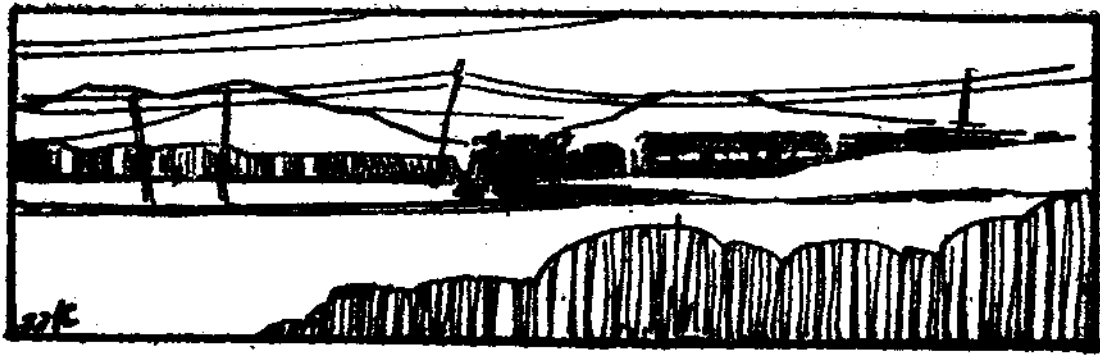
卷首

本刊投稿諸君肖像

圖畫

- 山水(墨筆)……………浙江省立九中畢業 羅良保
- 菊酒筒(水墨)……………江蘇高郵 李亦賢
- 菜萼齋(着色)……………江蘇中央大學 張榮堯
- 山水(着色)……………廣西縣立中學 梁紹華
- 鏡中人面(鉛筆)……………江蘇美術專校 楊聘璜
- 翎毛(素描)……………張榮堯
- 翎毛(着色)……………江蘇第一高小 袁文鼎

目錄



花果(着色).....山東萊陽張鐵癡

花卉(素描).....山西石家莊張哲生

翎毛(着色).....江蘇李亦賢

花卉(着色).....江蘇淮安縣蔣燿祖

花卉(着色).....江蘇蔣燿祖

書法

楷書.....湖南慈利汪儒烈

篆書.....江蘇揚州畢太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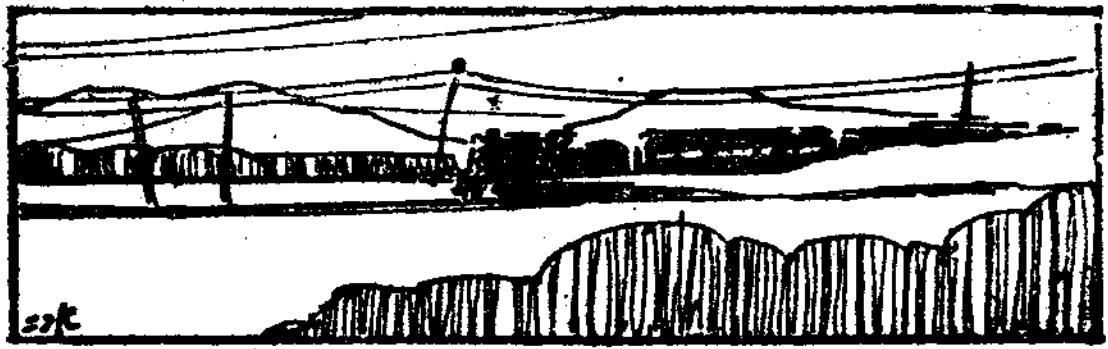
隸書.....江蘇立振新學校趙乃源

字一.....廣西桂林李鉞

字一.....江蘇立勞農大學俞芳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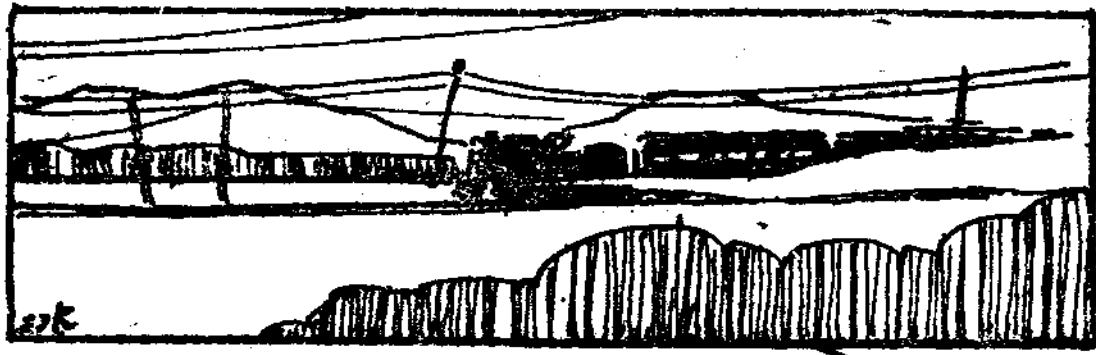
語體文

一箇簡便的記憶法.....江蘇縣立中學仲兆槐



文

環境與革命·····	湖北黎系業
避難的一幕·····	江蘇東臺姜公畏
提倡族學之我見·····	安縣六安文馮鑄堂
一週間的日記·····	黎系業
高寶夜行記·····	江蘇淮安羅國九
黨治下之青年·····	國立中山大學施秉堃
讀史隨筆·····	江蘇如皋顧龍鏞
師友小誌·····	江蘇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蕭星五
國文成績自序·····	福建上杭立本學校丘輝謙
贈張怡園留學日本序·····	浙江寧海千人俊
讀白居易賣炭翁後試想像當時社會情況而加以公論·····	江蘇中央大學謝春滿



漂母飯信論.....
福建上杭縣立中學 郭毓成

漢王陽守益州行至九折坡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臨此險乎遂返車後王

尊為益州刺史至是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當為忠臣試論此二人孰是孰非耶.....
湖南公立商業學校 鄧炳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南洋檳城中華中學 何其紹

讀永某氏之鼠.....
福建尤溪 郭宗熙

用人無求備說.....
廣東石碇學校 陳鼎銘

讀甘棠.....
廣東石碇學校 黎國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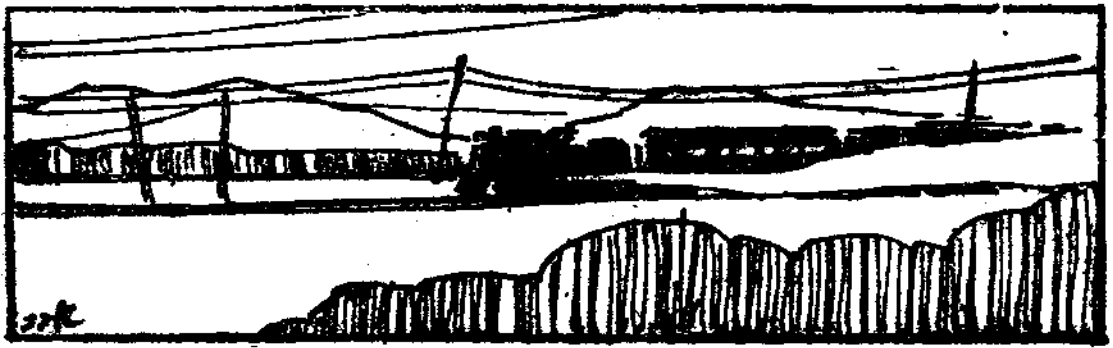
刀筆爭功.....
江蘇海門中學 陸洪祥

失金橘樹之感言.....
江蘇泰縣培德學校 俞子山

記競球.....
江蘇南通中學 顧保琛

途遇同學胡君其茂有感.....
福建省立第一師範 陳應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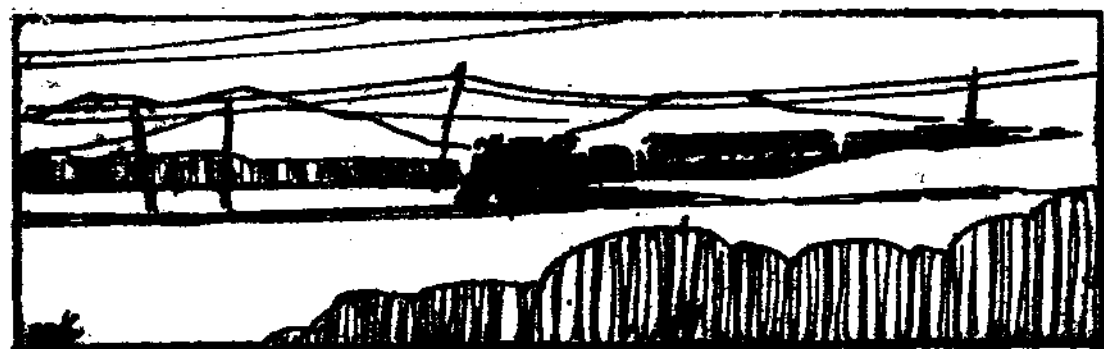
笑人.....
浙江象山何始達學校 何 植



目
錄

情戒……………	廣東東莞趙宗材
養鴨者之苦痛……………	江蘇南通何宗藩
黃啞子小傳……………	江蘇鎮江王慕才
問蠹魚……………	安徽休寧俞士煦
祭同學李君元慶文……………	江蘇上海願兆璜
家世述略……………	江蘇如皋韓德培
難中紀事……………	江西南昌蔡久先
邀友人春宴啓……………	江蘇泰縣王菊友
謝友人贈梅啓……………	王菊友
爲濟南慘殺擬告全國同胞書……………	廣東廣州杜耀炳
與友論女子剪髮書……………	香港明女學梁聘珍
擬蘇武答李陵書……………	湖北省立第二中學常惕若
慈竹廬記……………	江蘇如皋縣立中學楊同蘇

五



水明樓記.....楊同蘇

遊南嶽記.....湖南 宋陽 伍嶽雲

遊龍潭山記.....吉林 女子中學 張麗操

雨後至桃源湖觀瀑記.....江蘇 常熟 何濟翔

遊滌州醉翁亭.....江蘇 上海 勞農學院 米養明

登仁壽塔記.....福建 泉州 陳癡樵

語體詩

希望的葬歌.....江蘇 上海 中央大學 莊心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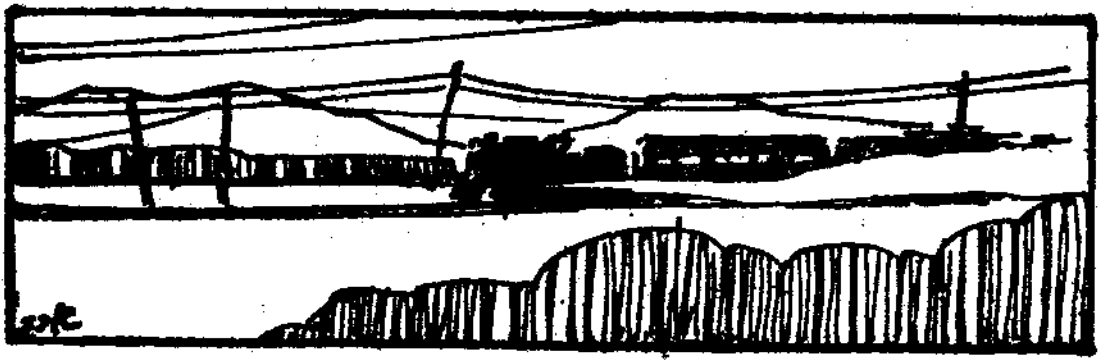
棄嬰.....浙江 金華 縣立七中 施瑞雲

問玫瑰.....施瑞雲

小詩.....施瑞雲

別詞.....河北 保定 趙禹丞

遊子的心.....湖南 長沙 明憲中學 張雪松



目
錄

失戀·····	張雪松
愚蠢的人們·····	莊心在
她·····	湖南省黨校 第二期畢業 向森焱
威權·····	福建 李公愛
一箇革命的犧牲者·····	江西省立 劉洪需 第一農校
平了·····	劉洪需
小詩·····	江西豫章 舒寬鑫 法政專校
簫聲·····	河北藁城 張席安 縣立一高
奮鬪·····	南洋怡保 潘國屏 育才初中
題影片·····	江西黨務 蔡琪 學校畢業
歸帆·····	蔡琪
陌上過客·····	遼 孫學信
小詩·····	江蘇拊茶園 蔡向之 學研究社

七



詩

秋初寄儂妹……………
 福建 吳榮晉

題秋江聽潮圖……………
 江蘇 吳自元

海濱晚眺……………
 浙江 呂何均

偶成……………
 呂何均

秋意……………
 呂何均

輓南通張齋公……………
 江蘇 周指南

夜遊……………
 湖南 周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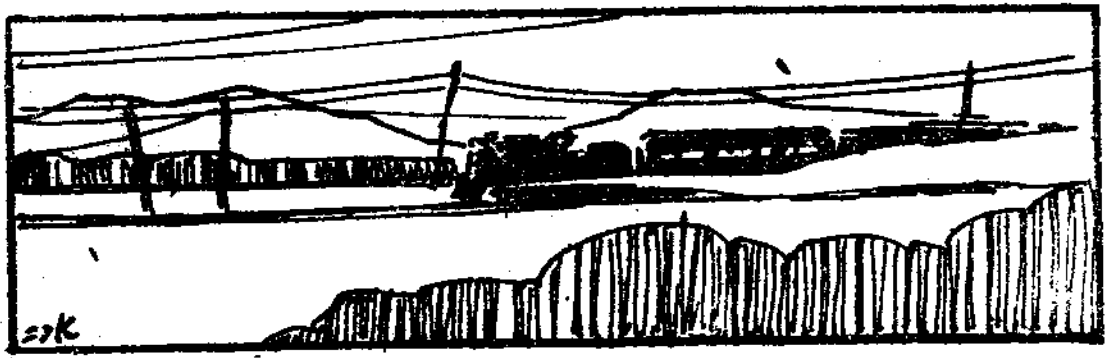
勸學……………
 廣西 陳興傑

春詞……………
 陳興傑

夜坐……………
 浙江 胡日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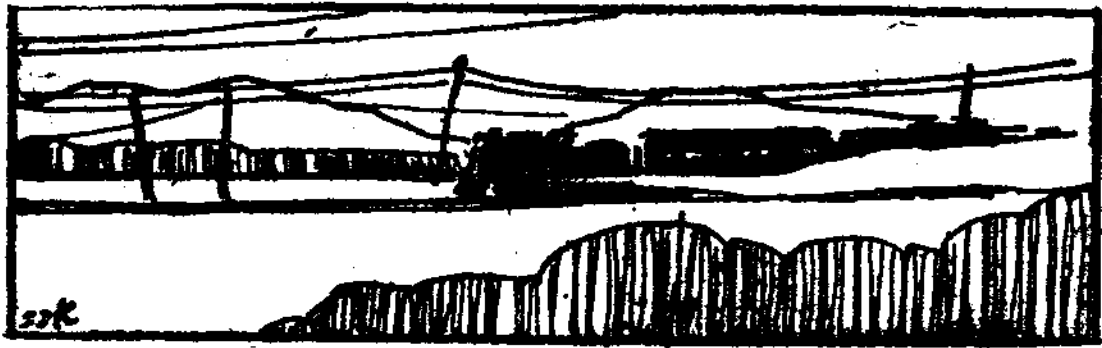
春歸……………
 江蘇 郭望

和湯雪華君清明雜詩原韻……………
 郭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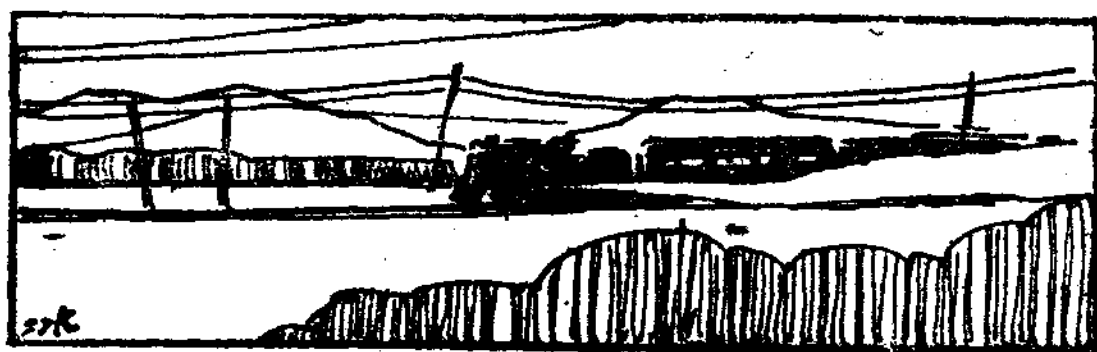


目
錄

山村晚眺	永廣 福西 莫血杜
擊友戴君裕熙將之京出二絕索和因步原韻以應	湖 南 長沙 黃品琦
悼葉彥龍	黃品珮
春日卽事	湖 南 長沙 黃品珮
螢苑	周指南
農校小桃盛開感而有作	湖 南 新化 劉鎮
蘆花	江 蘇 東臺 國 學專修館 陳振東
古劍	江 蘇 東臺 私立 三育學校 王季鈞
郊外寫生閒詠	江 蘇 泰縣 巫其同
晨起着荷	葉德懋
詠嚴子陵	江 蘇 淮 安 縣 立 中 學 葉德懋
濟南慘案感賦	浙 江 杭 縣 高恆齋
詠蘭	郭望



清溪淺水行舟	湖南辰谿	劉東齋
涼雨竹窗夜話		劉東齋
雨後登樓看山		劉東齋
月夜東鄰吹笛		劉東齋
月至		劉東齋
偶成	江蘇上海	蘇舍予
春耕	安徽屯溪	俞士煦
重遊文昌書院	浙江寧海 新民學校	俞鳴皋
春日晚眺	吉林省立 第一師範	楊文健
重陽		楊文健
管夷吾墓	山東青州	商拙亭
西城閒眺	廣東連縣	黃伯廉
三月晦夕送春	浙江寧海	千人俊



目錄

遊正學讀書處……………千人俊

秋夜……………江蘇泰縣 顧子香

觀龍舟有感……………福建大田 鄭冠雄

芙蓉……………江蘇東臺 薛來祥

讀書……………江蘇東臺 單子文

落花……………江蘇東臺 吉良純

小說

一封無法投遞的信……………湖北漢口 胡鍊百

愛人底照片……………江蘇上海 張德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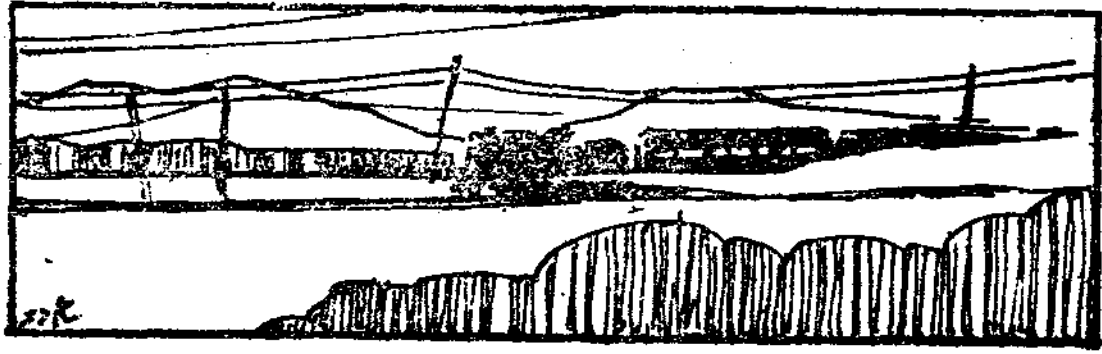
舞廳上的狂人……………張德乾

愛的遞變……………廣東廣州 曼思

一隻泥鞋……………河南省立 劉新田

劇本

一一



游藝

青年夢……………福建泉州 王安安

搶位棋……………江蘇如皋 楊同蘇

慘觀……………揚州 汪建中

雜俎

閒話

伴竹軒筆記……………湖南慈利中學 彭楚翹

蛛乘……………江蘇泰縣 郭汝成

清話

讀子識小……………江蘇崇德 呂何均

趣話

友儕軼史……………浙江吳興 馮謙成

痛話



目
錄

伴竹軒痛話……………彭楚翹

詩話

惕齋隨筆……………江蘇嚴子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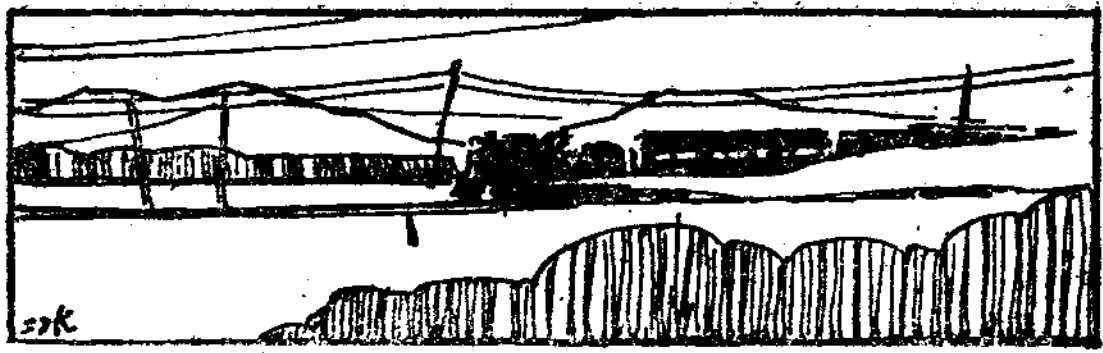
通訊

謝君海澄通函

李君懷清通函

張君克方通函

三



目
録



語

體

文

一箇簡便的記憶法——劄記

仲兆槐

成功的讀書，不重在死笨的勤學，而重在學習得法。普通的學生讀書，弊在只拿緊一個勤字，奉為成功不二的法門。終日埋首伏案，時手一編，「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憐他們多數竭耗畢生的精力，向故紙堆中鑽研，終究造就了不辨菽麥底書癡，或泛覽博觀，涉獵餽飭，日知其所得，而月忘其所能的活動書櫥。這箇惡果底結成，卻不得不歸咎於他們的攻讀不得其法，故雖廢寢忘餐，以孜孜求學，然而達到頭童齒豁的時光，最後的成功，卒不可期。因此，讀書不能專注死笨的勤學，要知善學的雖逸而功倍，不善學的雖勤而功半，求學的人們，對於這項信條，也應加以考慮而定去取。

我們既知讀書底成功在善學，便當急切地，搜求讀書最好不過的方法。我



們生在紛紜複雜的環境裏，都要應用一種簡單的方法，去控制或支配一切的事物。讀書何嘗不是一樣！讀書欲應用簡單方法去駕馭一切的繁難，便當運用這箇可以永恆備忘，無須過量喫力，而能卒得最大的效率底利器——劄記。我們認可劄記所以重要底理由，就是：

甲。訂正記憶和思想。

乙。增進了解和變化觀念的能力。

丙。增進記得事物和回憶事物的能力。

丁。使思考透澈和獨立。

清時曾國藩曾叫他兒子用功，「看，讀，寫，作」不能缺一；又叫他做劄記，不可間斷。我想曾國藩一定知道自修時做劄記的重要，否則曾氏一定不會這樣地吩咐兒子的。我們再看到對於學術很有貢獻的一切書籍：如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陳澧的東塾讀書記等，那一部不是先有劄記，後來經一番分析整理的工夫，才



產生出來呢？現在且拿劄記底價值說一下：

甲、免遺忘 我們記憶保存量的多少，是和時間成反比例的；我們停止學業的時候，就是開始遺忘的時候，所以一箇人決不能完全記憶其所學。補救之法只有做劄記，如果我們能夠將平素時候的意見心得，或者在書報雜誌上所閱的適合材料，都記下來，即使隔些時忘掉了，但是將劄記一翻，舊觀念便起來了。

乙、使思想正確 培根 Francis Bacon 說：「多讀書使人充實，多談話使人靈敏，多著作使人正確。」這幾句話實在不錯，爲什麼呢？因爲人們的思想是極自由極複雜的，一刻思及這樣，一刻兒想到那樣，謬誤與正確不是一時所能顧得到的。若是我們做劄記，對於思想的真確與否，我們可以用一番審慎的工夫，研究的態度，去判斷牠。這樣一來，思想自然會正確了。

丙、使思想有系統 梁任公先生曾經說道：「我們讀一名著，看見他的徵引那末繁博，分析那末細微，動輒伸著舌說：『這箇人不知有多大記憶



力，記得如此多的東西，這是他特別天才，我們不能學步啊！』其實那裏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到是記憶不好。你所看見的，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大抵凡一箇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和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其有用者立刻抄下，資料漸漸積的豐富，這便成一篇名著。『從梁先生這一段話看來，就可曉得做劄記能夠使思想有系統了。

做劄記底價值，我們已經曉得，現在再討論劄記底方法。有人說：『自修底時候，誦讀書本就儘數了，又何必將書裏的東西，多做一番搬寫的功夫？如果我們定要參考，儘可向原書探討，豈非省卻這般麻煩？』我想這箇發疑問的，也有片面的真理，但他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讀書，必要盡能力之所及，去博覽羣籍，斷不能拘墟一隅，專治一書；更兼讀書最要抽取書中底神髓，而保持勿失，試問箇人有多大精力，不靠別種助力，而能幹這種工夫？因此，上面底疑問，除非專讀一二本書，儘可照他所說的辦法去幹；或者為消遣及欣賞計，



流覽書報，——如文學作品，報章……等的確無須去幹這番麻煩。不然，博覽羣籍必不能過目不忘；今欲免除「釋卷茫然」底毛病，捨劄記外，還有什麼善法？

復次，求知所以致用；故當著應用底時候，搜集材料，如欲左右逢源，尤非備有一種記錄，以便一索即得不可。不然，偶爾遺忘，而欲廣羅材料，便不知從何做起，於是非盡翻羣書，使束手無策。那末，真正的麻煩，恐怕在此而不在彼了。就此看來，我們必要做一番分門別類的劄記底工夫。如果將來應用著，只消「按圖索驥」，便可以將欲得的材料，信手拈來；即使記憶得而欲參看原文，也可以立刻檢閱原書，不至手足無措。劄記能有如許利益，我們也當樂於從事哩！

劄記不可因有書本，便把原書底文字或整段，照直抄襲。如果照這般做去，不能算做劄記，只可叫做抄書。如是抄書，便失卻劄記底價值。那末我們應當怎樣去做劄記呢？韓愈說得好：「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劄



記便當如此。劄記貴有變化，取質而略形，提擷精華而淘汰糟粕。現在讓我將括取大意，捨棄原文的方法列下：

甲、摘錄要目法 讀書時，如發現重要的材料，決不可輕易地放過，必要將牠記錄起來。如果篇中有標題，也可將牠記錄，後來檢閱，可知這篇裏所說底大概；如果篇裏沒有標題，可摘錄最重要的一段，或依照段落的次序，摘錄各段裏底要語。

乙、撮錄大意法 劄記以這法爲最好。讀完了一篇文章或一本書之後，我們可將全文或全書底大意，或這裏最精粹的某部分底大意，撮錄成簡要的數語。如此記錄，經過一番提綱挈領，抽擷精華底工夫，可以操練我們的思維力，還可以幫助我們，雖不能記憶全體，也能稍知概要。

上列兩項方法，是通常最適用的；最好的是於記錄完竣之後，將書名，卷數，章數，頁數，著者底姓名，記錄底年月日……等一併附註於篇末，以備後來易於檢閱原書。除上列兩法外，其餘也有分別門類，而祇記書名或篇名底方法，這



是登記以便檢查的簡單方法，也不必詳說了。

自修時手錄劄記，倘同時發生感想，或有所評衡，可以附加按語，以免忘卻，俟將來有進益時，加以修正。如是日積月累，彙為卷帙，也足以覘心得的一斑。上面對於劄記底討論，也算大體粗具了。我們起初著手做劄記，也許感受一種不勝繁劇的困難，往往發生討厭而至中止進行；這是初入手時未成習慣底當然的傾向。但是我們苟能以恆毅兩字征服這種困難，自然苦盡甘來，行所無事。我們切不可因目前些微的嘆力，便放棄將來享用的利益。同學們啊！速起嘗試。

十六，八，十。脫稿於如皋縣，李堡市。

環境與革命（在某校學術討論會講）

黎系業

這箇問題已給各位討論完畢了，並且得到了許多結論，一種誠摯的公開的精神，是很令我欽佩的。我是一箇非會員，似乎可以不說，何況各位都說



過了，已有最好的結果呢！剛才主席先生離席來請我解釋，大家都是同志，本不容客氣，我只得胡亂地來說幾句。

我以為爲環境這箇東西，和背景相近。就字面講去：環是四圍，境是境遇，環境是四圍的境遇；換言之：環境就是人身周圍的事物。背景是什麼呢？……背景便是畫圖的襯色，譬如畫一箇人背面襯些什麼，便可表現他是一箇什麼樣的人物。究竟背面的東西與他何關呢？住在破房裏，他便成了一箇窮人；住在大屋裏，他便成了一箇富人；放些書籍在旁，他便去讀書；放些賭具在旁，他便會賭博了；……據此種種，可以證明背影對於那箇人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牠會變換他的心緒和行動。萬籟鳴替孫中山先生畫一像，背面畫著許多倒懸的人，這些倒懸的人是衝動孫先生革命的情緒的，所以這些倒懸的人，便是孫先生的背景。環境和背景不同之點，就在效率的遠近，環境的效率很近，像我是一窮人，隔壁或者是箇富人，而富人的僕婦將比我更窮，三箇人的環境便不同了，牠的反映也就不同。背景卻可以放大，一人有一人的背景，一



時代也有一時代的背景，無論他是富是貴，是貧是賤，一般地處在一箇社會裏面：一箇人能夠立刻致富，立刻升官，是這箇社會的背景所映成；同時許多人終身勞苦，也是這箇社會的背景所映成；決不矛盾的。惟有這種不良的社會，會造出兩種絕對不同的人：一種是極富的，一種是極貧的，一樣的是一箇背景的反映，不似環境之各有各的。——這是我對於環境的解釋：

革命這兩箇字，在中國是很久了，命是天命（？）因為往日的皇帝都自以為是天命的，你去革掉他，便是革掉天命了。這種講法是不合理的。在英語

中作 “Revolution”，普通講作 “Overthrow of one government, and

Substitution of another”，意思是說「傾覆一個政府，換一個別的。」也不大適應。比如說傾覆了溥儀，換上了袁世凱；逼走了曹錕，又來了段祺瑞，這種革命是不是孫先生所滿意的呢？似乎與三民主義毫不相干。我以為革命當解作「改革舊的環境，另換一箇新的環境」不知諸位以為何如？

根據先說的環境和革命的解釋，便可看出他的關係了。為什麼要革命



呢？要改造環境，當然是爲環境不好，所以革命是改造環境的，而環境可是造成這種革命的。既要改造環境，自然是對於舊環境不大滿意，那末在這革命期間，便不能受舊環境的支配；但是不受支配，必至有不合情形，濫行發亂的錯誤，所以革命固不受環境的支配，可要時時照顧環境，不過不要讓步罷了！由此得出三箇結論：

1. 環境是造成革命的。
2. 革命是改造環境的。
3. 革命不受環境的支配，但得因環境的關係而變更方略；這箇方略是革命的，不是改良的。

我聽各位所說的結論，大都說現在應該怎樣，未免不能普遍；只要這三箇好了。拿現在的情勢去和這幾箇結論，便可知道應該怎樣，何必多說呢！完了！這篇演稿當由該大會的速記陳君善變寫下來，今再重述如右：



避難的一幕

姜公畏

呱！呱！這時天光方才大亮，樹上的老鴉，已是叫箇不住。忽聽得門外拍！拍！……！接連幾聲，接着又是開門的聲音，進來一箇人，原來是房客吳二爺回來了。吳二爺在西街上一家錢莊上管帳，爲人極忠誠可靠，所以店主也很信任他的。他平時是不大回家的，近來因爲他的夫人新產生了小孩，又因兵信緊急，但他店裏又很忙，一時一刻底不能離他，所以他就常常一大早起身回家來看看。

今天早晨，他回來的時候，便覺得他大驚小怪的說：「夜裏過了不少的兵，——南軍——昨天晚上，就有兩箇兵，走進我們店裏來換錢，本來街上的市價，一塊洋錢換三百零八箇銅元的。他們卻不然，非要換五百箇銅元不可！店夥不肯給他這許多，他們就拔出那亮晶晶的刺刀來威嚇，店裏的人們，這一驚非同小可，就如數給錢他們。事後，據人說：這不是真正的南軍，這還是春天在我



們這裏鬧事的那些北軍，其後卻降到南軍那邊去的。現在卻又走我們這地方退向南方去。唉！不了！恐怕……不久……直魯軍要趕上來了，我們這地方上還不曉得要怎樣受……！話猶未了，只聽得大門外鐵！鐵！……脚步的聲音！響做一片！我們躲在一旁，從門隙的一線裏，張眼看去，但見一箇很闊的官長，騎在馬上，前護後擁的，都是些雄糾糾氣昂昂的丘八，一夥約莫有百餘人，一齊向北飛去。但是，由我們這裏沒有地方可走的一條閉道，真不能猜出他們是有什麼事的。

這時的_我，心中早已料到十二分，這一次，地方上的災害，是再也不能避免的了。正要回身跑到堂屋內去休息，門上接連二三，又是拍！拍！……的響了幾聲！只聽得說：「公畏在家內麼？」連忙開門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好友殷月邗。他一進門，我就看見他的那副短而圓的面孔上，表現着一種驚惶特異的神氣！還沒有等得到屋裏坐下來，他就慌慌張張的問我道：「你曉得現在外面是什麼一種情形？」我說：「曉得！曉得……！」我並且還對他宣布了



一箇大概的意見，說：「現在在外面，軍隊封船，拖人，來得正利害，船隻當然是叫不到了！你趕快回去收拾收拾，我們倆先跑下鄉去，或者還可以叫到破舊窄小的船兒，再上來接她們——家眷等——不然，也要先趕快跑下鄉去，再行設法。兵再來多了，就走不出去了……」殷君點了一點頭，說：「是！」出門走了。

不多一刻，殷君卻又來了，大家胡亂的吃了一點東西，隨手也就捲了一身換洗的小褂袴，即便忽忽的上路了。一口氣跑了三五里路，過了西溪，奔上大園，一路行來，但見赤日當空，西風拂拂，四邊田野裏的稻穀，一粟一粟若黃金，農家的收成，可算也都要到手了。再向西邊河面上，一眼望去，青波泛泛。風來了，前起後擁的畫着許多好看的花紋。但是，靜悄悄的，浪悠悠的，深深的，曠遠的，並無一隻船的影子。

行了多時，覺得口中乾燥異常。大園的兩邊，又沒有一棵樹木，來遮蔽這驕傲的太陽。此時要想找一箇陰涼所在再也找不到的。正在沒奈何的當兒，警



見路旁有一所用破船底支架起來的一箇棚，我們便搶上前去一步，就在那棚的後面草地上坐下來，休息休息。這時迎面來了一箇老農夫，牽着一匹牛，跑到我們旁邊的草地上來放青，我因問他道：「此地有船隻叫麼？」那老農夫本着他素來很安閒的態度，說：「那裏有船！現在正當收割的時候，種田的人，都是很忙的，可算沒有一點兒閒空，即使有船，也都收藏起來了；聽說街上拉夫，封船……，鄉下人格外不敢出頭了。」

我們聽了他這一席話以後，心裏更加焦急到萬分！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好硬着頭皮，爬起身來再走，又行了好幾里的路程，渾身上下，汗都濕透了，兩隻腿，不肯向前，好像不聽指揮似的。有時候，向前看去：天空寥廓，西邊盡處，間有一絲絲的白雲，在高處移動着。前進呢？只覺得渺渺的，茫茫的，無所底止。大約在這時候，任你呼天喊地，再也得不到一點兒心中所願欲的安慰！

「公長！看呀！前面那不是來了一隻小船麼？」月邪這樣說着他的音調是很沉重而深刻的。



我細心遠遠的看去，界然不錯！則見那隻船越行越近，船頭上站着一箇老者，年紀約莫五十多歲，手裏划着槳，他那上身赤裸裸的身體的動作，是前後衝突不息的；篷內還坐着一箇十八九歲的童子，面貌也和那老者相彷彿，大概是他的兒子了。我連忙上前和他打了一箇招呼，喊住他問道：「你這隻小船，到那兒去？做什麼的？」他朝我們看了一看說：「某老爺來了片子，喚我們到街上去，帶他的家眷下鄉。你們二位先生，要叫船麼？倘若路釋不遠，可以先送你們走一程。」我連忙說：「很好！我們也是要上街帶人的。」他接着說：「可以的！三塊錢！」說罷，又划着船向前走去。我們站在岸上，沒奈何，明知不多喫些苦，是不成功的！只好連忙又喊着，他，左說右說，好容易，價錢講成功了。——二元——當時我們倆也上了船了，一直又向原路開行，我們在船上決議：月邗坐在左邊的一家人家等候，我單獨一人上街去帶我們倆的家屬。船到新河口，月邗上岸去了；並且珍重了我一聲！

於是剩了孤單單的一箇我，兀兀的坐在船篷子裏，腦海裏盤旋幻想，很不



安逸，最怕的是碰着丘八卦船！所以處處提防着！船過了西溪了，我偶然掀起篷子，朝外一望，不覺吃了一驚！離我們不到五六丈遠，有一隻大船，船上裝滿了無數的兵士，在前面慢慢的行着，轉灣抹角，同我們的方向是一樣。我心裏格外的着急！然而無可奈何！連忙向那行船的老舟子說道：「行船慢一點兒罷！」舟子會意，暗暗的答應了一聲。好容易那前面的兵船去遠了，心才算稍稍的放下來一點兒。

又行二三里路，到了靠近街市的一箇熱鬧所在，河面甚狹，這時候，急急的要找一箇穩當的，閉道的，停泊之所。正在船上商量着那塊地點好，那塊地點不好的當兒，猛然間，聽得南邊岸上發出一種嚴重的命令式的聲調：「船快靠岸……」我轉過臉來一看，見是兩箇兇形露於滿面的丘八大爺，我心裏就曉得了，此次是逃不了的。當時老舟子頗有膽量，應着他們的聲音，說：「我們是有重要的公事的！」那丘八大怒喝道：「什麼重要的公事？趕快到我們司令部裏去……」說罷，隨手拾起了一塊很大的磚頭，瞄準打來，幸而



沒有打中，磚由船的左側飛過，澎的一聲！拋落水中，浪花濺起來，有一丈多高，船板上和人身上都充滿了水滴，嚇得南北兩岸上看的人，箇箇咋舌！舟子亦諾諾連聲，唯命是從；我在篷子裏，只是靜默着，一言不發。已而船靠到關橋西邊一家陸陳行門口，兵士惡狠狠的走上船來，用了一根很粗的繩，將這隻小船，扣到其餘的些船上去了。——預先封得來的——

我坐在篷子裏，坐也坐不住了，只好拿着些零碎物件上岸，然後再設法了。我想：我此刻負的一種什麼使命在身上？月邪在半路上兩眼望着我，家中人也等着我們的船回去帶她們。這一來，如何是好！心頭裏默默的念着，七上八下，如潮湧似的，說不盡那無限的悲哀了！

上岸以後，聽得一般人說：「沒有事，不遠呀！不過代他們搬運兩次筐……」我再偷眼看看那兩箇八太爺的一舉一動，但見他們倆正坐在那家行門口吃西瓜，笑嬉嬉的聲音，鼓盪了我的耳鼓，不覺心生一計，由口袋裏抽出一包人丹，上前若干步，行進那兵士的一旁坐下，和他們很機警的寒暄了幾



句。移時，我對那坐在上首一箇兵士說道：「現在天氣很熱呀！喫東西的時候，稍一不慎，就容易生病了！在外面做事很勞苦的人，格外要特別注意才好！」

：「說罷，又將人丹靠近那箇兵士，並指着上面說道：「據說這人丹很好，能治百病，不問什麼時候，都可以喫的，效驗很大！我這幾年，在外面辦事，時常喫牠的，現在就送給老兄罷。」那兵士接到手中，看了一看，連忙向我道：「謝謝！……」

……我說：「這是很小的一點兒東西！不算什麼一回事……」那兵士安然收下去了，隨時又送了一大角西瓜給我。我當時正是無限的牢愁，充滿了一肚子，那裏還願意喫他們的東西，只好收下來，故意作喫的姿勢，但是，我坐在旁邊，談話的機會，又較深一層了。因乘機說道：「老兄！我看有了這許多，的船裝筐，差不多也夠了，後來的這隻小船，又破又壞，而且那行船的人，又是箇年紀大的，沒有力氣了！就請你們放他走罷……」那兵士含笑道：「好！轉過身來，向那老舟子道：「去罷！」這時候，我們真是如逢大赦一般，心裏愉快的了不得！謝了一聲，趕忙奔回船上，解開繩索，拔起篙子，如飛雁似的東



行，不多時，停泊於竹碑巷口。上岸後，先回到自己家裏，然後又到殷伯母那兒去。手忙腳亂的，足足收拾了一箇多鐘頭，才上了船。在這箇空時間裏，船停在那河面上，沒有發生意外的危險，真可算是萬幸了！

船再開行後，我們一心只要走快一點！出了這熱鬧街市的範圍，那知那舟子，年紀雖老，貪心正熾，只要有袁世凱，什麼人不問幾箇人，他都是要容納些搭客的。有時候，還靠在岸旁等等人。我們是急得不得了！和他交涉過好幾次，他卻充耳不聞似的。結果，又搭上了三箇下鄉的女客。造船去西溪夾河，到了新河口，月邪上過船的時候，太陽已漸漸的西斜了。

到了這一箇很閒適的時候，我就把剛才經過的這一幕把戲，對於月邪和衆人，作了一箇詳細而有系統的敘述。衆人聽了，都驚駭不止！在船上也惹起了她們一番很瑣屑的議論，尤以搭客中那箇年老的婦女，講話的時候，呱呱不休，非常討厭。這時候，船又走下去好幾里了，太陽格外的斜下去了！船篷裏，我們是不能坐的。遂與月邪一齊坐在船頭的板上，看看天和水。到也是很有



趣味的一件事。

許久，看不見一隻來往的船隻了！偶然注目凝遠，但見隱隱的，遠遠的，一隻較大的帆船，順風駛來，瞬息間，已到了面前。只聽得那邊船上人，互相談話道：「街上此刻怎麼樣？……還平靜麼？我們這船上去，還不礙事麼？」這一種聲音，似乎是很熟的聲音。這時月邪聽得尤為出神！我們立刻問道：「你們這船，是從什麼地方上來的？街上是不能去了？……」話甫說完，只見那邊船艙裏，跑出一箇人來，這一看，真正歡喜得了不得呀！原來這人是誰？就是殷老伯。此刻正是他由鄉下叫的船上街來帶我們這一夥人的。當下一切都招呼過了，衆人和行李也都過了那一隻船上去了，好三箇搭船的女客，也要求帶她們到目的的地方去。我們因她們求得沒法，只好都答應了她們。當時又開發了那隻船錢，揮之使去！我們這邊船上，也下了帆，搖着櫓，這時天色已漸漸底昏黑了。

夜間乘着潔白的月色，舟子互相唱着唱慣了的一隻歌兒，一路向西去。東



方既白，已到了我們所要到的目的地方——五家澤——從此以後，在那裏過了半箇多月的幕天席地的生活。

提倡族學之我見

馮鑄堂

中國自科舉廢，學堂興，一般有志青年，都從私塾裏面爭先恐後的來進學校了，這真是我國一種極好的現象。加之近年以來，新文化之傳播，新思潮之鼓盪，人民的程度，因以增高；人民的知識，因以發展；這完全是學校教育發生效力了。我應當爲教育前途祝！我更應當爲全國教育前途祝！

至於學校的資格有大小，程度有高低，而名稱更不一而足。有國立的，省立的，縣立的，私立的，區立的，保立的。而私立的裏面，含有兩種要素：一是私人捐貲創辦的，一是家族公款創辦的——名族學——中國國立，省立，縣立，私立（指私人捐貲創辦的）……學校，也不知辦了多少。據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回中國年鑑最近全國大專學校專門學校總數爲 161，中學校爲 743，師



範學校爲 819，甲種實業學校爲 182，小學校爲 147594。獨有族立學校，則『寥若晨星』。這也是美中不足。所以我不得不大聲疾呼的說：

什麼叫做辦族學呢？

辦族學有什麼益處呢？

辦族學的經費從那裏來的呢？

族學校的學生，和公立學校的學生，是否受國家同等的待遇？

在現代是否有設立族學的必要？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目前急待解決的。我雖不才，本其平日所聞所見的，拉雜寫來，以供辦族學的參攷。

什麼叫做辦族學呢？凡一族有公產豐富的，就學兒童很多的，族中子弟現有肄業學校，並得有熱心教育的爲之提倡，聯合起來，開會討論——議決後，可以呈報縣署，並請轉呈教育廳核準備案，就本宗祠地點，設立學校。校長



一席，須本族具有新舊學識者充之爲合格。（如無其人，亦可擇一聲望素孚者，膺名譽校長，不支薪金。）教員一職，以族人有曾受師範教育者充之更好；否則，即可聘請外人。一切設備，訓練，教授，管理，要和公立學校一樣；不過名稱上不同，應當冠以私立某某字樣。春秋二季，縣視學蒞校時，要聽他指導，善者從之，不善者當速改之；勿得藉口私立，不受公家干涉。如果辦理完善，成績昭著，縣視學亦得呈請縣署，傳令嘉獎。

辦族學有什麼益處呢？一族辦一學校，以名譽上言，則有良好之名譽；以效果上言，則有美滿之效果。對於族內子弟，有直接之影響；對於國家社會，有間接之影響。間接之關係尤小，直接之關係更大。進一步言之，凡族內有貧寒子弟，鄰近有失學平民，皆得入校肄業；其書籍等費，概由學校供給，一舉而數善備，又何樂而不爲呢？

辦族學的經費從那裏來的呢？一族的公產，除春秋祭祀以及修理房屋外，餘款在五百元左右，就留與辦小學。如有不足者，亦可另籌的款，或由私



人捐助，或收學生學費。其或有特別原因，而不能如願者，亦可請公家酌量補助；祇要以提倡教育為前提，沒有不可通融的。民國七年，安徽全省教育行政會議，議決辦族學一案，其族學規程第十三條說道：『族學經費，由學董就本族之大小公堂，田地屋租，或其他之公共財產撥充之。但須存留國稅及祀費。』可見族學的經費，是有固定的。要知道一族有公款，不辦族學，害處是很大的。我嘗見有經理祠款的人，心懷叵測，侵吞公款，以飽私囊。像那些似公正而非公正，似老而不老，似少而不少的失業遊民，或者藉看守祠堂為名，動用祠款，任意揮霍，把有價值的金錢，任族中一二不肖子弟所花費，不是很可惜的嗎？甚或有不法子弟，勾引無賴之徒，硬行爬稻搶錢，也有弄出人命的，也有釀成官司的，種種怪現象，都是我親眼自見的。

族學校的學生，和公立學校的學生，是否受國家同等的待遇？國家待遇學生，是以學生品學而論，並非以族立公立而論的。如果族立初級小學畢業生，品學優良的，得升入縣立高級小學。族立高級小學畢業生，品學優良的，



得升入省立初級中學。以此類推，要是縣立和公立學校的學生，程度低淺，但不能升學，並且還要降級啦！族學規程第六條又說道：『族學肄業或畢業之學生，其轉學升學，與公立小學具同等之效力。』可見國家待遇學生是平等的，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在現代是否有設立族學的必要？國家之盛衰，關乎教育之優劣。日強於東，英強於西，不都是收教育的效果嗎？民國七年安徽全省教育行政會議議決附請通令各縣責成所屬舉辦族學原案說道：『竊為普及教育計，必先推廣小學，為廣推小學計，必先擴充經費。查現在皖省各縣教育費及區教育費，大都支絀萬分，一時驟令增加經費，多辦小學，事實上頗覺不易。茲準人民風俗習慣而求補救方法，大可利用家族主義，提倡族學，以補現時公立小學所不及。……』可見設立族學，自是刻不容緩的。況現在又有一般熱心教育的人，在興辦平民學校，提倡義務教育，他們的目的，無非為開通民智，謀教育之發展。換言之，就是間接的愛國哪！我現在舉一極簡單的例子來證明，人要



餓的時候，不是想喫飯嗎？人要渴的時候，不是想喝茶嗎？國家這樣貧弱，難道就不想教育來補救嗎？我希望一族內有明達之人，急起提倡，創辦族學，不但族內子弟，同受感化；就是異姓子弟，也得樂沾教育；亦不但異姓子弟受其教育，就是教育前途，也有無限的希望了。

提起辦族學，那末，我的舊觀念，就浮於意識了。本不想把他說出來，因為這是過去的事，有什麼談頭呢？無奈這許許多多的話，已經來到喉嚨中了，祇得簡單的報告給諸位聽聽吧！想來諸位該不致笑是明日黃花啦！

「民國元年，我族有一熱心教育的戶長，想在祠內設立族學，意思到很好的。他就請我父親出來創辦，這時我父親已在六安和教育界諸先生們，辦一忠裔小學，不能分身。這位戶長至再要請我父親，我會記得這位戶長對我父親說：「你在城內辦學，是公家的，我們祠堂辦學，是私有的。你也是先人的後裔，這是你自己的事情，還不能自己去做嗎？你一定要盡這點義務，絕對不能推諉的……」他「詞嚴義正」的說了這些「冠



冕堂皇」的話，父親弄得情不可卻，祇得同他們來到祠堂了。開會討論，全體通過表決。所以才呈請縣署備案，並將財政局查去我們家佛堂的田，父親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才弄回來。地方紳董佔去的田，也慷慨的還給我們了。我們就拿這筆款子來辦學，作為經常費，祠款補助若干，於二年春竟公然的開學了。——校址在壽縣第十五區——那知道風氣閉塞，地方上大都信仰私塾，反對學校。父親就苦口婆心的勸導，開學後，學生陸續到校的有五十多名，嗣後又到各集鎮去旅行，藉以提倡，學校漸漸的有發展希望了。不料族內有一般萬惡子弟，出為阻撓，捏造些無價值的話，說我們辦洋學堂，教洋書，喫洋教，我們雖受了這樣刺激，還仍然堅持，一些不懈。有一天我族有一位問我說：「你同父親在祠堂辦族學麼？」我恭恭敬敬地答道：「是的……雖是族學，但是兼推廣教育。」他又問：「什麼叫做推廣教育呢？」我說：「不一定是我族子弟，就是外姓子弟，亦得入學，總以普及教育為宗旨。」他又很驚訝地說道：「哦！這叫



做推廣教育，拿祠堂的公款來辦學，給人家子弟去念書，有什麼益處呢？還怕人家子弟不會念書麼！橫豎你們是想把款子弄了爲止。……

……」我看他這些話，毫無辯論之價值，我就沒有理他，站起身來就走了。因爲他雖是一個念書人，而一些普通常識也沒有。不過會做兩首似是而非的歪詩，那裏曉得學校教育呢？自此以後，阻力橫生，暗潮起伏。到了八年冬，他們提倡續修宗譜，停辦學校，比時開會討論，因地點不敷應用，遂議將族學暫停。我們勢力薄弱，未便與之力爭，又兼學校環境，非常惡劣，我們就抱消極主義。凡事建設少而破壞多，沒有不失敗的，那末，這族學就無形停頓了。」

最後我把學校停辦的原因，歸納起來，大略有二：

1. 由於族人不諳教育，受人愚弄，一意搗亂，致使學校停頓——被動的
2. 由於學校環境太壞，內中有一濫等教界的人，存嫉妬心思，用陰險手段，煽惑族人，暗地破壞，致使學校停頓——主動的



近來又有人注意到鄉村教育，用意極善。殊不知設立族學，也是鄉村教育之一，因地制宜，最適合於兒童的生活。爲什麼呢？因爲設立族學，在鄉間的爲多，而於都市中見之，實『鳳毛麟角』。所以欲判斷一處人民知識之高下，當先注意於一處之鄉村教育，欲推廣鄉村教育，當首先提倡族學。由此看來，族學既可以輔助平民教育義務教育所不及，亦可以作鄉村教育的先導啦。

族學的爲要，上面已經說過了。欲解決這樁問題，非竭力提倡不可。至於怎麼樣提倡方法，不能不說的。我的意思，頂好請教育廳訓令各縣知事，切實提倡，至每年終，可攷查該知事興學成績，以提倡創辦族學若干所爲標準，分別等次，傳諭嘉獎。

縣知事本負有提倡教育之責，又奉教育廳訓令，當然要竭力從事。我的意思，請縣知事派一委員往鄉調查。該委員即以調查族產爲職志，不得干涉外事。如一縣有若干戶族，一族有田若干畝，就學兒童若干名，查畢彙表呈報。縣知事根據此種調查，責令遵章舉辦，凡一族有四十畝田以上者，皆有設立族



學之必要，可以請該族之有聲望者來縣，當面勸導。——或縣知事親往勸導——並曉以教育大勢，似於勸導之中，即寓有干涉之意。倘該族長執迷不悟，就將所有族產，一併歸公。作為辦公立學校之經費。如有熱心教育，創辦族學，因一族經費支絀，得聯絡兩族設立之。總之，提倡興學，是無往而不可的。

民國十五年春，我縣開教育行政會議時，議決提倡私立小學，以補公家不足一案，說道：『提倡私立小學，責成各區區董及學務委員，各就本區調查巨族大戶，公款豐富者，隨時報請縣署，分函勸導，興辦小學……』這到是一樁極可喜的事。究不知能否實行？是一問題。希望負勸學之責的人，當要履行職務，『實事求是』才好！

關於辦族學這層，我預先還有一句話要聲明的。就是族內發生有阻撓辦學，把持公款情事，一經校長稟明，即請縣知事從嚴懲辦，以儆惡俗，而免效尤。處在這萬惡社會裏面，這種事實，也許是常常有的。

提倡族學的話，我已說過不少了，就此可以告一結束。世之有心提倡族學



者，其以我言爲然否？還請賜教！

一週間的日記

黎系業

二月四日（？）今天彷彿是這箇日子，我已不能記憶清楚了！日子都記不清楚，還做什麼日記？前天偶然有人問我，「今天初幾？」我那時很清楚，便道：「今天是二月初一。」那人道：「年還未過呢？」唉！我才昏了！實在記不清什麼陽曆啊！陰曆啊！你說是一月，他是二月；你說是初一，他道是十二；有人說今年是什麼「徒維執徐」之年，有人說不是「徒維」，是「著雍」；還有「天運戊辰」呀！中華民國十七年呀！西曆一九二八年呀！黃帝降生幾千年呀！孔子降生幾千年呀！也有一般名師宿儒（？）在那裏掐指算道：「宣統二十一年（？）了！」許許多多，形形色色，這本糊塗帳，我真摸不著頭緒，只有付之不理吧！這個簡單的腦筋，僅僅記得著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星期日，即



使有星期八都會錯誤的。以後記日記，就用星期罷！倒覺得簡單了結。

昨天是七天中最好的一天，在學生的心理上都這樣想；今天自然是星期一了！往日開口便說「瘡痍滿目」，現在可弄得「瘡痍滿身」，「罪過！罪過！自負爲「衆濁獨清」的我也宣告同化了！睜眼一看，瘡痍滿目……；拿鼻子來嗅，便覺一陣腥氣，沁人肺腑，好在我只用腥氣一，腥氣二……；到腥氣七就不往下念了，不然，恐怕十年八年都不夠數呢！——記這話的動機是爲了一箇洗衣婦，她笑我又不喫魚，天天在望腥氣呢。

大清早起，差不多要吃早飯了，這是「我的曆書」中的「大清早」，「往天或者還要晚些。天氣也不寒，也不熱，可冷得出奇；也不晴，也不陰，更不下雨。只見一片片的雪花，在大空紛飛，怎麼東西都堆白了。地上估量有兩尺多深，池上結着冰，冰鋪着雪，再也認不出來。屋上的瓦也變白了，樹被雪壓著，鞠躬似地。我冷縮縮地望著，還未踏了雪去尋，可詩思勃發起來。做新詩麼？做老詩麼？兩個主張，正在心中交戰。可惡的寒鴉鳴了幾聲，把一團詩興嚇掉了。陡然領



悟起來：寒鴉的鳴鳴，莫非是在做詩，牠做詩可有韻本子麼？！我輩都給前輩人哄騙了，好好的一團詩興，每每都爲韻目平仄或對仗的限制，不能美滿地道出，真是可恨！許多咏雪的詩都回憶起來了！一首也不令我滿意，都是有斧鑿痕的，失掉了真正的意境，又是可惜！猛然記起一首好詩來，我以為再好沒有了，可不便明目張膽地去贊他，因為牠是一首打油詩呢；堂堂的讀書人怎好讀他。要去讀他，並且去稱讚他，不是比打油的還不如麼？！終究那種虛偽的禮節，敵不住我真實的心緒，公然把牠記了出來：

江山一籠統，

井上黑窟窿；

黃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腫。

這是何等的自然，這是何等的美妙，一字不道雪，可把雪的情景，盡量描寫出來，不由得我不稱羨，再也不敢著筆了。



我已完全知道，假使這種詩一經傳頌，高貴的讀書人便不能踐踏在平民上面了。如果不有一些規律：去做他們的護身符，也不見其玄妙了。倘使打油老會做詩，讀書的相公便混不著飯喫了。我將要高呼：再不去評議那種平民的文學，貴族式的智識階級就會根本崩潰了。——我穿著袍褂站在門口胡想，想到這裏，不覺身上一冷；想我馬褂先生閉著望望雪情，一句詩也湊不出來；倒不如那般赤身露體凍手凍脚的工人……唉……

今天的成績只這一點。餘外不過喫了三頓飯，去磨造糞機器罷了！『何足道哉？』

星期二。今天的天氣更要奇怪，冷的「不得了」的「了不得」；半晴半陰，簷口裏可在下雨。起來以後，喫了一頓，拿了一本小說在看，很長的時光，竟給我消磨一天下去。

星期三。天晴，雪將要化完了！起來便忙著尋日記材料，因為昨天混了一天，記不出怎話來；今天要尋些事做，何嘗是勤快呢？不過想鋪張日記而已矣！



想來想去，倒枉費許多工夫，只得仍拿着小說來看，看倦了，按一會琴，不覺已到午餐時節；就了午餐，崑臣的母親來了，拿著一封信教我念給他聽；因為崑臣不在家呢。我打開一看，認清是他同學吳東寫給他的，上面道：「崑塵同志：接來信，知道你從南昌跑到南京，南京跑到武漢，一事不成；在這箇烟霧瘴氣的不良環境裏面，我們怎會有立足地呢？……」念給他母親聽了以後，便記不清，只大略寫出這幾句。崑臣的母親去了之後，我心中好似失掉了什麼；爲了吳君的一封信，就引起了許多煩惱：到底我們爲何不能立足呢？究竟要怎樣的社會才有我們的立足地呢？這個社會又從何產生呢？是我們自家去求，還是等「人家開鋪自己去睡」呢？……種種疑問，弄得我心神不安，終日惘然，睡也睡不著。

星期四。清早給穉唧吵了起來，洗了臉，園裏已是乾了，便跑出去。太陽照在身上，比昨日煖烘多了；園角裏可還有一堆雪未有化淨。在園裏站了一會，回到屋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寒假裏面，實在乏味得很；假使不放假，在學



校裏湊趣多了，何必有這般舉動呢？討厭得很！說是要過什麼鬼年——鬼年者，日以敬神爲事也。——有些人拿對子來囑我寫，還有叫依他的牌號作聯的，只得隨意湊幾句替他們畫上。這許多陋習真要改除了！街上一些「西河斗紙」號裏大發其財，斗紙是做錢紙的，錢紙是燒的，造出紙來燒，我們寫字的紙便一天天貴了；怎不令人痛恨呢？今天寫了一天對子，手也酸軟了，寫日記都拿不起筆；——不寫他吧！留點精神去替人家寫糊門紙好了。

星期五。早上起來，天氣很是晴明，出去到郵局裏發信，曾著了驥卿，同在外郊外逛了一回。一箇倪姓的祠堂裏有一座六角亭，共是三層，我同他到最高一層上去玩，已望清了全城的景緻：遠遠的青山，繞城的長堤，堤外的大河，堤內的東西南北四箇湖，東西湖當中各有一座廟，最大的廟卻要算亭子前面的文廟了，佔有數十畝的位置，據說是爲鎮龍脉而建；回頭去望，那一帶長堤，兩端圍抱像椅靠形的，便是陰陽家所稱爲天造地設的大脉了；我看不過一堆黃土而已，沒有什麼稀罕。這堤叫古城堤，堤內東北角有一塊地面，四



園都是水，上面竹樹叢生，在這萬物枯槁的冬天裏，分外青翠，煞是好看。前天我和父親曾經到了那裏，看見了那塊地方，非常愛他；四面是水，水外是田，住在上面，倒很幽靜。那天從那裏打過時，還有幾箇尾巴有一兩尺長的雀子從林中飛出來呢。後來表兄舜欽告訴我，這地基原是一座廟宇，是吳文企建的。他母親爲產了險胎，叫什麼盤腸生，大嚇了一下，便不願和他丈夫住在一起，造這廟來修行；四面掘溝，白晝可用吊橋通過，夜間丈夫便不能來了。我倆在亭上眺望了許久，便下亭來，分手回家。

星期六 無事可記。

星期日，既非陰天，太陽也不大；天氣還暖，一早便跑到北門去，到了教育局的門口，看見了一個私塾獎勵的榜，上面寫清叫各教員到「陰曆明春」來領獎，我看了大爲詫異：我想「明春」是明年的春天，「陰曆明春」便是陰曆明年的春天，那末陽曆明年的春天在那裏呢？我原爲不懂曆法，便只能用星期記日，現在更把我弄糊塗了。當時也曾問過局長，他道陰曆加箇括



號便好了：假使加了括號，我更要懷疑。這到底是什麼一會事呢？罷了！我已是一箇「不知日夜」的人了！前天第一小學的校長問我明年到底是陰曆多一箇月？還是陽曆多一箇月？一問可把我問呆了！我出娘胎以來，未聽見這種奇聞，只得歸怨自家「不知日夜」罷了！罷了！罷了！日夜都不知，日記也不再往下記了！順便寫幾句在下面作結束罷！

沒有一箇人不是清明透澈；

我爲什麼這樣糊塗？

又何必天天來畫這些胡說？

要知道一年有兩箇春，陽曆置閏十三箇月；

就是這樣了結！

高寶夜行記

羅國九

擁擠不堪的船艙裏，嘈雜的人聲；嗚嗚的汽管聲，和船底下潺潺的水聲，都



傳進了失望和煩悶的我的耳鼓裏來。一瞬間，又聽着：

「喂！到高郵下船的先生們！快登岸哪！」這是船老大的招呼：

「踏……踏……踏……到高郵下船了。」這時只剩著我們到寶應淮城的客人，仍舊是穩坐艙中。

「鳴……鳴……一陣陣黑烟由一個黑鐵烟筒裏出來，這是船要離岸的警告，不一會兒，離岸向下面開駛了。那船底下的鐵輪不停的轉着，走了幾十分鐘，只聽吱吱響着，輪停了，我從裏面出來，見前面並沒有舟楫來往，又不是到了鎮市，爲什麼船停在河的中央？」

「唉！舟子爲什麼在這裏停着？」

「先生們！輪裏面機械損壞，不能開行了。」

「踏……踏……踏……多數人下船了。」

「唉！噫！梧弟呀！我們何不可同他們一齊下船吧！」

「這兩天在船上感受了不少痛苦，好極了。」

同行的有幾十人，有的是到寶應，有的是到淮城；心裏暗喜很有多數的同伴，諒路上定不寂寞。

懶洋洋的斜陽欲墜，沿岸的榆柳，和著百步一顆的電桿，在前面是不得走盡的。向運河的西岸一望，唉呀！汪洋無邊的湖水，映着萬道霞光，這樣情景，是多麼幽麗！

黑暗的魔王，漸漸把牠勢力包圍了大地。走得好久，也不曾見前面一個鄉鎮。無奈何，只得沿堤走去。

清涼的晚風，吹得沿岸的榆柳呼呼……河涯所長的蘆葦，也索索……電桿上面的電線，被風吹得也嗡嗡……的響着。同行的朋友們，都離了我們好幾里了。這時只有一箇寶應人華先生，同我們二人，一鼓作氣，向前面進行。路上卻巧遇着了一箇迎面而來的農夫，便問他道：

「前面是什麼地方？」

「先生們！前面是馬棚灣，離高郵四十里；這裏的土匪特多，白日裏尙要搶





劫，先生們！走路小心！」

我聽了這可怕的消息，兩腿懶向前面發展。我的同伴噉梧弟，不住的催促說：「我們腰裏沒有什麼錢，怕的什麼？」回頭向後面望，那一般同行的人們，連影兒都不曾看見，我們仍舊是躑躅向前面走。

沒精打彩的月亮，由東面上來，在這淡淡的月光下，三箇人一面走，一面談。忽然見三四箇黃白色的犬兒，汪……汪……吠箇不休，好了，前面定是到了一箇鎮市。果然沒有多大時間，到了馬棚灣。馬棚灣是沿堤面西的一箇小鎮市，約數十來人家，門前都坐着三三兩兩的男女，在那裏談天。有的人家是來往行旅的小客寓，對我們說：

「天不早了！向前面走，路上是危險的很！先生們！何不在此過了一宵再行。」

我早經曉得這馬棚灣是盜匪出沒的地方，那裏敢在此過夜，只得辭道：

「謝你們的美意。我們要趕到界首，請問離此間尙有多遠。」



「先生們！界首離此處尚有四十里。」

噹——噹——噹——不停敲着鑼聲底裏面，又雜有田野的歌聲。當這插秧的時節，料定是人力採水的農夫們，在那裏做無聊不息的工作，藉此以消永夜。沿路聽着。

蓬勃的茅草，擁護着沉寂而無生氣的纍纍荒塚，在遠望着，好像似一簇簇的人們，令人可驚可怖！

朦朧的月光，依依的綠柳，寂寞的長途，這時真覺得時有戒心！猛然從荒墳旁邊沙沙地跑出來一陣貓也似的野狐，肝裂心驚的我，此時不由得不大踏步向前奔避，行了半里許，不聞後面聲響，心方纔放寬些。是時河裏因為匪風甚熾，連一隻夜行船都沒有，路上只有我們三箇人的影兒。在這空曠深野，冒險夜行，自從受狐驚嚇之後，更不敢閒話消悶，只得靜悄悄地進行。

在此皎潔如晝的月光下，華先生說：「到了界首了，我這裏親有戚，不和你們向前走了。」這時我同曠梧雖說是精神疲倦，仍舊是負着勇氣奔向汜水，



聽說汜水離此間僅二十里。沿堤的電桿荒塚，此時仍舊繼續不斷。我們兩箇膽怯而負着勇氣的人，在這草木皆兵的深夜裏，心中十分忐忑，行路那敢說出一句話來。只得兩箇人互相輪換做一種無聊的工作，數路旁的電桿多少，出了界首鎮，將數至六十八顆電桿的當兒，猛然間由岸畔墳的北面，跑出來肥而且大黑白犬兒三隻，嚇得我魂飛膽破；那知道牠聽見了人的行路聲，也嚇得跑出來奔向野田去了。

闕然如死，掩門閉戶的汜水鎮，各人家都在那裏鼾睡。沒奈何只得再走向寶應。聽說這一截路，到很平靜，心稍放下，兩人且行且談。

我們這次去投考江蘇省水陸公安隊教導團，業已過期，悵悵而返。船上又遇了竊賊，將我們回來的旅費，完全竊去。只埋怨自己不會謹慎，這隻輪船恰巧又在高郵機器壞了，這一夜長途跋涉，感受了種種痛苦，有誰知道。

月光西沉，喔喔的雞聲，魚白色的東方，也漸漸明亮了。唉！前面不是寶應嗎？何妨找一所小客寓，休息，休息。進了店，一到臥榻之旁，埋頭便睡。直睡到下午



語體文

二時方醒，給了數十枚銅元，又買了一點食物，果腹。二點二十分從寶應進行，到了八點四十五分，纔到我們的故鄉淮安城了。

四四



文

文

黨治下之青年

施秉堃

黨者何。吾中華人民所組織之國民黨也。青年者何。人生最靈敏最活潑之時期也。黨治下之青年與昔時之青年。有以異乎。曰。昔時之青年。軍閥鐵蹄下之青年也。有意而不能宣。敢怒而不敢言。氣息奄奄。無聲無臭。今則撥雲霧而見青天。人人有服勞黨國之可能。儼然中國之主人翁。然則黨治下之青年。烏能與昔時同日語乎。雖然。既爲黨治下之青年。應有新穎之識。見蓬勃之氣象。能團體化。紀律化。具深浩之學問。高尚之道德。身體強健。精神活潑。養清潔。強毅之腦力。抱百折不回之志願。爲黨效力。爲國宣勞。庶不愧三民主義之信徒。亦不負總理提倡之苦心矣。青年鑑諸。



文

讀史隨筆

顧龍鏞

堯不傳丹朱而傳舜。舜不傳商均而傳禹。人謂其薄於父子之誼。吾謂堯舜正愛其子也。何則？堯之兄摯立而無道。諸侯廢之而立堯。當時岳牧有權。堯所目睹。丹朱不肖而立之。將蹈兄之覆轍。孰若傳賢得禪。讓之美名。堯蓋籌之熟矣。堯如是。舜亦如是。吾故曰堯舜愛其子也。

唐明皇寵貴妃。日事遊宴。耽於聲色。不問朝政。天寶之亂。卽伏於此。向使明皇不寵貴妃。朝政修明。安史之亂。何由而至。嗟乎。色之惑人。甚矣哉。

戰國之時。尙游說之習。四公子門下。食客數千人。士風靡矣。自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海內之士。無所託足。羣起非之。卒罹大禍。沿及楚漢。士氣亦不振。漢高祖。儒冠不喜文事。固無以獎名節而起士氣。文帝雖賢。然好黃老。及武帝表章六經。正人君子如董仲舒。公孫弘。稍稍出焉。然東方朔之談諧。司馬相如之風流。雜乎其間。故士卒不能飭躬向道。又何論乎氣節知名如揚雄。猶侍新莽之朝。

二



文

杜欽谷永之附王鳳。四十八萬餘人之頌。莽功德士之無氣節。亦極矣。光武有鑑於此。特許周黨嚴光等爲不賓之士。以振士風。而旌名節。當桓靈之際。名士輩出。惜當局者抑之而生黨錮之禍。由是觀之光武。可謂善獎名節者矣。

師友小誌

蕭星五

師友之於人重矣。禮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而大學之教。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是直以親師取友。衡其成績。蓋人之薰染於良師益友者久。未有不潛移默化。而成其學者也。予入世淺。交遊不廣。生平凡得師友若干人。爰書之以誌不忘。

俞師定夫。邑之大族也。博學多識。善飲能歌。足跡遍大江南北。性孤僻。不屑趨承。以故一生侘傺。於民國三年。應張氏之聘。訓其子弟。余由仲君兆熊薦引。階前盈尺之地。得以愚魯見拒。春風時雨。日受薰陶。先生每於薄醉之後。高談闊論。上下古今。而吾儕獲益。亦以此時爲尤多。衣食累人。賢者亦日憂不給。職

三



文

是以故。而先生去吾鄉矣。一別二年。予於邑城凡二次拜謁。詎意十年之冬。先生以抑鬱遘歸道山。追維曩昔訓誨之殷勤。至今猶有餘痛也。

曹師月湖。廣陵人也。其先世爲巨宦。先生少孤。事母至孝。敏慧異常。博覽羣書。鄉人聞其名。禮聘之爲鄉校教師。先生識卓而行古。其於弟子有不致力於學者。必多方勸誘。務使之神不外馳。專心向學。苦心孤詣。於茲有年矣。先生又諳醫術。鄉人罹疾病。賴其診治而活者。不知凡幾。是又先生慈祥之懷。見於外而不可泯滅者也。予嘗受先生之栽培。獨愧學無成就。其負先生期望之意深矣。畏友施君家顯。字達夫。本廣陵宦家。至君父改習計然術。民國初年。遷居吾鄉。因得相識。君寡言無欲。善讀書。富理解。其性孝。其待家人以愛。其處己接物以誠。人皆樂與之遊。態度雍容。舉止悉中矩度。求之擾擾塵海中。洵爲不可多得之人也。余品學卑劣無似。久與君處。乃得稍變其氣質。而學亦稍進。蓬麻之喻。信不誣也。

張君光甫。張君琢如。余幼年同硯友也。光甫幼失怙恃。依姊長成。性耿介沈毅。

四



文

有大志。不肯居人後。屏棄萬念。專意讀書。力有不逮。則貨產以給膏火。不乞憐於人。亦不受人憐。胸襟磊落。殆不可以常情測。故余愛之敬之。琢如籍隸丹徒。髫年隨外祖父來吾鄉。性活潑。爲人不苟。喜揚人善而不及其不善。見人有困難事。則自告奮勇。不計毀譽。君現入商界。將來之勝利。預操左券。不待審察矣。同里二馬。一字益之。（名厚增）一字善之。（名與才）亦均余之至友也。益之性沈默儉樸。其平生以誠信待人。不妄言。不輕諾。濟人之急。尤爲其特性。余有時術乏點金。得君之仗助爲多。相處十餘年。情若家人。是今之鮑叔也。善之業農。居村之西。慷慨好義。善談能飲。雖不讀書。而所爲多合於義理。往往爲有學者所不及。予是以樂與之遊。

綜而觀之。計得良師二。益友五。其他之道同而志不合者。與夫酒食徵逐。不可以推心置腹者。雖多。蓋無足數。故不誌。

國文成績自序

丘輝謙

五



文

世界文明。一日千里。然其功實基於學戰。是故地圓萬國。莫不自寶愛其國文。謹守之。唯恐或失。獨我國自海禁大開。蟹書充斥。龍馬無靈。楚傅之咻。烈於秦火。通人著述。半重橫行。卽蒼頡在天。亦將嘆文字之不能自保。不知又獻無徵。孔子所懼。我中國自伏羲畫卦以來。文字孳生。日形發達。人文蔚起。代有通才。雖今者時勢變遷。不能無新陳代謝。然夏鼎商彝之舊文學已去。而光華燦爛之新文學旋來。從此文人學士。勤加研鍊。將異日含苞吐芬。卽不難發揚國光。與列強爭學術之進化。卽退一步而言。亦可作社會之應酬。廣普通之學識。夫豈必吸他邦文字。而反甘唾棄國粹也哉。予本學殖孤薄。此區區小冊。皆癸甲乙間所作。五六年之前之舊物也。斷無文學界存在之價值。惟念數年來。東拋西擲。未及收拾。吾不忍其零星散碎也。故值暑期。編訂成帙。以補腦力之不足。且古人云。學力當與年俱進。因援筆述之。以俟他日之考證云爾。

六

贈張怡園留學日本序

千人俊



文

所謂翩翩佳公子。則往往被服都麗。心侈體汰。徵逐于酒色。以度其生涯。而君特以好學聞。君家有巨肆。年入萬金。故人多勸君棄學經商。謂勝於他日祿仕。倍蓰君則夷然勿屑也。歲丙寅之夏。君以負笈東瀛告。東瀛政治文物。頗稱於世。資其長。以藥祖國。吾子之責也。君行矣。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必將奮然興起。思有以建樹於天地間矣。

讀白居易賣炭翁後試想像當時的社會情

況而加以公論

謝春滿

嗚呼。予讀白居易賣炭翁後。懷之而腸欲斷。復之而心如刺。黃衣使者固屬非。是而賣炭翁亦愚之至也。自問無過何所得罪。既不得罪。何受黃衣使者之欺。壓。或曰。此專制時代之舉也。予聞之。尤所疑焉。苟專制時代。有無過得罪之事。則全國人誰應被刦。誰應免刦。又曰。此正遇之途也。予聞之。更奇焉。苟遇之於途。則刦則唐時之天下。無道路矣。何則。途遇則刦。孰敢行之。於途。車馬固佳焉。

七



即行人所著之衣。何能逃其劫耶。炭賤物也。尙劫此賣炭翁。幸衣正單。苟有棉衣等料。其必尤劫也。何以見之。價高於炭。故耳。嗚呼。唐時之社會。竟如斯歟。夫趾同方。頂同圓。百骸五官同構造。聰敏智慧同秉賦。同生活於天地之間。固同是人也。既同是人矣。則凡權利幸福。宜調劑以平。果孰貴而孰賤耶。今黃衣使者。與賣炭翁相較。微幸占有優越之地位。彼雪天單衣之炭夫。正自可憐。乃反對之逞其劫奪之舉。斯屬何道。噫。黃衣使者比之於盜。當尤惡焉。盜日尙不敢出。而彼則晝夜不擇。尙洋洋乎。無敢犯者。嗚呼。唐之社會。竟如斯歟。

漂母飯信論

郭毓成

爲英雄。難知英雄。亦難知英雄。於困頓而濟之。則尤難。蓋草澤英雄。其未遇也。如神龍不雲。黃鶴未羽。庸人俗子。皆得易而侮之。如買臣季子。是已信之未遇也。受辱胯下。釣魚淮陰。清流難飽。江草曷茹。信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亦未免以餓殍終矣。誰知其爲英雄者。而漂母不然。爲天地惜人才。爲國家留柱石。哀王



文

孫而進食。一飯之恩。重踰九鼎矣。漂母之識。何其高也。厥後登壇拜將。輔漢成
功。微漂母無以救信之死。微信無以成漢之功。信以千金報之。宜也。嗟乎。韓信
固一代偉人。而漂母亦自足千古矣。

漢王陽守益州行至九折坡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臨此險乎遂返車後王尊爲益州

刺史至是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

御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當爲忠臣試

論此二人孰是孰非耶

鄧炳生

忠孝大德也。然而不易兩全。何以言之。不觀乎漢之二王事乎。王陽爲益州刺
史。行至九折坡而返。其意以奉父母之遺體而臨險地。是不孝也。後王尊爲益
州刺史。乃不顧其身。冒險而進。其意以奉君父之命而臨險。引退。是不忠也。此
二子者。一則泥於孝。一則志於忠。夫子曰。愛其身者事親孝。忘其身者事君忠。

九



王陽之不臨險地。是愛其身者事親孝也。王尊之冒險而進。是忘其身者事君忠也。然則惜身則非忠。忘身則非孝。二子者孰是孰非耶。吾則以王尊爲盡善矣。何也。曾子曰。戰陳無勇。亦非孝也。夫王陽之與王尊。皆益州刺史也。然王陽既食君祿而臨險引退。是不忠也。夫爲孝子者。必揚名後世。以顯親。今乃使後世唾罵其人。而更及其親。既爲不忠。猶不孝也。不忠不孝。何以爲人。若王尊之冒險而進。是忠於君。忠於君。必顯其親。卽曾子所謂大孝也。然則王尊之行。可謂盡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何其紹

凡物無不有死。草木鳥獸昆蟲。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惟人亦然。自少至老。不過百年之間耳。若不自立於生前。而蹉跎因循。以老以死。則與鳥獸草木昆蟲同其朽腐。有何異乎。夫富貴貧賤之境。皆百年而盡。而不與之俱盡者。莫如名。君子



文

知。之。惟。恐。學。業。之。不。修。道。德。之。不。講。汲。汲。焉。以。求。之。皆。所。以。爲。名。耳。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名。者。所。以。表。其。實。也。君。子。非。疾。名。不。稱。正。疾。其。無。實。耳。彼。世。之。人。每。以。產。之。富。爵。之。顯。者。爲。有。名。其。謬。甚。矣。夫。人。品。之。高。下。名。譽。之。有。無。不。在。家。道。之。貧。富。職。位。之。卑。顯。而。在。學。識。之。有。無。有。學。有。識。雖。貧。賤。何。害。喪。失。廉。恥。雖。富。貴。何。榮。古。之。仁。聖。賢。人。雖。死。已。久。矣。而。其。輝。光。常。如。日。星。之。爛。然。何。有。於。形。體。乎。故。君。子。不。爭。一。時。之。虛。名。而。求。千。古。之。令。譽。蓋。生。前。縱。有。盜。名。之。權。身。後。又。豈。有。要。名。之。具。乎。世。之。盜。虛。聲。以。爲。榮。被。清。議。而。無。忌。者。皆。賢。哲。所。不。齒。也。

讀永某氏之鼠

郭宗熙

嗚呼。吾。讀。永。某。氏。之。鼠。不。覺。因。而。有。感。焉。夫。某。氏。之。於。鼠。千。古。一。人。而。已。鼠。之。遇。某。氏。亦。千。載。一。時。而。已。鼠。知。某。氏。之。愛。已。而。不。知。他。人。之。惡。已。知。某。氏。之。可。恃。而。不。知。他。人。之。不。可。恃。及。至。某。氏。遷。居。他。州。以。其。所。居。之。室。居。他。人。某。氏。之。



文

去鼠既不能念舊相從他人之來鼠復不能引身遠避而仍以視某氏者視他人故態復萌怙惡不悛此鼠所以有殺身之禍也是故禍患常起於貪婪滅亡多溺於安樂豈獨永某氏之鼠也哉

用人無求備說

陳鼎銘

車宜於行陸舟宜於行水用物者當求其適合用人何獨不然昔虞廷命官工虞禮樂各有專司卽無道之樞靈公其用人也治賓客宗廟軍旅各因其所長而不使之兼職者亦以全才難得故耳奈何用人者每求備於一人致令負奇技異能之士以一眚之故而棄之如遺使其鬱鬱不得志是何異以寸朽棄連抱之材以微瑕棄連城之玉也可慨也已

讀甘棠

黎國開

召伯一代賢臣亦一代之循吏也德之厚才之大其澤之及於民者實不下於



文

周公。余讀詩至甘棠章。未嘗不掩卷低徊。而嘆其遺愛之深也。夫民於其所憩之樹。猶且惜之。况於其人乎。其人已往。猶感念不忘。况其為政時乎。吾於是乎有感矣。古今來貪官污吏。不以民事為重。而肆行淫威。以至怨聲載道。播惡閭閻。與召伯之遺愛在民者。豈能以道里計哉。嗚呼。如召伯者。求之於今。常恨不見其人。而蔽芾甘棠。勿剪勿伐之歌。尤令人流連慨慕。至今髣髴猶有餘音也。

刀筆爭功

陸洪祥

客有問於余曰。筆與刀之功孰大。曰。刀大。曰。何以言之。曰。自古以來。英雄豪傑。立大業。建大功。惟刀是賴。筆何功之有。客曰。君誤矣。自古迄今。墨客騷人。屈指難計。扶持世教。澤流千古。其有記述。非筆莫賴。至若立功立業。扶危定傾。何嘗盡恃武力。不過刀之功。明而易見。筆之功。隱而難知。遽謂筆不如刀。真瞽說矣。况刀之功。盛於一時。筆之功。隆於萬世。是故古之大姦巨蠹。畏筆而不畏刀者。誠以非刑法之。以能知。而惟董狐之筆。為能誅其心耳。言至此。余語塞。客大笑。



文

而去。

失金橘樹之感言

俞子山

某歲十月。立冬之夜。梁上君子。光降俞子之齋。俞子不知也。晨起出望。見庭前金橘兩株。已不翼而飛矣。不禁仰天而笑曰。盜喜懷金。豈喜懷橘耶。夫我之有此二橘也。一購之園丁。其聲價不過青銅數百而已。其枝葉以陰雨不調。全未增長。幸我慇懃培植。方保未枯。其一乃友人寄我籬下。以便灌溉者。值且不及百文。乃橘官失職。召盜入室。橘叟無知。偕賊逃亡。不堪晒乎。雖然。橘之爲品。至小也。樹非將軍材。匪棟樑。失之庸何傷。且村愚無知。染指於橘。原非竊玉盜弓可比。但今日既盜金橘。恐他日不知有橘。祇知有金。將操戈入室。劫人之財。越人之貨。皆此橘樹爲之導火線。是盜橘等攘雞攘羊。在若人不過牛刀小試。其不美之行。且恐無已時也。故我不暇以失橘樹爲惜。而轉爲盜橘樹者憂矣。

記競球

顧保琛



文

星期日下午二時。甲乙二校於公共體育場作足球之戰。予如其地作壁上觀焉。時先予至者已雲聚。而叫賣聲喧呼聲囂然雜作。不可一刻耐。予乃登高而望焉。場之中央。有衣紅綠背心口銜雪茄者。有手舞足蹈口操半通之英語者。有履聲橐橐。緩步場周。目光四射。若有所待。又若公安局中警察偵探匪類者。凡此皆衆人所注目之諸大足球員也。既而司令者鳴戰笛。示預令。於是兩方球員開始布置。守門者欲爲大將。而大將則謂彼善攻擊。互爭不休。於此噪鬧聲中。戰笛亂鳴。掌聲轟然。球聲砰然。而比賽令下矣。而球戰亦於是開始矣。塵埃迷漫。不可逼視。派司之聲。響遏雲霄。其初也。甲隊與甲隊互爭一蹴。乙隊與乙隊又互爭一蹴。終乃甲乙兩隊。攪成一片。而掌聲起。則甲勝乙一球矣。而凱歌起。則乙勝甲一球矣。而呼聲起。則甲隊某君之足。被乙隊某君所蹴矣。而胃聲起。則乙隊某君之目。被甲隊某君所傷矣。當是時也。形聲至爲複雜。亦至美妙。萬籟皆作。萬態畢備。烏烟瘴氣。牛鬼蛇神。正林子所謂人有百手。手有百指。莫能指其一事。人有百口。口有百舌。莫能鳴其一端。是豈予之禿筆所能形容。



盡致也哉。既而日已西下。乃與友聯袂而歸。途中余友周寶椿謂余曰。予今日得見吾中華民國之縮影矣。余笑領之。

途遇同學胡君其茂有感

陳應魁

某月日。例假歸家。道出北關。聞斧聲丁丁然。異之。尋聲四顧。不禁悽然。嗚呼。傷哉。斯人也。其我故人胡君其茂也耶。何爲而至於斯耶。叩之。則曰。自別君後。災禍相繼。去歲老母亡。弱弟數輩。嗷嗷待哺。老父胼胝手足。爲升斗謀。余若繼續一家數口。生計益窘。日暮途窮。迫而爲此。其言若不勝其戚者。余聞之而愈悲。憶十歲時。余以父命。來北鄉小學校讀書。因得交胡君。時君年與余相若。垂髫一堂。二載之間。情好日篤。每值月白風清之夕。相與散步校園中。撲流螢貯瓶中。存案上。相娛樂。斯景斯情。尙流滯於余之腦中。不能忘也。方謂繼此以往。而中學而大學。長爲聚首。共勉有成。詎意爲環境所迫。而君竟憔悴至是耶。北望新店。回想舊遊。世事變遷者如是。能不令人涕出而悽愴。雖然。余轉而自傷矣。



文

余自別君亦患難屢構家產蕩然老父朝夕奔走衣食戴月披星頽然鬚髮霜白矣余也既不能析薪負荷分老父之勞猶復以口腹學資爲老父累輒中夜徬徨愴然泣下蓋今雖幸得不廢學而此中所感之苦痛實與胡君近之嗚呼病有同憐惺惺相惜能不爲君灑一掬同情之淚哉

笑人

何 馗

吾生平未嘗笑人以吾道德學問不足以笑人也然吾謂雖有笑人之道德學問亦不敢笑人蓋人有可笑之處吾笑之儻吾偶蹈其轍他人亦必笑吾矣螳捕蟬而黃雀在後洵可畏也昔吾鄉有一學者常笑人爲走狗遇出入權門者必指而笑之曰天生德於人亦何事媚人爲後此人以犯法故走權門以免他人聞而問之曰君昔笑他人爲走狗今君何以入狗竇此人羞而退此吾所以不敢笑人也然則彼挾其區區之小節而笑人者何也

惰戒

趙宗材

一七



寸陰尺璧以情爲敵。得寸得尺。漸成功績。若三餘之勿荒。勝百朋之我錫。爾乃孫康雪案。車武螢囊。有子焯掌。而白勵蘇秦刺股。以何妨芸窗。有志毋怠。毋荒斯足。稱張華之勵志。副韓愈之激揚也。奈今人徒譬白駒無術。挽其過隙。撫茲黃卷。有如太上忘情。優游終日。垂老無成。少日難返。徒喚悲聲。願我青年。猛而變計。努力前程。如玉在礪。

養鴨者之苦痛

何宗藩

一日。余閒步郊外。見養鴨者數人。驅羣鴨南行。將由天生港渡江。販諸滬上。行經資生藥舖。鴨忽奔入稻田覓食。田主某某等大恚。爭前捕捉。抵償禾苗損失。計共得鴨百餘隻。養鴨者頓時如喪魂魄。汪然出涕。大聲哀嗥。向衆叩求還鴨。某等匪特不加憐憫。猶爭捕不已。夫鴨覓食稻田。稻苗必至受傷。其見惡於田主。固也。抑古之人有言曰。牽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踐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鴨之傷稻。踐田之牛也。而捕其鴨。是奪之牛也。况販鴨爲



文

生活。其人必貧且窘。一有損失。生計殆矣。其宜原者一也。觀其向衆叩求。可知居心必不欲鴨食稻。鴨乃無知之物。寧有見稻而不食者。其宜原者二也。使田主果明乎此。寬而宥之也。可卽不然。責其道。歉亦可甚。或因損失過巨。憤不能平。使之賠償。亦未嘗不可。奈何希圖漁利。爲捕鴨自肥之計。置號哭哀求。而不顧內省。得無咎乎。先哲有言。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己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某某攘他人之鴨。據爲己有。自以爲得計矣。殊不知鴨微物也。天良人生之至寶也。得鴨而喪天良。所得不償所失。余竊爲田主不取也。

黃啞子小傳

王慕才

黃啞子。東臺南鄉人也。軼其名。人以其業縫履。故以啞皮匠稱焉。居莫莊東首。家有老母。有弟名永福。早喪。遺子一。賴啞子撫養。今已十餘歲矣。啞子置擔於吾校門前。終日工作。不憚勞苦。雖寒暑無間也。人持履使縫。恆視履之大小。定值之多寡。以手勢代表。素不二價。雖對童子亦然。以故人皆信之。凡有履。皆相



率使纒焉。啞子得值。即購柴米歸。以養母姪。未嘗一日使母姪受飢寒也。噫。生活問題。困難達於極點。無業游民。迫於飢寒者。比比皆是。而黃啞子操此微業。能自力生活。且能贍其家庭。彼五官俱全。而迫於飢寒者。能無愧於心耶。

問蠹魚

俞士熙

蠹魚者。害蟲也。有用之書。字半被嚙。殘缺不能閱。甚苦之。命僮將書暴於日。蠹魚由此中出。吾問之曰。天下之食物多矣。有味美者。亦有不適口者。汝皆不食。書非食品。而汝獨食之。以爲人害。何也。蠹魚答曰。口之於味。無常嗜也。喜食則食之。蚊蚤噬人。蝗蝻食穀。其害不甚於吾乎。而天未嘗滅之也。區區之斷簡殘編。安得云害。吾曰。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積久使之然也。子處於書。食於書。書中之味。久備嘗之。宜爲博學之士矣。而何以不識一丁也。蠹魚曰。先生責吾先生。亦自責乎。左圖右史。先生非日處於書中乎。而學胡不博也。且書中之字。入於吾之口者。究不若入於先生之目者多也。入吾之口。吾胃不能容。而消之。



文

入先生之目。先生之心。不能留而去之。是吾口與先生之目。皆書之。傳舍耳。旋得之。旋失之。事過境遷。同歸烏有。又安得惟我是責乎。吾聞言。不禁默然思。瞿然驚。

祭同學李君元慶文

顧兆璜

維中華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同學弟兆璜。謹以清醑庶羞之奠。致祭於同學李君元慶之靈。曰。維君虞山之秀。吾校之英。陸機入洛。已名重乎雞林。江筆生花。復才高於馬帳。丹山雛鳳。側欲橫雲。渥水神駒。生而絕足。雕龍繡虎。幾同王勃之才華。鐵畫銀鈎。不愧右軍之筆法。文稱老手。詩號仙才。乃俊逸之參軍。亦清新之開府。三年同學。析疑有互助之精神。一字爲師。規勸盡相當之責任。正期同心協力。爲國宣勞。何竟別友拋師。痛君病血。嗚呼。方窮藥石。何來續命之湯。路隔蓬山。那有回生之術。鶴歸華表。丁令有未了之情。鵬賦長沙。賈誼抱空前之恨。一坏黃土。高懸季札之青萍。三尺桐棺。永絕伯牙之綠綺。嗚呼。人生到



此天道寧論。我欲無言。淚痕常漬。聊學巨卿之死友。敬陳孺子之生芻。嗚呼哀哉。神其來格。

家世述略

韓培德

吾先世籍隸金陵。洪楊亂興。室家蕩然。家大父逃亡流徙。輾轉至皋城。業於斯商於斯。三世迄吾矣。初大父年方十二。讀於塾。一日髮匪至。斥令與去。家人苦請饒。則刃擊其肩。大父心實痛。以若不足。情動徒激。其怒耳。則慷慨前承。曰。可然塾中稚童廿餘。大父外無一擢往也。

大父幼穎慧。得隙逸。而道途茫茫。觸處皆匪。反復不獲免。脫落原匪手。頸且不受。遂強安焉。凡八九載。從未擾民。一毛若羣匪所爲。

曾左等出。亂漸平。大父誓力業。學織於蘇州族氏家。每窮寒烈冬。手指皸裂。不可伸。機聲軋軋。至於夜午。既而獨立置機。勤苦操作。嘗自誓曰。今而後。重生人世。與人處。不欲負人。自奉極儉約。不濫耗一文。以是人多相推重。越數年。自蘇



文

來。舉。舉。有。機。房。自。此。始。慘。澹。經。營。囊。橐。日。充。娶。朱。氏。生。子。二。吾。父。爲。長。蓋。大。父。數。十。年。艱。苦。自。立。也。若。此。

世。變。滄。桑。吾。於。家。也。云。然。余。八。齡。慈。母。見。背。諸。弟。牙。牙。語。余。見。家。人。哭。而。哭。之。或。謂。稚。子。何。恃。猶。莫。之。解。未。幾。大。母。朱。孺。人。亦。尋。卒。會。織。機。新。進。家。業。凋。零。門。祚。日。墜。賴。大。父。掙。扎。鞠。育。諸。弟。漸。長。每。自。思。維。輒。徬。徨。卻。顧。益。難。忘。懷。先。人。十。載。於。茲。彷彿。如。昨。而。一。盛。一。衰。能。不。悄。然。自。思。愴。然。以。感。乎。

今。大。父。八。十。有。三。歲。矣。長。鬚。及。胸。皓。白。如。銀。絲。挺。立。健。行。終。日。鹿。鹿。不。息。晚。餐。罷。諸。弟。環。席。立。媿。媿。道。往。年。事。余。假。歸。大。父。愛。余。甚。而。望。余。切。也。殷。殷。勸。勵。之。詞。流。溢。齒。間。余。蔭。親。師。之。庇。獲。遂。學。願。宜。如。何。兢兢。不。懈。黽。勉。精。進。求。無。愧。於。所。生。哉。

難中記事

蔡久先

民國十五年舊曆八月十三夜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程潛部）首次進佔



文

南昌之期。是日爲星期日。余夜晚未溫校課。(月之六日。余母卽作客余姊家。家中只有我父及姪兒等三人。)鐘打八下。余卽就睡。至夜半四時。余在夢中。忽聞鄰女寶琴大聲呼喚。余從朦朧中躍起。甫一出房。卽聞鎗聲卜卜。伊乃告余兵變。余乃大驚。卽告知父。余父年邁。聞余言。並不著意。仍然高臥。伊之舅父亦云。信聲發現很多。在十點鐘以前已有。彼等一夜未睡云云。至天大明。忽聞大礮數響。余等皆恐。始猜並非兵變。必國軍已到。兩面開火也。該時余父亦起。至此余心大恐。因余家自我母作客後。余父在義姊處膳食。余則在宏中寄膳。今若開戰。勢必閉城。斷絕交通。家無粒米。豈不活活餓死乎。幸鄰家出外探風者還報云。北兵已退。國軍已到。街上店家。俱已開門。無須恐怖云。少刻。余兄亦來。心始安慰。梳洗旣畢。卽下鄉(城南)往于姊家。因伊囑我赴彼處渡中秋佳節也。初擬十六旋省。赴校上課。嗣聞風信不佳。遂爾中止。果也。至十七夜。國軍因戰略關係。退出南昌。該夜北軍入城。大肆搶劫。余家亦於十八十九兩天。被搶三次。斯時余等在鄉。余父避往他處。家無一人。兵搶之後。繼以匪劫。亂定



文

歸家。什物蕩然。至九月三日。國軍又至。圍攻各門。徹夜槍礮不息。余等登後園石山而望。但覺炮烟沉沉。彈聲修修。驚人心魄。竟夜爲之不寧。次日北兵又縱火焚燒章江惠民等門外民房。一時火光熊熊。高齊雲霄。直至三晝夜之久。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不計。繼且揚言須焚進賢門一帶。國軍不忍人民重受鉅創。遂于初八早撤師。往攻撫州。至十月初四。國軍因九江既克。孫軍大潰。乃會合各部馳往南昌。北軍知不可挽回。遂停戰獻城。于是我所向皆克之革命軍。安然入城。比卽于七里街截繳北軍殘部槍械。俘虜數萬。並擒縱兵殃民逆賊岳思寅。張鳳岐。唐福山。及助桀爲虐。從逆白家駿。侯全本等八人。後乃組織人民審判委員會。將岳張唐白侯五逆。處之死刑。自此南昌乃告大定。民衆舉行提燈大會二次。熱烈歡迎。於是我全江西民衆。乃重觀青天白日矣。

惟在此五十餘亂日之中。耳不絕聞呼泣之聲。及潰兵在各鄉搶劫之事。而受創最深者。近郊當推施家窰。新溪橋等處。維時我姊家亦風聲鶴唳。恐怖萬分。當緊急之候。余與姊丈輒坐以待旦。幸幸福之神呵佑。雖軍旅頻過。得告無恙。



尙有一事可笑者。卽余自八歲起。卽翦西妝。從未剃去。此次因岳部丘八。見有翦髮者。不分性別。不問阜白。卽認爲國民黨員。橫加殺戮。因之家長硬強余。去臨鏡自攬。真如牛山之濯濯也。事後思之。殊自笑也。自念我生廿載。所見故鄉慘劫。從未有此次之軍閥殘且酷者。因記其大略。筆之于書。若夫瑣事。異日有暇。當再及之。

邀友人春宴啓

王菊友

椒花獻後。燈節過餘。爲此春酒。以宴嘉賓。更迭而行。堪入歲時之記。和平可聽。用廣伐木之詩。春宴之興。有自來矣。况際此春光明媚。好花分仙洞之紅。風景清新。芳草著瀛洲之綠。若不及時以行樂。祇安獨樂而無儔。豈不令青帝擲揄。陽春拂鬱乎。是以娛目騁懷。王逸少有蘭亭之會。踏花飲月。蘇子瞻傳杏下之歌。無非深惜韶華。不使浪儕流俗也。茲值河豚欲上。溪鱖初肥。花靄飄香。正熟村家之釀。長波捲白。同飛里社之觴。或藉警句佳篇。畱卅年之爪跡。莫使花晨。



文

月夕傷過眼之煙雲。爰約同人共成佳會。話清樽於北海。效雅集於西園。市遠難求。翦韭而小鮮。是割家醅。已撥炊菘。而大杓堪巡。特先翦帖。相邀望。賜千金之諾。爾日掃花。設坐預爲三益之迎。謹啓。

謝友人贈梅啓

王菊友

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身居淮左。春在江南。思爲踏雪之尋。敢惜衝泥之瘁。惟恨嶺頭千樹。隔斷烽煙。何期驛使一枝。寄將春色。種同大庾。花足稱魁。折豈孤山。品原不俗。可謂物雖微而意重。情有贈而望深也。已相對無言。卽作冰霜至契。幾生修到。儘教肺腑俱香。恍疑姑射人來。肌膚綽約。宛爾太原客到。縞帶繽紛。未會鋤月以栽。竟得巡簷而笑。橫斜疎影。遠分鄧尉之春。浮動暗香。好續羅浮之夢。比何遜揚州之閣。詩興頻生。開張磁玉。照之堂花。光徧映。用酬款款。敢佈區區。謹啓。

爲濟南慘殺擬告全國同胞書

杜耀炳



全國同胞均鑒。溯自晚清以後。外侮交乘。視吾土地爲禁巒。視我人民爲病夫。包藏禍心。鯨吞蠶食。言念及之。不禁爲之髮指眦裂也。所幸北伐漸告成功。南
 北行將統一。吾民正額手相慶。詎意民衆之衽席方登。同胞之慘劇又作哉。禍
 緣於五月三日。濟南日軍。欲稍延奉張殘喘。無端挑釁。遂至釀成此空前未有
 之慘殺焉。噩耗傳來。悲憤何似。疊經政府嚴重交涉。民衆奔走呼號。而彼日人
 反視若無睹。尤且變本加厲。公理何存。國際何存。其蔑視我國爲何如耶。嗚呼。
 我中華民族之未與印度安南同茲悲慘者。不過名義上一綫之存耳。苟此時
 猶不奮起圖報。則前途尙堪設想乎。嗚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皮之不存。毛將
 焉附。所以羸氏亡。韓張良奮椎於博浪。後梁迫李存勗誓滅乎。朱溫用敢泣告
 同胞。共同努力。爲國家謀自由之福。爲死者伸覆盆之冤。嘗膽臥薪。枕戈待旦。
 本句踐滅吳之志。立曹沫雪恥之心。不復此仇。不足以爲人。不雪此辱。不足以
 爲國人。同此心。同此理。如此。則何憂彼叢爾之日本耶。願與同胞共勉之。

與友論女子剪髮書

梁聘珍



文

某姊惠鑒。一別兼旬。殊深系念。星期日某姊來舍。云及近來剪髮盛行。徵求妹之同意。擬將煩惱絲付諸并州一剪。妹未敢贊同也。夫男女平等。男子既剪髮於先。女子不妨繼起。翦之誠是也。然妹細思之。有三不可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若驟斷其髮。律以全受全歸之義。將來何以對父母。此一不可也。凡物愛玩之久。必生感情。吾髮寄居吾頭。十餘年於茲矣。朝而櫛之。夕而散之。偶脫一絲。恆痛於心。一旦去之。撫衷何忍。二不可也。泰西各國文明極矣。其婦女依然鬢髮如雲也。彼斷髮之俗。祇施於男子。而不及婦人。我衣冠文物之邦。繡闥蘭閨之女。曷宜有此三不可也。鄙見如此。某姊亦不能置喙。吾姊高明。以爲如何。敬俟回玉。以定從違。妹某某上言。

擬蘇武答李陵書

常惕若

少卿足下。來書敬悉。武聞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足下詞意怨激。多詆毀聖朝。武以爲非人臣所宜出此。足下喪師辱國。豈曰無罪。孝武皇



帝念足下功大罪小。不加顯戮。深仁厚澤。曠世未有。後聞足下教虜謀漢。故夷
 家族。蓋係傳聞之失誤。而豈我皇帝之負德也哉。古者將軍援桴而鼓。則忘其
 身。足下偷生惜死。以至於今。回想步卒五千之血肉。爲誰犧牲。而足下曾不眷
 念於方寸乎。前云將有所爲。而至今不見功效。則天下之人。誰能再諒足下之
 心。足下負漢夫復何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武不敢望於足下矣。足下出禮義
 之邦。入蠻夷之域。風俗固殊。語言亦異。非我族類。其何能堪。足下若能不失初
 衷。爲間於虜。則亡羊補牢。猶未爲晚。事如有濟。豈徒有功於國家。亦可告無罪
 於天下矣。不然。則甘心附逆。罪有應得。縱能脫身於化外。難逃筆伐於將來。敢
 竭鄙誠。惟足下圖之。

慈竹廬記

楊同蘇

家之聽事。西偏有小廬焉。名曰慈竹。乙丑春月。余父所構者也。闊約十餘尺。長
 約二丈有奇。裝置簡樸。取其清潔而已。室中陳設桌椅數事。書數卷。壁懸字畫。



文

皆古今名人手筆。讀書其中。誠樂事也。窗外雜植花木。春之梅。夏之荷。秋之海棠。冬之綠竹。無不畢備。課餘之暇。裴回其間。亦足以賞心而悅目。又何羨乎名園勝地也哉。憶蘇八九歲時。王母卞太君。手抱幼弟。說古今忠孝事。弟牙牙學語。刺刺辯問。不少休。已乃歡歌跳舞。以爲戲。今纔四五年耳。王母下世。忽忽已三載。吾父哀傷。情不能已。因作小廬。命名慈竹。所以示不忘也。蘇雖幼弱。而回溯王母之聲音容貌。能無動於心乎。風和日暖。好鳥時鳴。蘇與芳弟。讀書廬中。毋忘王母之教訓。且承吾父之志。斯可矣。

水明樓記

楊同蘇

皋城東北隅。地多名勝。其繡闥雕甍。鉤心鬪角者。雨香庵也。庵之左。有水沄沄者。昔中禪寺僧洗盃池也。池之上有樓。聳然而臨流者。水明樓也。樓在隱玉齋後。曩者皖人汪之珩。建以爲游息之所。縣令何廷模。顏其額曰水明。蓋取杜少陵殘夜水明樓句意也。



文

樓距余家不二里。而余未嘗一至。戊辰夏始與葉君冰花。解君吉昌。暨弟同芳。聯袂往游。登樓四顧。東偏公園。叢樹蒼翳。蒙絡搖曳。參差杳杳。北負雉堞。田塍比櫛。村墟映帶。其西南列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左引右挹。裊裊縣縣。上與雲連。市聲響應。近謐而遠聞。俯視池水。漉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令人心曠神怡。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思。中多錦鱗。游泳其間。容光下照。影澈晴漪。圍圍焉洋洋焉。往來上下。似與遊者相樂。雖濠濮間無以異此。嗚乎。此其所以爲水明也歟。

夫我皋之名園勝地多矣。若水繪露香。霽峯。皆衡宇相望。高臺陂池。怪石奇卉。無所不有。莫不極一時之盛。昔人比之輞川圖畫。良有以也。然今則破瓦頽垣。邱墟壠畝。昔日之所有。皆蕩然無復存者矣。而斯樓也。固與彼後先稱勝者也。其衰如彼。而此樓經數次之修葺。仍嶄然獨存。吾人尙得優游而登臨其上。追懷陳跡。能不令人有盛衰今昔之感乎。

雖然。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宇宙間變



文

化莫測。一晝一夜。花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舉目皆盛衰。轉瞬即今昔也。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豈在形體之有無哉。且夫物勝必殺。月盈必缺。自然之理也。今之風亭月榭。吾烏知其終不朽耶。要皆不藉乎土木之存亡耳。

水繪露香。霽峯今雖不可復覩。而冒巢民張勉學。徐甸巖諸先生之文采風流。尙昭昭在人耳目。固未與其地同歸於盡也。則水明樓異日之有無。亦何關輕重耶。噫。其存其亡。是在人自爲之而已。

遊南嶽記

伍嶽雲

是歲重陽後一日。余與梁君春帆。駕一葉舟。順流而下。以南嶽爲目的地。沿河灘多水淺。風浪時興。舟之所及。類多欲前不進之處。賴舟子不辭辛苦。日夜兼行。於十三午後七句鐘。抵衡山縣。余甚感。給重金以酬其勞。相與一笑而別。是夜投宿於羅洪盛店。次日六句鐘起。盥洗時早膳已具。食畢給以錢。取道於十



文

字街。一路村舍如林。斷而復續。旁多洞。洞復多田。田之中或種葶藶。或種豆。或種晚禾不等。視余縣之農夫。勤惰判焉。然田之左右。無井與塘。今夏天旱。其將袖手以待斃乎。正嗟嘆間。忽有市立於前。詢之。卽南嶽市也。市頗大。商業亦頗發達。所出物品。當以小兒之戲具。首屈一指。市前爲南嶽宮。宮有東西二門。進而觀之。綠陰夾道。寺觀環拱。其中爲聖帝殿。皆巍峨壯麗可觀。玩賞之下。恍疑置身阿房。誠佛地也。出此。上南嶽峯。勢蜿蜒如龍蛇形。路徑崎嶇。難如蜀道。有石與路相接。斧鑿如梯。旁刻雲程初步四字。大如桌。筆力遒勁。類名人手跡。甚可愛也。過此數百武。緣徑而下。至一洞。洞亦多田。惟居民鮮少。忽聞聲自山來。迹之得水。自峪中而流於溪澗。故淙淙然。其山高聳入雲。矗立如削。多怪石。有峻極如怒者。有俯仰如憂者。又有如獅蹲虎踞。鳳舞龍飛者。此外如側如倚。如憩如臥。勝概難以盡言。反顧遊人。肩摩踵接而來。回頭見古庵一。顏曰半雲。有聯曰。半途莫墜青霄志。雲路如登赤嶽峯。語氣蓋鼓勵遊人。毋退縮。當一往直前也。其時金烏西向。腹甚饑。遂進庵用午膳。食畢。給以錢。出而徐步所歷。約十



文

餘庵行愈遠。則徑愈危。一步一蹶。困頓不堪名狀。至南天門。汗流浹背。憩道旁巖石上。少選。清風徐來。汗漸乾。余意欲極其巔。因梁君力倦而止。亦憾事也。雖然人之學問事功。皆有阻力。苟遇小挫。而輒畏難不進。卽引憾之端。豈獨游歷爲然哉。立此四顧。不知二曜之高。八荒之大。且遠神遊其中。詩興勃發。口占五律二首。構思大促。工拙所不計也。歸而賦閒。握筆記此。非敢舞弄文墨。輕於吟咏。蓋遊歷所得。聊志不忘云耳。辛酉冬十月。作於荆臺客舍。

遊龍潭山記

張麗操

吉垣名勝。首許龍潭。旅吉者莫不遊焉。丙寅中秋。余校舉行旅行。卽以龍潭爲目的地。先乘舟行。至某埠。始登岸循山道前進。入深林。越重巒。至山之中部而止。其地有潭。深不可測。廣狹數丈。水尤清冽。同學謂余曰。此所謂水牢龍潭者也。潭旁往來者。影入水中。眉目可鑑。腐木枯草。錯雜岸上。稍息起而至潭之東北隅。有石窟焉。其口滿積敗葉。有聲潏然。穴徑不八寸。手沂之。涼風砭骨。復東



行二十餘步。有樹圍甚大。枝幹枯折。勢如虬龍。同學又指謂余曰。此卽所謂神樹者也。察與常樹亦無異者。山之腰有深陷。周砌以石。黃葉怪石。積累其中。美樹環之。名曰旱牢。此山峯良多。最高者曰南天門。上有果樹。平齊若翦。下望松江如帶。人蟻而馬豆。左右重嶂邇迤。與雲煙相接。縱目眺覽。山景可欣賞者正多。惜時光不待。未能盡遊。祇能領略其大概而已。

雨後至桃源澗觀瀑記

何濟翔

我邑虞山。爲有名勝地。其中如石屋之幽。劍門之雄。桃源之瀑。均稱勝景。余欲遊久矣。奈爲職務所羈。終歲碌碌。未克如願以償。本月初二日。天適大雨。有友來約作觀瀑行。余欣然從之。午後一時。卽冒雨而行。出北門。取道烈士街。達孫氏祠堂。內設茶肆。陳設極幽雅。每於清明時。遊人品茗其中者甚多。乃易衣履前行。約里許。至壽帶橋。則途已半矣。登其頂。遙望山間。已見人影隱約。出沒其間。息心靜聽。水聲潺潺。遙入於耳。復前行。一路泥水相和。殊難行走。惟瑟



文

悉松聲。挾潺潺水音而俱來。天然音樂。開我胸懷。故行雖難。而不覺其苦。奮勇前進。攀緣而登。山勢漸高。石勢愈險。而路亦更曲折。斯時情景。非筆墨所能描摩。然水聲漸大。宛若萬馬奔騰。轉折再進。則銀濤萬頃。高懸於峭壁之上。突現目前。勢如山倒。聲如虎嘯。水花四濺。望如雪飛。則目的地達矣。遊人三五相集。徘徊玩水。各樂其樂。旁有高石。多名人題筆。惜字爲青苔所覆。瀑水所侵。不能細視。時有三數女子。以洋紅少許投之水中。恍若片片桃花。真洋洋乎大觀也。相傳昔者。漫山皆種桃花。故有桃源澗之稱云。余等踞石而坐。仰觀天空。則蔚藍無際。俯視則阡陌交。青翠遍野。徘徊於峭壁之下。畱戀於瀑水之旁。神魂消失。意竟忘返。時適有照相者。攜攝影機來。攝風景。余等乃合攝一影而返。時已隨暮矣。全遊者。爲楊君先農。徐君志超。錢君洪年。張君夢湘。陶君醉菊。歸而記之。以誌鴻爪。文之工拙不計也。

遊滁州醉翁亭

米養明



文

滌陽風景。自古稱奇。猶憶童年。誦歐文豐樂亭記及醉翁亭記諸篇。師爲道其風景之勝。輒爲神往。冀獲親歷其境。而卒未能也。丙寅春。因同鄉顏子鼎三之介。任教滌縣。縣立小學校。卽其校操場文峯塔下。得見豐山之巔。兀立西南。同事某君更爲余言。豐山北麓有豐樂亭。其陽爲醉翁亭。又南二三里。則歐陽公所謂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於是十數年欲親歷其地而未果者。今得遙瞻其面。而耳食其梗概矣。自是課餘之暇。每邀友遨遊羣山間。回憶清明時節。滌縣各界舉行植樹典禮。校之全體師生。亦與焉。出城郊行六七里。山間景物已約略可辨。復前行。則棧道起伏。入山漸深。道左折。但見屋宇樓臺。位於半山。卽歐文所謂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者。峯之回路之轉。如故也。亭之翼然者。今則非復舊觀矣。拾級而登。瞻其題額。大書醉翁亭三字。亭去地面不遠。南有高峯障於前。北有豐山屏其後。西南則琅琊蔚然在望。惟缺東南一隅。得下覽平地。是卽遊人入山之徑。吾輩所由來也。亭外有屋宇十數間。亭右有廳三間。與廳接壤。稍前而縱列者。有薛樓。爲紀念全椒名士薛時雨而築也。亭後有屋三楹。曰三



文

賢堂與三賢堂並列者。爲廚屋數間。過廚而西。有楸樹一株。傳爲歐陽公當年手植。楸後有亭。曰古楸亭。楸前有亭。曰影楸亭。影楸亭翼然水上。蓋其處鑿地爲池。引泉而入。灌於闊尺許之溝中。紆迴曲折。繞古曲水流觴處之四周。古曲水流觴處者。亭名也。與影楸亭東西相望。亦在薛樓前而稍偏於西。位此二亭前。有臺曰覽餘。與薛樓相對。臺雖不高。登其上。可見醉翁亭四周景物無餘。噫。此其臺之所由名歟。遊觀至此。興且闌矣。忽有人呼曰。此來不閱歐公之文。蘇子之書可乎。回首相顧。則顏子鼎三也。於是相率趨一古碑前。碑高及丈。字大可四方寸。是卽數百年來。傳誦人口之醉翁亭記也。碑文多剝落不可辨。據考據家言。此碑已非初刻。再刻之石。復又至此。則其歷年之久。亦可想見。覽碑畢。遂循舊道返。但聞泉流成聲。聲聲震耳。不禁憮然。夫水聲潺潺。非歐公當年之敘。釀泉者乎。代異時移。公之去。此八百餘載。所建亭幾經修葺。雖求其宋之一棟一椽。亦不可得。然而潺潺之聲。環滁之山。則皆與歐公之文。並垂不朽。能不令人感慨係之。

三九



登仁壽塔記

陳•凝•樵

吾溫陵仁壽塔。在開元寺西。高二十有六丈。都五層。累以石。郡乘稱舊用木。旋用輒。工凡三易焉。遐方客是。詫爲偉觀。靡不肖其形以去。久歷風雨。摧殘剝蝕。塔尖之鐵鎖。黝然已鏽。有黃姓者。出資倡修。諏吉於丙寅初夏。架木爲棧。相接處。繫以鐵繩。枝梧釘木板以釘。棧道紆迴。達於塔頂。下有兵守。欲上者。聞其叱多裏足。予於落成之日。同黃君炳輝。藍君非伏。陸君牛聶。孫君鴻達。登之。寺僧故設慈兒院。黃君實掌其教。予輩之得登也。因之。黃君謂予曰。此木棧也。已費二千五百金矣。登時予最笨。步最緩。時防其墮。諸人皆回顧而笑。予曰。嘻。縱失足墜。當以死爲快。否則體裂心悸。不更苦於死乎。聞者闕然。比至絕巔。心志忑不敢下。願諸人東眄西指。引予同視。予唯唯而已。先是藍君來云。西塔頂鐵葫蘆內。有銅瓷佛數十尊。劍一。珠一。袈裟一。古錢約十千。一木朽其半。生木蠹甚多。僧人已持下。而列於寺座。予偕之往觀。餘人遂相與拾級上焉。斯須下棧。至



文

第二層。驚稍定。攀塔楯將入。見有石刻百餘言。略敘石欄損壞。明景泰七年修。遂下。聞寺僧欲以舊物易新者。實塔巔。卒不果。好事者競獻銅瓷佛。時式花瓶。銀銅幣數逾倍。寺東有塔名鎮國。其制相伯仲。近將踵而葺之。當與此無異。四月二十三日癡樵氏記。

編者 洪懋熙 華公西 方繼之

輿圖

東方輿地學出版社

- 增修新都游覽指南
 壹册 四角
- 新測南京城市詳圖
 壹幅 三角
- 軍旅必備 袖珍中國地圖
 壹册 二角
- 中華新形勢大地圖
 壹幅 二角

最新中華形勢一覽圖

▲一册 定價二元

本圖精繪各省區分圖及四大流域圖全圖形勢圖沿海險要圖等共三十二幅每圖附說一篇提綱挈領曉暢明白注重地理網挈輸愛國思想於開拓富源等事尤三致意焉

地理教師不可不備

各級學生不可不備

軍人旅客不可不備

新測杭州西湖全圖

▲定價三角

本圖係最新測繪而成與舊式各圖除湖圖不例外包括杭州西湖全圖復增西場全覽會場全圖鐵路詳圖足為游湖之嚮導其優點不勝枚舉

上海

大東書局印行



□ 希望的葬歌

莊心在

美麗的，鮮豔的希望，
披著淒迷的長袍，
唱著哀婉的詞調，
翩然躍入幽深的叢林去埋葬。

我正耽戀於憐懂的迷夢，
猛覺著希望的消失，
猛覺到幻滅的侵襲，

語體詩

然而我終挽不住她臨去的芳蹤！

幽深的，幽深的叢林，

掩埋著我神明般的愛，

掩埋著我的真美善，

讓這空虛侵佔了我的心靈。

我悼念著我的希望，我的愛，

那堪回溯，回溯往日的情深。

如今，如今只賸了凋衰的叢林，

祇賸了我在這悲哀的漩渦裏急轉！

□ 棄嬰

施瑞雲

你可憐赤裸裸的小生命呀！

一

何處是你的家鄉？

你不怨你生的父母！？

才出世便拋你在荆棘之場。

沒受過擁抱的溫暖；

沒嘗過乳頭的馨香；

只是太微弱了——這呱呱的呻吟，

終不能軟化你父母鐵石的心腸！

啊！你切莫儘管的呱呱——要知道：——

你的週遭，圍繞著層層的黑暗；

你的上下，也沒有璀璨的光芒；

啊！你切莫儘管的呱呱——要知道：——

你的前頭，正站立著狂吠的野狗；

你的後面，且潛隱著側耳的豺狼；

命運之神，板著怒容喝罵：

「再呱呱，再呱呱，便使你見不到天光

！」

□ 問玫瑰

施瑞雲

鮮豔的玫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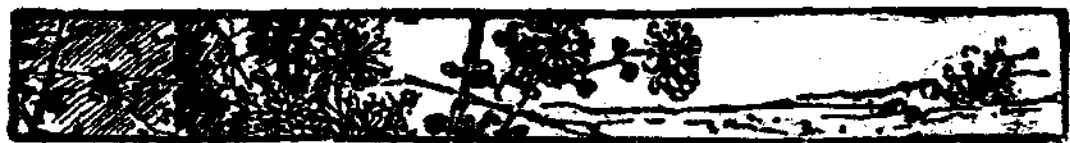
既不願和人親近，

為何儘管放那醉人的香氣？

喜和人接交呢！

為何又長著密密茸茸的細刺？

啊！你是別有用意嗎？



□ 小詩

施瑞雲

(一)

燈下的水盂；是飛蛾的墳墓嗎？

(二)

芭蕉爲海棠打扇；

月季花點頭微笑了。

(三)

愛人頭上的白髮；

也就是你衰老的表記啊！

(四)

灰黑的墨；

發放芬芳的香氣；產生美麗的果實；

卻在軀體的消磨裏！

□ 別詞

趙禹丞

朋友，你再乾了這一杯，

莫要等到陽關三唱；

說什麼酒落愁腸，

有誰知我們後會將在何方？



朋友，你再乾了這一杯，

莫要悲啼，悲啼繫不住驢驢；

人生原有此一幕啊！

我且折柳送你，

在灞橋之上。



朋友，你再乾了這一杯，

莫要遲徊，

莫要惆悵；

看！

妖氛已遍神州，

勝利之歌啊！

尙待我們去唱！

朋友，你再乾了這一杯，

莫要憂懼前途茫茫；

我們藏有熱血盈胸，

我們握有青鋒在掌！

朋友，你再乾了這一杯，

莫要躊躇，莫要彷徨；

當你獻身戰場啊！

且記取努力把魔鬼掃蕩！

朋友，你再乾了這一杯，

你再乾了這一杯罷，

莫要等到陽關三唱；

說什麼酒落愁腸，

有誰知我們後會將在何方？

□ 遊子的心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

呵！這是何等淒心的曲調！

張雪松



杜鵑兒！

杜鵑兒！！

請你不要再啼吧！

可憐無家可歸的遊子呵！

——心兒早已碎了！

——淚兒早已枯了！

□ 失戀

淅淅瀝瀝的雨兒

不停地滴着，

隱隱約約的燈兒

淒涼地照着，

亂髮蓬鬆，愁容滿臉的Y.S.呵！

誰知她：

張雪松

早已流着淚兒，

默然地，追悔着她深刻心中的一幕呢！

□ 愚蠢的人們

莊心在

愚蠢的人們，

惡毒的人們，

明知酒和煙是有害的毒鴆，

還不住地一杯一支送向他好友的嘴唇。

□ 她

向森焱

她是誰，

我一點也不知道，

但是她的情影卻盤踞我整箇的心田，

撩亂我紛紛的情絲。

她彷彿是煩惱之神，
把悲傷之網密佈在我的腦海裏，
她彷彿是沙漠中的甘泉，
能滋潤我火一般的焦心！

我心兒很愛她，
我心兒又有些恨她，
我到底要幾時才能擁抱她？
她究竟是不是我的她？

□ 威權

李公愛

可敬可愛的威權呀！誰不來敬愛你，
歡喜你。

——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本能，看得太

大了！

「月盈則虧，」這是天然的公理。
請你更快地猛省着，追想着；
不要使盡你的氣力吧！

□ 一箇革命的犧牲者

劉洪濤

他覺得眼前一黑，足下一滑，
兩隻凍僵僵的手便抱著那枝鎗倒下了。
一陣虎虎的冷風，把他悠悠的吹醒，
他睜開那惺忪的眼睛傲然的望著身旁，
只見潔白的雪地上淌著一片殷紅的血，
他這時蹙著眉頭覺得有點痛了。
雪地上的血越淌越多，
他越痛越吃緊。



他想掙扎起來，卻又沒有力量。

一片殺的餘聲模糊的在他的耳邊響著；

他從襟上摘下了革命的紀念章，狂熱的

吻了一陣，

他就算卸去了重大的擔子，

去追隨先烈的靈魂了。

□ 平了

劉洪霈

河裏的水啊！

你總是滾滾不停的向前去，

究竟爲了甚麼？

啊，是了，——

你是因爲不平才向前去；

「不平」便是你前進的原動力。

語體詩

池裏的水啊！

你爲何只是死板板的停在那裏，

究竟爲了甚麼？

啊，是了，——

你是因爲平了才沒有前進的餘地。

但是——

你何不也起來興點波瀾！

因爲你的屍骨快要腐朽了！

□ 小詩

舒寬鑫

用了各人底心胸，

相互間溫熱了各人的情熱罷！

~~~~~

可恨的是外界底壓迫無端地襲來，

七

我和她如殘英片片地隨水流去。

人們呵！

在睡眠狀態中的人們呵！

從鏗鏗的晨鐘聲裏醒了過來罷！

□ 簫聲

張席安

這般沈寂的月夜，

忽然吹來了一陣如怨如慕的簫聲；

好像是訴說伊的離情。

唉！吹簫的人兒呀！

你不要吹這樣悲哀的調子了吧，

要知我也是一箇異鄉旅客，

和你一樣孤獨，

一樣飄零。

□ 奮鬥

潘國屏

(一)

一天緊一天的束縛，

將要打結了；

一天深一天的沉淪，

將要達到深淵之底了。

打了結，莫想再能自由；

到了底，莫想再見天日。

不得自由！

不見天日！

只好呻吟地，痛苦地永久沉埋在那裏！

奮鬥！奮鬥！



趁這時還沒打結，還沒到底。

(二)

自由之神正在等着；

光明之路正在開着。

奮鬥！奮鬥！

不要留戀，

不要間斷。

掙脫一繩，解放一重；

攀上一層，光明一層。

自由之神，是永久不會他去的；

光明之路，是永久不會崩毀的。

(三)

這裏不是生命的住宅，

隱隱詩

---

是惡魔環繞着的深淵，

那邊才是人們的天國：

生命的活動者，

精神的安慰者，

都可使我們充分滿意。

奮鬥！奮鬥！

最後的勝利，

最後的安慰，

只有奮鬥！

奮鬥是我們真正生命的代價！

(四)

奮鬥！奮鬥！

時候不早了，

九

前面的歧途須要認明了。

天使候着；

魔差等着。

登臨天國，

墮落深淵；

永久快樂，

永久苦惱，

都在這箇最短的時間中決定！

□ 題影片

蔡 琪

——江西黨校蘭友畢業留別紀念——

黨校沒有目的，

黨校的目的，在：

完成黨的使命！

我們攝影也沒有目的，

我們的目的，在：

團結別後的精神；

鞏固認定的目標；

統一革命的意志；

寄託三月的情緒；

這樣，所以！

覺得有攝影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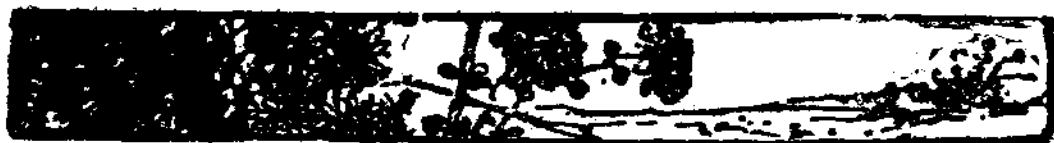
有攝影的價值！

□ 歸帆

蔡 琪

歸帆！

你是「快樂之神」啊！



不管到什麼地方，  
沒有一人不歡迎著。

載來了久別未歸的遊子，  
笑迷了倚閭望子的母親；

——一斛斛的鄉思，  
——一滴滴的淚珠——；

都謝你——化解！

### □ 陌上過客

我是行人——客旅，  
雖是那崎嶇——荊棘的道路，  
我一些也沒有當心，  
黑暗充滿了宇宙間，  
任他仇敵的兇橫；

### 孫學信

我都沒有在意，

一切的悲哀——恐懼——

那慈愛的「神」早就替我當了。

### □ 小詩

蔡向之

(一)

唯一的安慰者——

在慈母微笑裏，

在愛人含羞中。

(二)

失戀後的淚水，

滅不熄戰敗的情火；

這是癡情者的結果！

### □ 秋初寄儂妹

吳榮晉

颼颼的涼風，吹落一片兩片的黃葉，點  
着我的襟際。

樹上幾聲鳴蟬，曳著殘響，激起我心琴  
的哀絃。

噯，天涯的秋氣已經透到人間了！

我親愛的儂妹啲！

你在那幽靜秀雅的村野間；

是否也領略同樣的秋意嗎？

閃爍的螢焰，

美麗的蓮花，

上月今夕：

正是我倆樹蔭坐月，

喃喃絮語；

塘畔乘涼，

密密擁抱，

美妙的生活，誰不冀著永遠享受？

愉樂的情景，誰不愛長存？

唉！誰知如今，

人散天涯：——

你在山之陔，

我在水之湄；

回憶往事，不禁淒然！迷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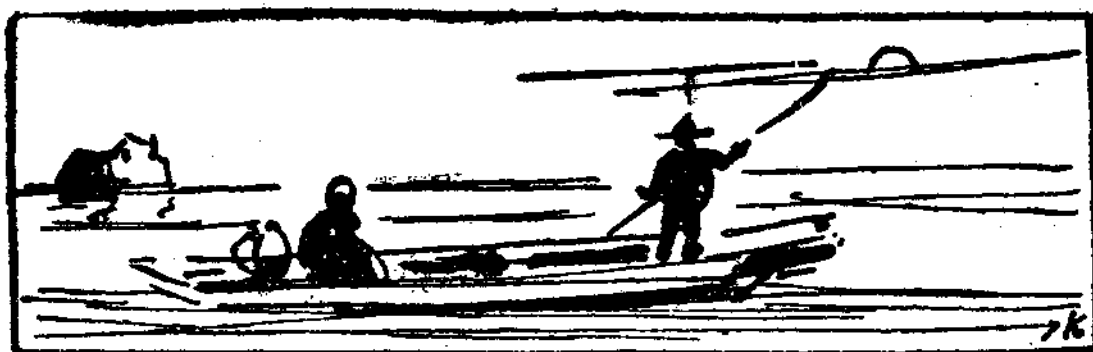
——眼前的事物一切都失了光彩。

我親愛的儂妹啲！

你在那寂寥寡侶的斗室裏；

也有這樣的感傷嗎？





詩

# 詩

●題秋江聽潮圖（集唐人句）

吳自元

八月涼風天氣清（宋之問）舟人夜語覺潮生（盧綸）江間波浪兼天涌

（杜甫）新鴈纔聞一兩聲（杜荀鶴）

看書到曉那能眠（韓愈）一枕秋聲夜聽泉（牟融）潮落夜江斜月裏（

張祜）月光如水水如天（趙嘏）

●海濱晚眺

呂何均

獨立蒼茫覽翠微。遙岑暮色四邊圍。天垂奇靄迷孤島。海弄晴波浴夕暉。古塔  
形如椽。筆倒長堤勢。逐片帆飛正襟一。嘯吟魂瘦萬點沙鷗送我歸。

●偶成

呂何均

夜永漏聲稀。當窗一少微。心隨霜月冷。興逐海濤飛。世亂賢良少。時艱盜賊肥。  
強吟渾不寐。靜聽馬車歸。



●秋意

呂何均

秋風無賴撲虛襟。掬盡新愁付短吟。狂墨正酣。鏡影瘦。隔鄰。月上。一聲磬。風爽天高猿嘯哀。秋江寂寞荻花開。那堪短棹孤篷裏。曼誦陶潛歸去來。

●輓南通張齋公

周指南

我生也晚遇公遲。展覽丹青荷品題。事業昭垂遍江北。聲名洋溢到歐西。一身憂樂關天下。百歲光陰斬大齊。家國興亡歸氣數。五山風雨感淒淒。

●夜遊

周顯明

關山紅葉落聲聲。闊野清霜一色平。湘水無聲明月湧。疎鐘時間短長更。

●勸學

陳興傑

不在聰明只在勤。誰能溫故又知新。聖人門下三千士。傳道終歸魯鈍人。

●春詞

陳興傑

池塘四五尺深水。籬落兩三般樣花。過客不知頻問訊。讀書聲裏是吾家。

●夜坐

胡日仁



詩

夜深風靜月光流。移得花枝入案頭。酌酒敲詩渾忘倦。雞聲報曉到書樓。

●春歸

郭望

無奈春歸淚滿衣。年年作客意多違。東風不解飄零恨。偏挾殘花撲面飛。

●和湯雪華君清明雜詩原韵

郭望

桃花如錦柳如絲。大好春光在此時。遊子思家歸不得。無聊且寫斷腸詞。

●詠蘭

郭望

絕壑幽巖隱國香。年年抑鬱度春光。素心一片誰能曉。花落花開總自傷。

●濟南慘案感賦

高恆齋

腥羶迭犯我神州。志士同心報國讎。莫道五分鐘熱度。倭奴不滅恨難休。  
託名親善保和平。忽用強權動甲兵。願爲國家持後盾。氣吞東海入蓬瀛。  
回思甲午奪朝鮮。削我屏藩已有年。二十一條重壓迫。鯨吞蠶食受熬煎。  
案傳五卅已難堪。今歲無端遇五三。細數東鄰侵略事。重重痛史不堪談。

●咏嚴子陵

葉德懋

三



得君仍不願爲臣。我覺先生太絕人。知否周文來渭水。老漁翁即擲絲綸。

●晨起看荷花

葉德懋

初日照荷塘。來游水一方。露華侵履舄。花氣襲衣裳。愛幸鍾周子。妍羞擬六郎。輕歌休拍手。防擾睡鴛鴦。

●郊外寫生閒詠

巫其同

綠野饒佳趣。同來學寫生。拈毫頻會意。觸景自多情。瑣翠山光遠。翻衣蝶影輕。筆端忙點綴。聒耳聽樵聲。

●古劍

王季鈞

彈缺長吟憶昔時。鴻門席上電光馳。自從出得豐城獄。磨洗頻年伴酒卮。

●廬花

陳振東

鷺鷥別業白鷗家。荻葦千叢水一涯。秋老西風頭盡白。可堪昨夜壓霜華。夾岸飛花似雪天。蕭蕭瑟瑟亦悠然。蒹葭秋水深如許。夜月空明隱釣船。

●農校小桃盛開感而有作

劉鎮



詩

底事庭前笑語譁。小桃開得爛如霞。劉郎別有無窮感。欲乞春陰護此花。

●螢苑

周指南

揚州舊景去難留。憶昔隋君向此遊。螢苑人空花自落。銅臺伎散鳥飛投。於今腐草痕猶在。終古垂楊色已秋。夕照雷塘餘感慨。二分明月冷邗溝。

●春日卽事

黃品珣

東皇吹暖送春來。百卉欣榮柳眼開。爲聽啼鶯遊曠野。竹枝深處獨徘徊。

●悼葉戩龍（其父爲趙恆惕所殺因卽投軍黃埔立志報仇後東山之

役竟齋志以終）

黃品珣

三載同盟道誼融。魂消兩地各西東。嶺南烽火欣磨盾。燕北關山嘆轉蓬。（時予求學燕京）克敵方期名不朽。輿尸豈料運偏窮。傷心世事何堪問。未報讎仇竟此終。

●摯友戴君裕熙將之京出二絕索和因步原韻以應 黃品琦

連年書劍走風塵。我恰歸時君又行。此夕曲中傳折柳。欸歎無限別離情。

五



論交道義勝平時。離恨依依綰別絲。塞外風寒原自古。願將竹報寄歸詞。

●山村晚眺

莫血杜

山下幽情一望賒。依然茅舍兩三家。柴扉未許遊僧扣。菊徑曾偕隱士誇。巷口燕穿朝雨過。巒腰鴉噪夕陽斜。此間寂靜饒佳趣。欲訪仙源路幾叉。

●清溪淺水行舟

劉東齋

野航尺水兩相宜。水側新蒲葉半垂。分付長年輕盪槳。好聽溪上竹枝詞。

●涼雨竹窗夜話

劉東齋

植得新篁萬个長。夜深微雨送窗涼。共君細說三更後。似有秋心在草堂。

●雨後登樓看山

劉東齋

新沐西施照眼來。清光濯濯了無埃。爲貪山外青山好。更上層高百尺臺。

●月下東鄰吹笛

劉東齋

誰家悄夜獨含情。明月無人把笛橫。我亦漫同王子意。可能更弄兩三聲。

●月至

劉東齋



詩

信是山深諸事遲。小園得月已更移。來時恰照花間露。濯濯分明三兩枝。

●偶成

蘇舍予

菊爲秋鴻處處開。西風有信賦歸來。春燈燕子閒中過。靜聽江南十月雷。

●春耕

俞士煦

光陰如水幾番更。林畔催耕鳥乍鳴。漠漠平疇人戴笠。一鞭烟雨叱牛行。

●重遊文昌書院

俞鳴皋

自從諸友各分襟。三四年來直到今。惆悵無人誰講誦。荒涼有閣我登臨。階前鬱鬱新苔色。牆角森森老柏陰。觸目舊時吟詠處。凋殘頽朽最傷心。

●春日晚眺

楊文健

碧野迷茫夕照斜。青山隱映霧橫遮。千家畫棟巢春燕。幾處垂楊噪暮鴉。悵望懷人天最遠。登臨縱目地無涯。江邊風起炊烟裊。自繞溪村浣女家。

●重陽

楊文健

滿眼江山獨悵望。人間佳節又重陽。無邊紅葉因風起。一片黃花帶露香。荏苒

七



華年驚物換。飄零客地恨愁長。傷心最是別離恨。幾度登樓幾斷腸。

●管夷吾墓

商拙亭

堂阜羈囚竟相桓。尊周定霸奠中原。衣裳相會免兵燹。遺愛常留在世間。幾陣嗷嗷雁叫哀。野花彫謝菊花開。可憐三尺牛山土。千古長埋天下才。

●西城閒眺

黃伯廉

閒來獨步上城樓。俯視湟川曲折流。最愛喜山風景好。洋房矗立望中收。極目郊原景物妍。悠悠碧水遠連天。回思舊雨人何在。遙望雲山意悄然。登城閒眺欲何為。悵望關山有所思。久斷家書心欲碎。幾回搔首意如癡。

●三月晦夕送春

干人俊

綠暗鶯將老。紅衰蝶已稀。一年花事了。春到夜深歸。

●遊正興讀書處

干人俊

殘碑讀罷淚難收。正氣浩然莫與儔。空有書堂千古在。名山事業聽沉浮。

●秋夜

顧子香





時

旅館蕭條眠不得。夜燈伴我坐三更。宵深何物添鄉思。半是蟲聲半雁聲。

●觀龍舟有感

鄭冠雄

百感茫茫觸目前。空尋往迹弔先賢。照人花色如含淚。拍岸濤聲似訴冤。紅樹漸沉西嶺日。彩橈猶盪楚江煙。回頭閩海天中節。彈指光陰已四年。

●芙蓉

淺紅淡白鬪殘蓮。秋水池塘景色鮮。莫道此花無勁節。涉江猶記楚辭篇。

●讀書

單子文

落落胸懷與古期。平生誦法敢支離。六經左史莊騷外。吏部文章工部詩。

●落花

吉良純

春來花放鬪芳妍。春去花飛迴異前。忙煞家童纔掃去。一經風拂又依然。

九

會機好良之

# 新文學

究研

下列各書。  
能以極新穎  
的學說，極  
正確的觀念  
，示新文學  
的蹊徑。逐  
漸研究。自  
從從初階以  
迄變化。進  
步之速。不  
待言了。

## 大東書局出版

### 新文學研究法

載渭清合  
呂雲彪編

大家公認新文學是很有價值的，所以關於新文學的研究書，也一天多似一天，不過那些書本，不是專講白話文，就是專講白話詩，或是白話信札，却沒有一本完完全全有系統書本的本足供研究。本書內容分五大編，計十萬餘言，關於新文學方面，像白話的詩文小說劇本等，統統包括在內，用最新的體裁，記得很透澈，狠有條理，研究新文學的同志們，欲從根本上解決起，那就不得不看這本書了。

▲二冊 二元五角

### 標準國語文法

▲周銘三編

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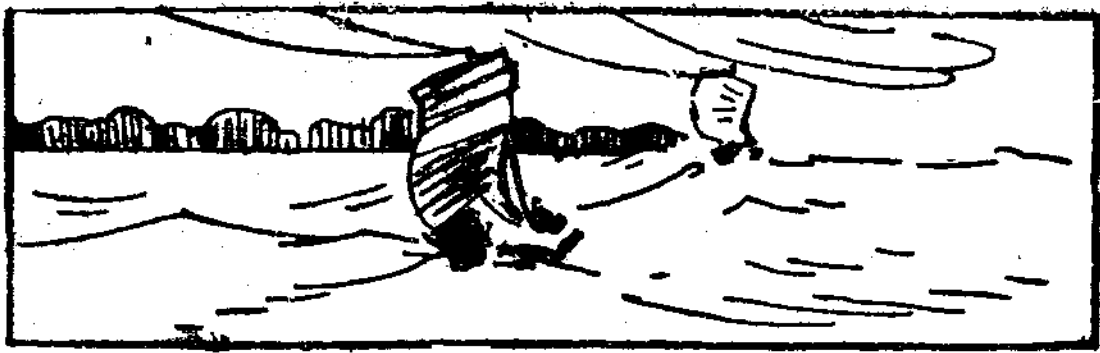
▲定價四角

### 語體文法表解

▲呂雲彪編

一冊

▲定價三角



小說



小

說

## □ 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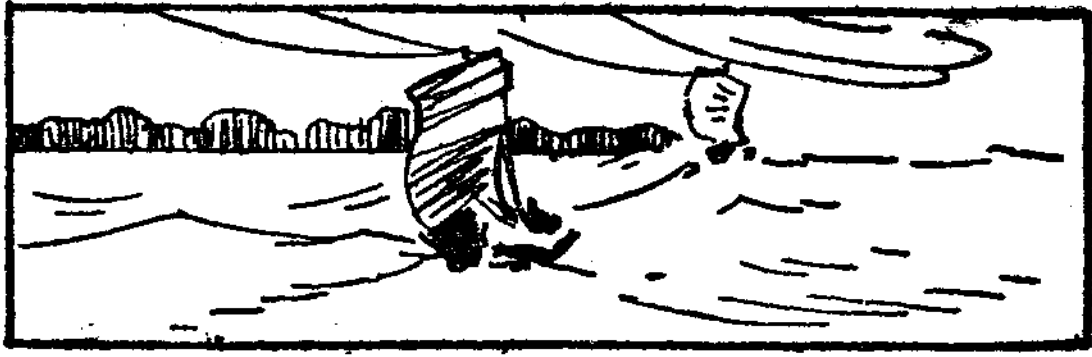
胡鍊百

麗貞，我夢中的愛人喲！

「割席絕交」的現在，我仍喊你一聲「愛人」，未免太不識趣吧！不過只配是「夢中的」，「咦！你總不得干預到我的精神上啊！」

在局外人看來，大都以為這是什麼「情書」，什麼「兩心相印」，「爾戀我愛」的「情書」，可是在我的眼中看來，卻是「致命傷」。

現在你不愛我了，你的情感，被禮教枷鎖羈絆了；你的意志，被虛榮的氣氛籠罩了。眩迷於黃金之中，投降於虛榮魔鬼之下的你，我的尊容（？）在你的腦海裏，是沒有存在之餘地了。我是被棄者，戀愛被棄者。你種下了我悲



哀的種子，你深刻了我心絃的創傷啊！你不是我的愛人，你是我的仇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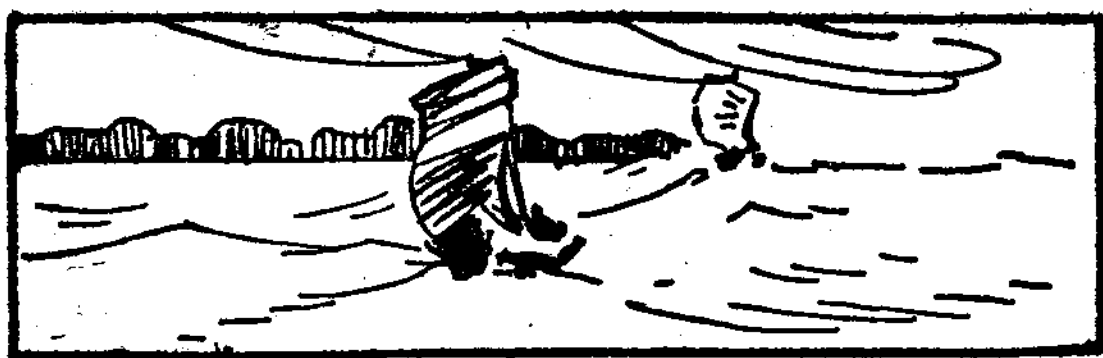
時間告訴我：我倆作「盲目式」「猜謎式」的戀愛，已整整地五年了；在這五年中，感情雖不配說「根深蒂固」「為風動搖」總不致如此吧！——我希冀，我懇切的希冀：

可是事實上，卻不能容納我的要求，所希冀的，儘成了「空中樓閣」；所不希冀而切痛的，卻成了「意外之實現」！

我恨，我恨我沒有雙翅；不然，我便飛上天去，問一問愛神：為什麼與我倆這般地「惡作劇」呢？

變了！變了！你現在對我的態度，大變特變了！

在一個燈火輝煌人聲鼎沸的XX同樂會裏，我碰見了你，我的目光「集合式」的注射着你，流露中已招呼你了，你卻變了常態了：「若無其事然」地淡淡的瞟了我一眼，便「向後轉」的對着你的女伴，談得津津有味了。從你的眼角裏，瞧見烈刺的光芒，好像「怨聲載道」「不共戴天」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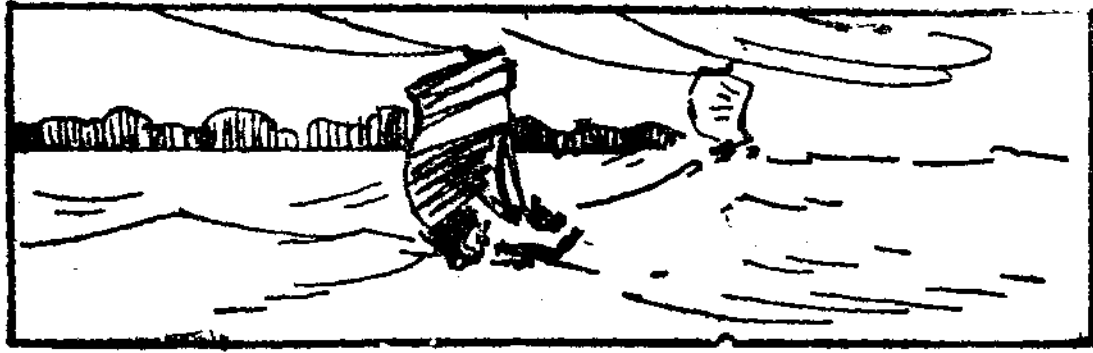


我的靈魂，頓時，受了一番打擊，似乎一盆冰水從頭上淋到腳下，心別別地跳，幾乎要從嘴裏吐將出來！

自慰又湧上心頭了，我以為你不滿意我，是恐怕她們……接着，我不由自主地乞憐的手段來了：「芳！你去跳舞吧！」我拍着你身旁的你的姪女說，何異是與你說：我希冀你來答覆我，圓滿的答覆我，自以為這是絕妙的妙法了。內心喜得像得水的枯魚，唉！不是我料得到的，你便老實不客氣地惱喪着臉，惡狠狠的說：「芳！別要去，跳什麼舞？」好像賭氣似的說吧，臉又向着你的女伴，語言中已拒絕我了。我知道完全失敗，便毫不遲疑地走開去（也許是滾開去吧！）我受這樣大的刺激，我的心絃上，刻着一道很深的鑄痕了。

啊！戀愛是乞憐式的麼？若是再稍站一下，哈哈！我簡直是你的「婢其膝奴其顏」的勤務兵了。好險呀！

煩惱，氣憤，嗟呀，太息……都接踵而至了。差不多成爲一箇失戀者「不可或免」地應有的態度，我豈能逃此圈套？但在煩惱氣憤……之餘，卻



又懊悔起來：我爲什麼要自討煩惱呢？討了煩惱又有什麼好處呢？……我  
自己問自己：總得不着一箇相當的答覆，最後的結論：休想，休想，以前的不過  
是「鏡花水月」吧了！

我決定是不想的，但不安寧的腦海，卻又澎湃起來，越叫它不想，它越加  
賣力地胡思亂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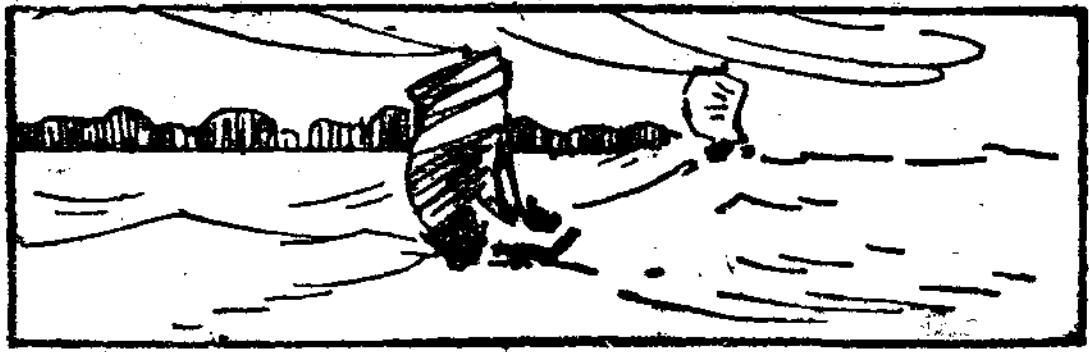
當XX同樂會還沒有開幕的時候，芳天真活潑地連跑帶跳的走到我  
的面前：

「您家（註一）時候到來了沒有？」笑嘻嘻地對我問：蘋果似的臉兒，  
紅得像玫瑰花一樣！

立在我身旁的朋友都吃吃的暗笑！

「沒有到！你去玩一下再來吧！」我的話甫畢，芳一溜煙地跑去了，亂鬆  
鬆的頭髮，被風吹得是多麼的美麗啊！

同時，我的朋友的笑聲，也就宣布「公開」了，爲之嘩然！



小說

還有幾位開頑笑的朋友，背後地指着芳笑向我說：

「看哪！她是你的姪女啊！」

「……………」又有幾位朋友儘說到你我的頭上來了：恐怕給道學先生聽了，要與「江河日下」之嘆吧！麗貞！你想，這時我的心，是多麼的酸楚啊！因為不是實事，面上雖泛着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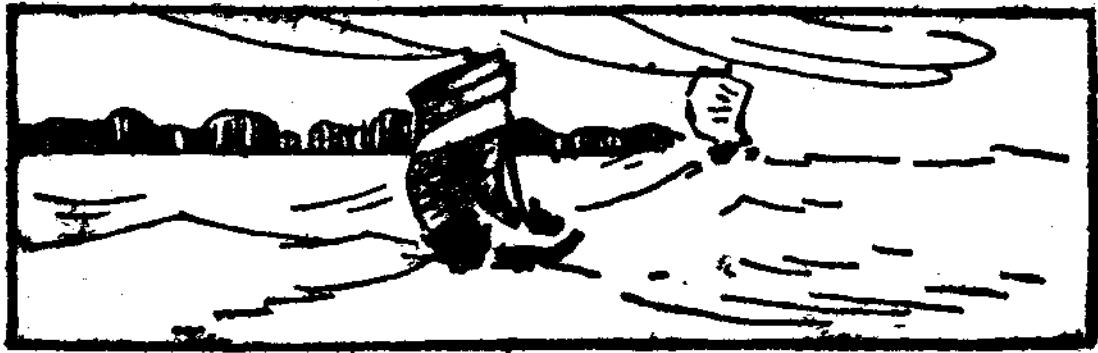
想想！想想！思想復思想！在我不知覺中，便想起初交的神秘了：

大約是一箇夏天的午餐後吧！

夕陽反映着滿室生輝，更顯得明窗淨几。徐徐的晚風，吹得人神清氣爽，飄然欲仙。我與你並肩地坐着，你左手揮着扇，悠悠自得，右手拿着一冊課本，口裏咿唔咿唔的讀着，正讀得興高彩烈的當兒，忽地停住了。將手中的課本遞在我的面前，用你的纖纖的手，指着一箇「蟲」字：「魂哥！這是一箇什麼字？」臉兒轉朝着我，嫣然一笑！

啊啊！我沉醉了，如飲葡萄酒的沉醉了。

五



故意佯裝不睬地『什麼……我也不知道不認識』我向你歉然的微笑；你急了，央求我道：『魂哥，告訴我吧！別要故意……』好像嬰孩向媒姆求乳一樣！

『貞妹！這箇蟲字音瑟「蟲」是昆蟲的一種，有頭蝨衣蝨之別，體爲橢圓形……』我告訴你，正好像一箇教員對學生講經說法一樣，指手劃脚地：

『啊！不要你告訴我，我都知道。』你儘實行「滑頭」主義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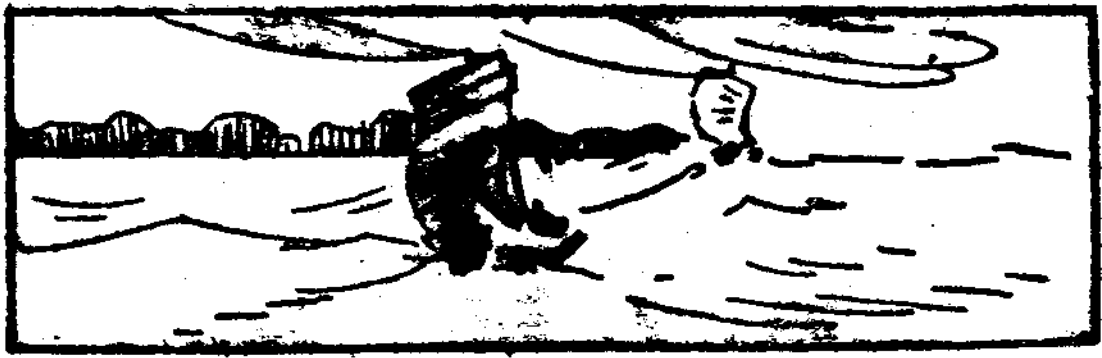
『唉！你怎滑稽起來了。我上了你的當。哈哈。』我笑了。你也笑！

麗貞！此情此景，你還記得麼？在你的健忘的腦海裏：這事以後的所謂「溫情柔意」者也的，正多着哩！縱我有支生花妙筆也書寫不盡，就是我不辭勞苦的想着寫，何況我沒有生花妙筆，面又不想寫呢？寫也無益！

唉！景物依然，人事已非，在這「滄海桑田」之下的我，怎不與「回首前塵舊夢依稀」之感呢？

麗貞！你的愛我再不敢接受了。在當初你愛我可說到了極點——一百





度，現在呢？卻惡到了極點——恐怕還在零度之下。你的愛正是箇寒暑表，冷熱的升降，全以金錢的多寡為轉移。在一箇「窮措大」的我，你看來，早已是一文不值了。

麗貞！在你沒有表示愛我的時候，我深恐走上了歧路——成為癩蝦蟆爬到冷冰上去的笑柄。（註二）故而乾脆地問你：

（1）你到底愛我呢？

還是

（2）不愛我呢？

請你答覆我吧！

自這封質問書發後，卻一去黃鶴，音訊杳然，我便知道這是不好的預兆；但是，自慰之心卻擔保道：「總不致如此吧！」

現在呢？我懊悔自慰之心害我了，害得我不可救藥了，但有一線的光明，就是「懸崖勒馬！」我覺悟了；我澈底的覺悟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戀愛，好像一座田園，築田園的泥土，就是金錢。又好像田園的花草，花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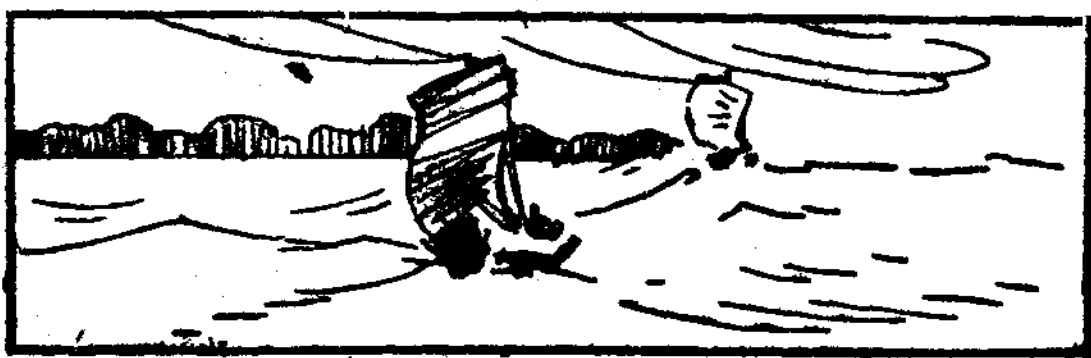
的肥料，便是金錢的灌溉，什麼「戀愛之花，」「戀愛之果，」簡直是「金錢之花，」「金錢之果，」哼！金錢的戀愛啊！

在沒有金錢的我，戀愛的權利，當然是剝削盡淨了；沒有了。在沒有戀愛權利的我，去談戀愛，那豈不是「相形見拙，」「戀愛中的扒手」麼？

我絕對不談戀愛了。——君子（？）有成人之美，我不惜一切；甘心願意犧牲我的一切；爲了貫徹你父母宗法功利主張，爲了滿足你自己的虛榮觀念，更爲了完成張先生的眷屬慾望。麗貞！當你在快樂的時候，你別要忘記這句話：「若沒有犧牲，那兒又有美滿呢？」

麗貞！你心底深處，是我生命的泉源，是我靈魂的歸宿，你應當如何地擔起我的生命靈魂啊！可是你不愛我了，——請你放心吧！我無論怎樣被你的擯棄與鄙視，我決不散布流言，妄造謠言，對於你的人格幸福……一切的一切，有芥微的侵犯，請你放心吧！儘量地享受你的美滿。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在戀愛場（？）上鬼混了一



趙的我，這句話遂作了我的紀念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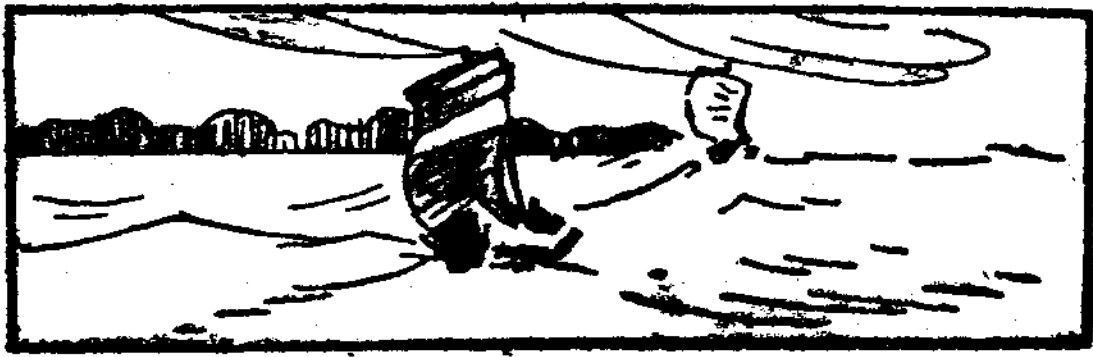
戀愛人也許會變成仇人喲！

麗貞！在從前「我見猶憐」的你，現在也變了，成爲「我見猶惡」了，麗貞！你只當世上沒有我，我也只當世上沒有你。

麗貞！我在睡夢中，見你的嬌羞的處女之美全都消失了，你那如雲鬢的黑髮，已變成黃朗朗的金髮了；身穿着的衣裳，已變成了黃金之服……那……那……那……變了！變了！你的一切一切，都變成了耀目的黃金了，黃金的麗貞啊！

黃金的麗貞啊！我現在不怪你薄情，也不怪你寡義……怪只怪我蒙昧無知，爲什麼與一箇黃金的女子發生戀愛呢？

黃金的麗貞！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別了，我與你永遠地別了，也不學一班爽心病狂，苟延殘喘之徒，說什麼「迷信式」的話：「期來世之再續也！」別了，我與你永遠地別了。



最後，我用以前的友誼，對你說一句話：  
前途珍重！

國魂，十七，五，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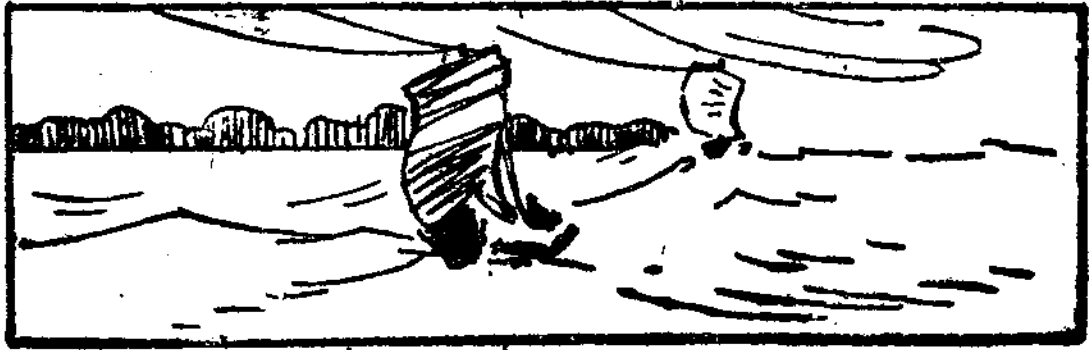
（註一）悠家 爲鄂省稱人之詞。

（註二）癩蝦蟆爬到冷冰上去 爲鄂省隱語，謂一面熱也！

## □ 愛人底照片

張·德·乾·

在一隻很精緻的寫字臺上，供着一隻銀照框。在那橢圓形的孔內，坎着一張微笑着的愛人底照片。在他看來，這是他生平最寶貴的東西了。不論坐着立着，他終是對那張照片癡瞧。就是吃飯，也終必吃一口擡起頭來對那張照片望一望。當他睡時，便把它拿來放在牀頭，一等到晨曦初上，睡眼矇矓的時候，便又對它微笑着癡望了。每當他從外面進來，或是癡望了好久以後，終得猛地和它接了箇吻。雖然它僅不過是張照片，而且還是有一層玻璃隔着。



小說

的照片。

他惘惘地從外面回來。「砰！」這樣響的關門聲，在他底書室裏從來不曾聽見過。這次可算是破天荒的了。

他一瞥眼，便瞧見那供在書桌上的銀框子裏的愛人底照片，不禁勃然怒了，便立刻跑上兩步，拿出照片，忿忿地撕做三十二小片，丟到字紙籠裏去。

當他從一冊舊書裏找出張母親底照片而裝進銀框子裏去時，那「你當賀我，我已和你平日所欽服的L先生訂婚了。」的聲浪，兀是不休止地在左右耳邊盤旋着。他忙用兩隻食指塞住了耳朵；但是，不知怎的，這時候的聽覺，忽然特別的靈敏了。任你塞得怎樣緊，依然還能聽得半點鐘以前一箇女子細而銳的說話聲。「……你當賀我，我已……」

「……」  
「去去——鬼嗎？——潑婦！蕩婦！……」  
「兵！」擲了一隻茶杯！

二

他怒叱了。

一星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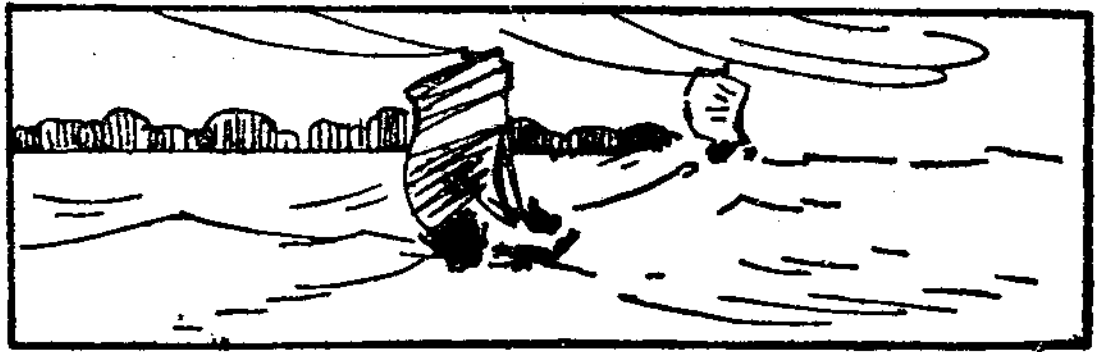
……怎麼這久不和我見面？許是信了我上星期的一句戲言吧？哈哈！  
你上當了！……

他讀罷了這封信，不禁自罰了一下耳光。立起身來，從銀框子裏拿出那張母親底照片來，不經意地向抽屜中一拋。便又喜孜孜地向那字紙籠裏很命地找那張已被他自己撕做三十二小片的愛人底照片——卻不會想起三天以前已曾來過一箇收字紙的人。

## 舞廳上的狂人

張德乾

○ ○ ○  
今天他被判決了——監獄裏多了一箇長期居住的旅客。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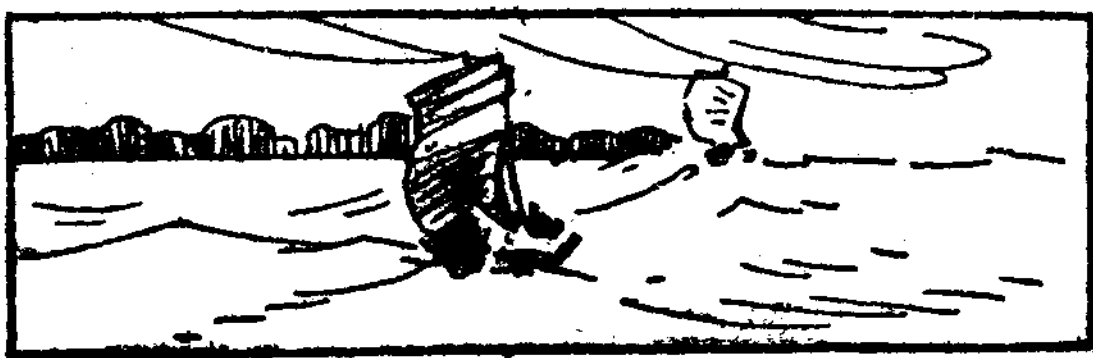
「二千元一隻的鑽戒，如許大的代價；所換得的只是一隻令一般窮極無聊者犯罪的萬惡的鑽戒！——但，名目上雖是一隻鑽戒，然而那閃閃的晶光，也正是愛人淺淺的微笑啊！嘿『千金一笑！』『千金一笑！』值得的呀！——不過，慢着，慢着，二百元一月的薪水，八十元的房租，十八元的米，交際……衣服……傭僕……：……這區區的，怎够得開支？還那裏有餘錢騰出來償這筆債呢？——但，爲伊計，我不得不再加上這副重擔了！」他再三思慮着，便決然地拔下他那枝自來墨水筆，在那張二千元的借據上簽下字了。

他一團高興，走進休憩室，便笑着對伊說：「我愛！今天終可使你滿意了！——說着，便慎重地拿出那隻亮晶晶的鑽戒，吻了吻，獻到伊面前去。伊便蛻下伊左手無名指上一隻較小的鑽戒，將這隻換上去，笑了笑說：「但還不如梅姊那隻好啊。」

「今天晚飯怎樣？」

「卡爾頓去罷！」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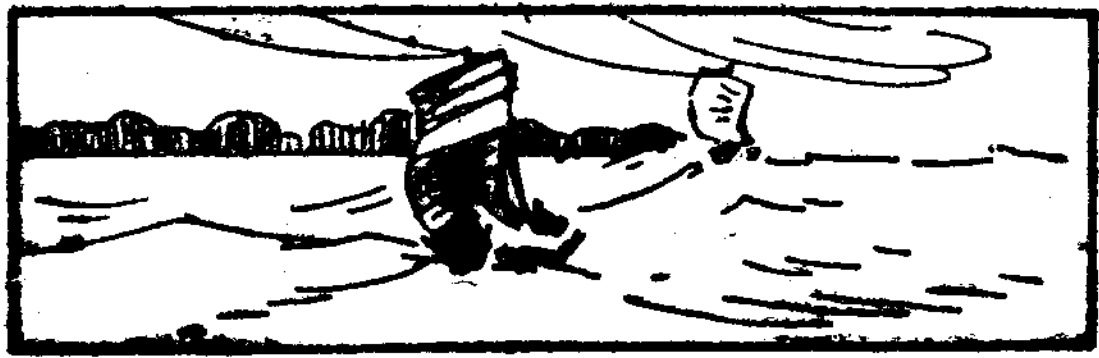
當他跨上那輛爲伊而買的汽車時，他不禁又暗自說：

「哦，這也是我的擔子啊！後月該歸還了，但那裏來的錢？」他不禁咨嗟着，唏噓着，心弦也大大的顫動了；但全都被汽車的軋軋聲所阻住，誰也聽不見。——雖然近如和他同座的伊。

「你不聞嗎？王奶奶向伊的丈夫要五千塊錢，他不待伊說畢，便拿出來了；朱夫人向伊的丈夫要六千五百塊錢，他便立刻簽了一張支票給伊；我向你，你要這麼區區的五百塊錢，已經有一星期了。不要說是五百塊，便是五十塊也不見你拿出來。——唉……」伊又是憤恨，又是悲痛，幾乎「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唉！這也是沒法。假使我有錢，早就給你了，你須得諒解我的苦衷：公司裏的薪俸，已預支了三箇月了；我所有的錢，也都用罄了；然而一切的費用，是不能停止的；利錢，是不能不付的。你替我想，這日子叫我怎生過法呢？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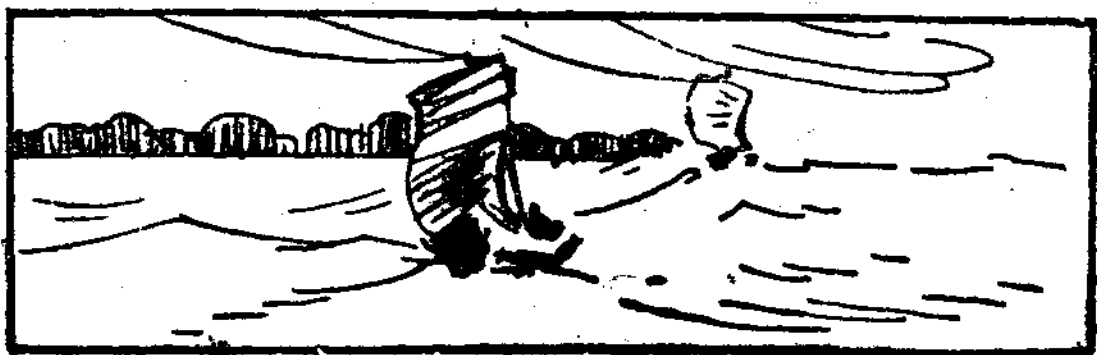
看這箇。」他說時，漸漸地拿出一疊當票來給伊瞧。

「不要作這種寒酸態了！給人家瞧去罷！」伊憤憤地將那疊當票向窗子外一擲，便似經幻術家使術般，立刻化作無數蝴蝶，飄飄蕩蕩地舞着，煞是好看。

「總之，你沒有做我丈夫的資格！」伊這句話，說得又嚴厲，又莊重，使他的神經立刻麻木了。

「林太太，何小姐，趙夫人，金小姐……伊們的鑽戒，你也是見過的，像我這樣小小的，怎見得人總算承你的恩，給我買了這一隻；但是，五天的懇求，卻祇換得朋友們的冷笑！這種恥辱，你耐得；我可耐不得啊！」伊說到後來，幾乎沒有聲音了。

「但你須得明白：這受人冷笑的東西，也正是我絕大的擔負啊！下星期三，是歸還的日期了。你替我想，拿什麼來還人家？」他柔聲和氣地申說着，有些嗚咽了。



「別多……！還你罷！」伊猛地拔下那隻鑽戒，向地上一擲。立起身來，竟自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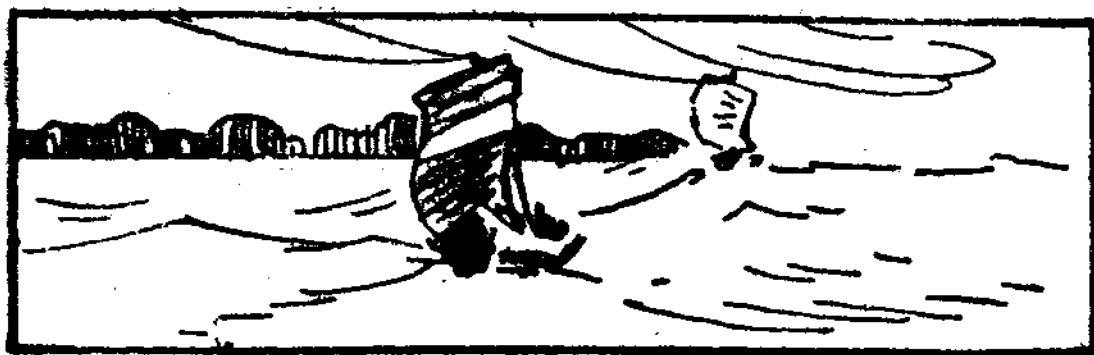
他望望伊的後影，看看地上的鑽戒，呆住了。

月姊兒偷偷地窺那扇玻璃窗，只見他仍舊木偶似的呆坐在黑暗中。

四天之中，他只是屋中踱一會，坐一會，一句話也不說，一步門也不出；當然的，公司裏也不去了；但伊是永遠的不復發現在這間屋子裏了。

星期六的下午，他一共接到四封信。頭上三封，便是使他愁腸百結的措詞極嚴厲的索債信；第四封呢？唉，竟是一箇大律師受伊的委託來向他離婚的信！當他讀完這封信時，倒反不如先前那麼憂鬱了；他只是很頹唐地輕輕喘了一聲，便垂下頭，一動也不動了。——微風從窗外吹進來，地上幾張信紙，翻了幾翻，和信封一般靜止了。

沒一分鐘，他猛地跳將起來，大笑着衝出屋外去了。



小  
說

舞廳裏正熱鬧得非凡，一對對的舞侶，穿來穿去，也正極其快活。忽的衝進一箇青年來，猛地抱住了一箇和「高先生」舞着的女郎緊吻着，一面模糊地似發嘍語般說，「我愛……我允許你離婚了……注意着……這是我倆最後之一吻……此後我是沒有分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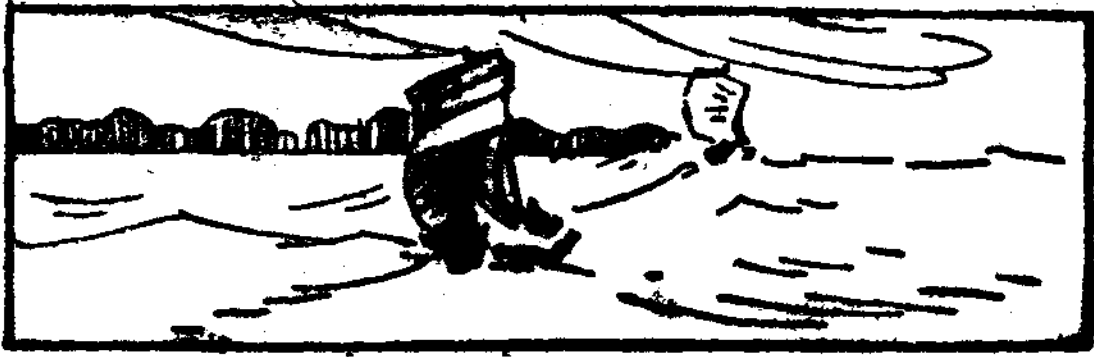
「狂人……那來的狂人……哦……那不是高先生的未婚妻嗎……  
……」——嘩然了。

「高先生！祝你伉儷的幸福！我愛再會了！」他大踏步地侃然而去。

伊收到他的一份賀儀——二隻亮晶晶的鑽戒：一隻是伊還他的，另一隻恐怕就是他的汽車了；至於他呢？安坐在家裏，預備受那般債權人的法律對待。

——九，十八，午後。

一七



## 愛的遞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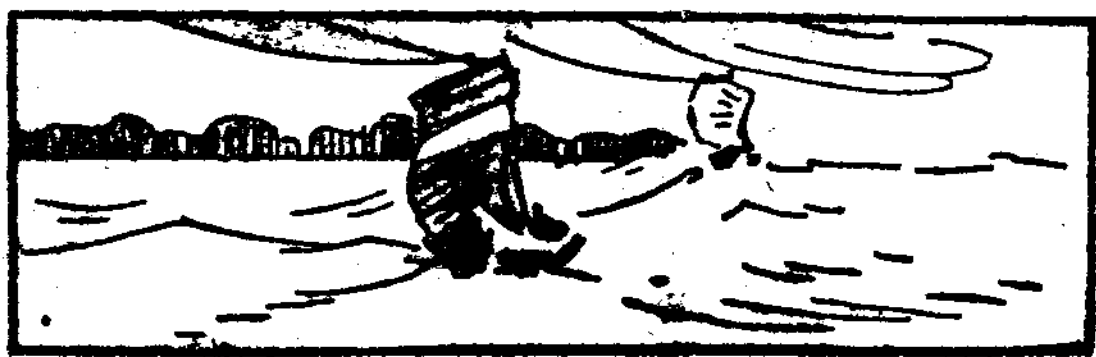
曼·思·

趙仲芝是O埠P中學的畢業生，他於一箇炎熱的暑天，便束裝回故鄉去了；這因為他家中有信來說，他父親病勢垂危，所以他急忙趕回，連他心愛的紉珠也沒有去告別。

歸途中他很為躁急，又是煩悶，想起回去若父親的病不治時，如何是好？萬一到家已門黏白紙，堂垂孝幃，呵，可怕呵！……他胡思亂想，忽又憶起此行沒有到紉珠處告別，她日後必生怨望，回到家中，無論如何，當寫封戀摺的信給她才是。

不久，已是到家了，他母親和弟弟，都立在門前笑迎着；他走入堂中，只見他父親坐着安然看書，那裏有病！他當時心中忐忑起來，想着他父親素來對他，並未出過半句誑語，這次豈有撒謊之理？於是上前說道：

「爸！我回來了！你現在好嗎？」



小說

「哦，你回來了，我自然是會好的！歇歇罷，我有話對你說呢。」

他父親說完，敲敲煙灰，不絕的向仲芝身上打量，蒼黃微皺的臉上，顯出愉快的微笑。

「爸！到底是那麼一回事，說了也好使我明白。」

「唔，你看看那邊掛在壁上的相，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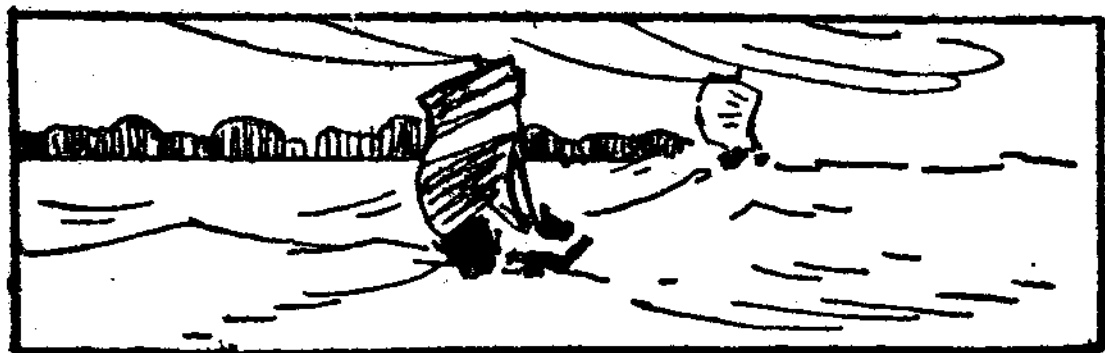
當他父親說完時，他掉轉頭來一看，只見掛着一箇年可十八九歲的女學生裝束的照像，蛋圓形的臉，含睇欲笑的秋波，呵！是何等的美麗可愛，他細看相旁，又見上面寫着「周玉蘭女士生於己酉年二月十八日辰時」數字，他心裏已明白幾分，但仍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我還在悶葫蘆裏……！」

此時他父親不待他說完，已微笑的說着：

「這還不明白？她便是你將來的妻室，我替你定下的，而且，她是周表伯的女兒，你大她兩歲，論起來還是以親對親咧！」

一九



「哦，這事未經我的同意，我絕對否認；且我不識她……」

「什麼！嫌她醜陋嗎？你假說不識她，你忘記幼時她曾住過我們家中半年，你日日和她玩耍！現在，娶他回來也不冤鬱你，而且，也算是美滿的姻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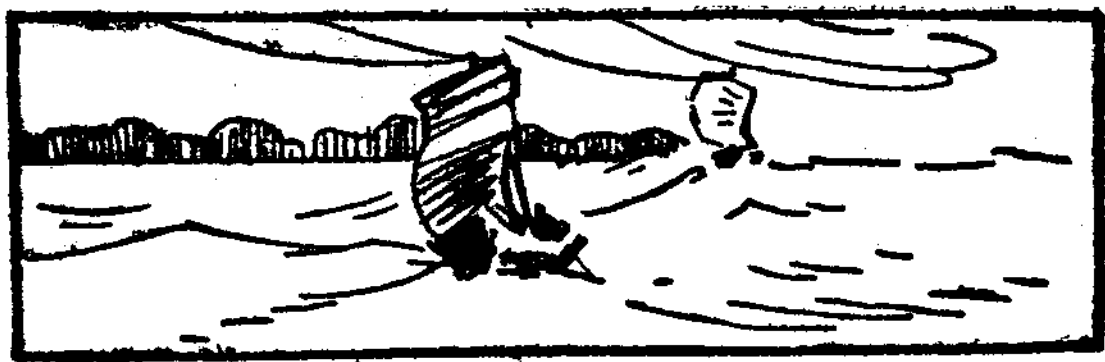
仲芝聽了這語，默想許久，末了尙說道：

「總之，未經得我同意，我絕對否認……」

說完，他便悄悄的步入房去，躺在床上，如醉如癡的想着；他父親只在堂中踱來踱去。

晚上，他煩惱極了！本想執起筆來，寫信給紉珠，但是，如何寫法呢？寫些什麼呢？他心上心落總寫不下，便坐在黯黃慘淡的煤油燈旁，沉沉想着，這紉珠的玉容，也登時表現在他底腦海裏——她那一幅圓圓的面孔，雖然有多少雀斑，但搽上了胭脂，也可不覺得；那一雙攝人魂魄的媚眼，身上穿着紅綠的旗袍……





不絕的向窗外凝視，看那邊一箇不大的操場，有幾箇女生正在遊戲；但這不能不使他驚訝的，便是在操場企立着旁觀遊戲那女生，穿着淡素的白衫黑裙，他彷彿似曾相識，於是行近窗口，目光炯炯的看着；那女生似乎已覺得有人看她，便擡首對看着她，她也現出驚異的樣子，低頭快步的跑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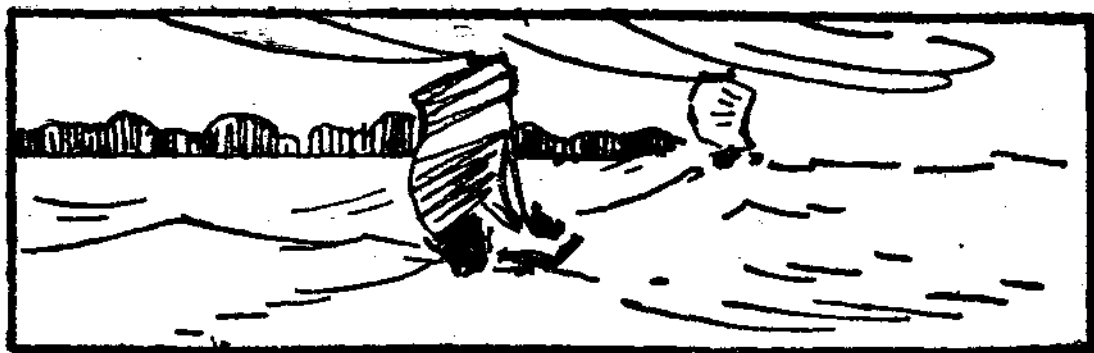
仲芝正在惘然的時候，他妹子已跟着傳達出來；他倆兄妹相別了許久；現在，相會，自然有許多話要說，最後，他耐不住了，便問她方才從操場走回宿舍那女生，有沒碰着，她的姓名是什麼？他妹妹答道：

「呵，我倒忘了！我在宿舍路上遇着她，忘卻招呼她同出來；她正是周玉蘭表姊，高我兩年級，今夏快要畢業的。」

「噢，是她麼？果然不錯！但是，你縱招呼她出來，她未必依你咧！……恰好！我在C埠買上兩枝新墨水筆，如今送給你們，你代我給她，務將我的誠意達她。」

他說完，將兩枝墨水筆交給她後，這時恰天氣陰涼，他趁着又是蹣跚的





小  
說

回家去了。

過了數天，已是星期，他日來煩悶悵惘的神情大減，眼巴巴等他妹妹回來，問問玉蘭的消息。

他妹妹回來了，她見他立在門前，便搶步上去，從身裏掏出一封彩色的信，微笑道：

「哥！這是蘭姊給你的信，黑水筆經我苦勸，她已收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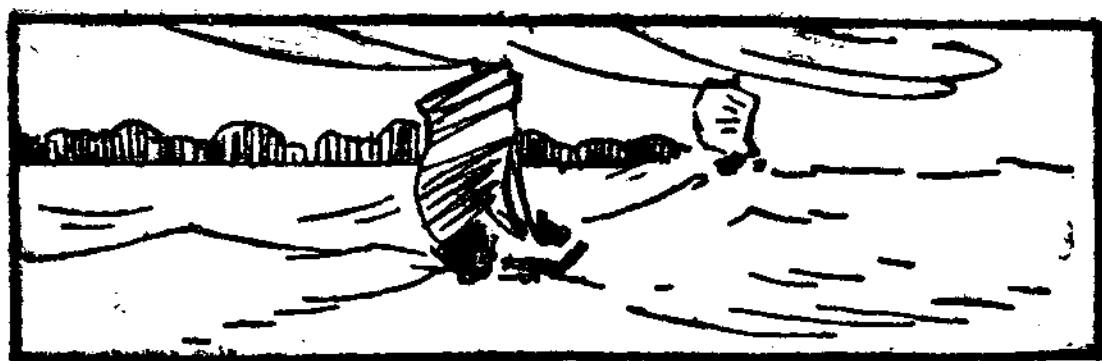
仲芝接過信來，忙拆開一看，只見彩牋上寫的是：

仲芝哥哥：

日前，你贈我那枝墨水筆，我收下了，我是何如的歡喜和感激呵！

哥哥！——這是我幼時和你遊玩常時呼你的——我們幼時同遊樂的往跡，只模糊地印在腦海裏！我記得自你到C埠後，幾年來沒見面，我會害了兩次大病！後來，始入P女校讀書，每想寫信給你，既怕寫得不好，又怕冒昧！

二三



現在，我也知道我父親已把我終身定給你，那買賣式的婚姻，我自然是反對的，然而，哥哥呵！你正是我所心愛的人，我素所希求，想望，思念的人，還有什麼反對？！還反對什麼？！

數年來雖然魚雁鮮通，但我卻常時憶念着你，後來，蓮妹也入P女校初級，見到你在O埠寄給她那些畫報和雜誌，實際上我也得益非鮮，當時，本想寫信託你定閱婦女雜誌，並藉通款曲，然而，我這薄弱的心兒，終於沒這勇氣。

現在，我倆追求以往那童真的樂趣吧！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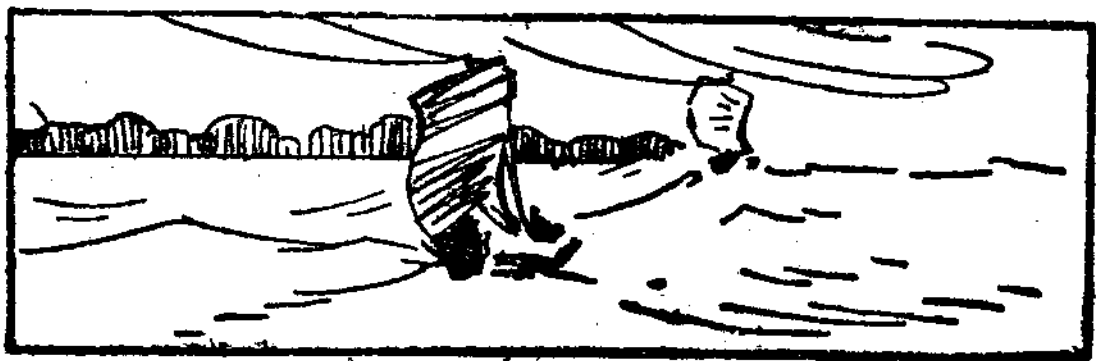
因為忙着畢業試驗，不能多寫，希望你多賜教。即請

安好！

你的玉蘭

他看完了這信，喜的真要發狂起來，登時回房磨墨覆她。

自此以後，不但書信往來，還不時互相過從，形跡愈加親密；但是，他也有時也覺着煩惱，因為在O埠的紛瑣，不時寫信來打擾，他祇淡淡寫幾句答覆她，



有時也竟不答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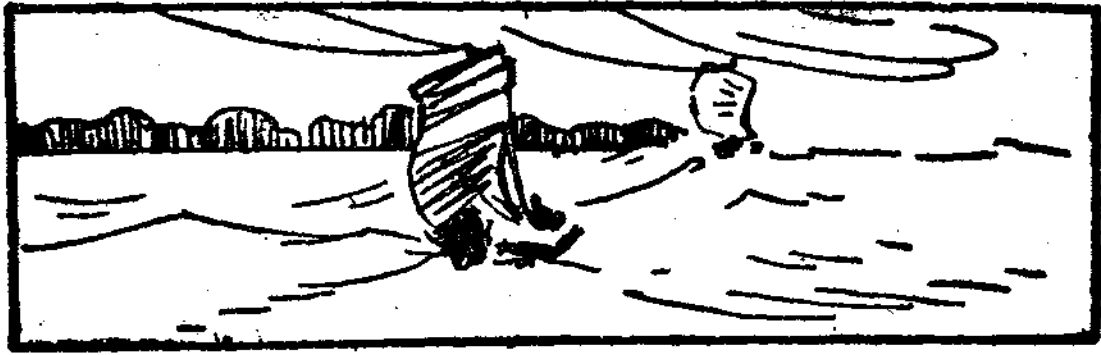
他父親本欲在這年初秋娶玉蘭回來，結果也爲仲芝反對，只得延下；到第二年春，一箇風光明媚的良辰，他倆已結婚了，他倆的夫婦的快樂，於是開始了！

這是一箇天朗風和，紅紫繽紛的暮春，卽仲芝和玉蘭結婚後一月一天，仲芝在房中看罷兩篇小說，她正看着一本十字刺繡圖本，忽然仲芝弟弟持着一封信入來，放在桌面上便跑。

他連忙剪開一看，是他朋友王遠聲從C埠寄來的，他看了卻呆了半晌！玉蘭不知底細，見他如此情形，連聲說『什麼？什麼！』便一手搶過來看，這信大略是：

仲芝：

別後，殊念！



現在我告訴你一宗好笑而又好惱的事；但是，你看了千祈勿以我是專令你難堪。

你前時之戀陳紉珠，我本極不贊成，不過狐狸精容易惑人，你總沒有這麼快覺悟，勸也無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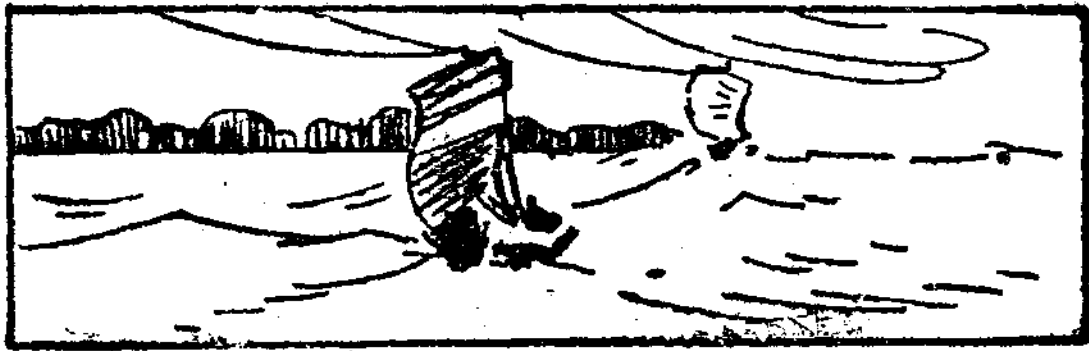
我的眼光真沒錯！我常說紉珠是箇虛榮而無主見的女人，且似乎是箇濫愛者。如今，給我親眼見到了，我前日從永漢北路回，見她和一箇少年軍官同行，走入珠江冰室去；昨夜和何君到城內大新天臺看京班，紉珠和那軍官依然並坐在前排。

臭骨頭！有什麼可憐惜？……其實，你不過是她男友之一，此外還有阿二，阿三，……

我最歡喜聞你已和周女士結婚，祝你倆純潔的，愛情之花，燦爛鮮麗的開放着。

王遠聲在廣州寄

她閱尙未完，他已上前搶開，摟着她，眼眶流了幾點熱淚的說：



小說

「呵！宥我這罪犯！……你，我的安慰者！我底靈魂歸宿者！」  
她柔聲說了一句『這沒有什麼』後，也貼緊默默無言……

鄧炎漢一九二八，四，廿三試作·廣州中大附中·

## □ 一隻泥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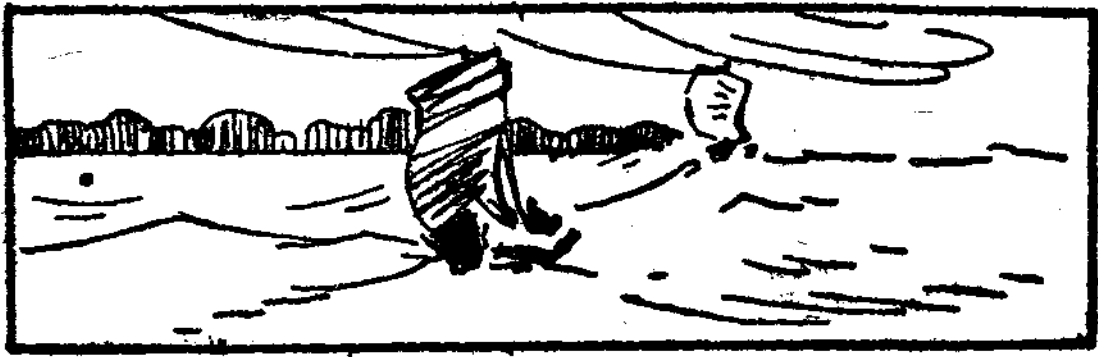
劉新田·

初出的太陽，微微的向人間含笑，柔光直射到大地，和風微微的吹着。

筱琴在一箇書屋裏堆着書籍玩具的寫字臺前坐着。他忽然站起來，穿了他昨日才製成的青呢子的西式服，換了潔白的硬領，往外就走。去赴他的朋友鏡波約他往他那新建的花園去賞才開的牡丹的約。

他走不上數十步，便如有所忘似的，急急掉轉身來，——原來他忽然想到他的鞋子的左後方裂了一箇半寸多長的縫子。

於是他走到西北角上橙黃色的木架邊去換他的鞋子。但是他走近木架的時候，他看見木架的右上方端端正正的擱了一隻泥鞋，還有一隻沒有



泥的；他癡癡的想——他想到一月前的化及鎮的高小的教師密司梅。

他覺得眼前忽然現出一幅最美麗的人兒，和最美麗的景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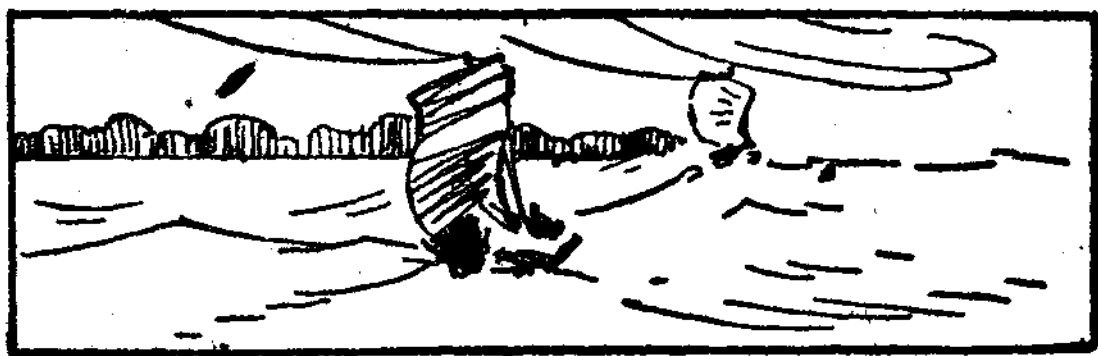
數十株楊柳，都放出雪花似的飛絮，飄舞半天；幾間茅屋裏，放出縷縷的炊烟，在將午的時候，若隱若顯。一隻長毛的黃狗，在柳陰下盤頭酣睡，肥大的雄雞，伸長了牠的脖子，閉着眼，在一箇小土堆上喔喔的叫着。屋內村婦的洗盆聲，與門外小兒的碎瓦聲，相和成調。

一箇額上披了幾縷短髮，黑油油的眼珠，嬌白而頰邊微呈紅潤的臉龐，窈窕的身材；真是敷粉則太白，塗脂則太紅，再胖則嫌肥，再瘦則嫌瘦，不可再高，不可再低的人物；遠遠的從對面慢慢走來。

他不住的向她注視，也不住的一步作五步的向前走。

視線越移越近，漸漸的，漸漸的，移向後方去了；但他仍是扭着脖子而換作五步作一步的向前走着。

可恨的汲水老農，他們把莊頭井邊的小坑內積滿了污水，他正目送花



小說

影，身向前進的時候，冷不防一隻腳已踏在小坑裏了。

他忽然放開眼光，面前卻現一箇橙黃色的木架，右上方端端正正的擱了一隻泥鞋，還有一隻沒泥的楊柳，茅屋，狗，雞，村婦，小兒，和嬌白而頰邊微呈紅潤的面龐，窈窕的身材，井邊的小坑……一忽兒都沒有了——腿卻有點酸疼。

急看手錶，啊！已到九點二十分了！

於是他急急換了一對新鞋，去赴他的朋友鏡波約他往他那新建的花園去賞才開的牡丹的約。

但是那隻鞋上的污泥，還是不忍去掉，端端正正的擱在橙黃色木架的左上方，以紀念那最美麗的人兒，和最美麗的景緻。

二九

特色

大東書局出版

五彩兒童識字掛圖

是家庭教育之良師

採取如目  
 左拳復  
 圖右閱饒  
 編之字既興  
 方大字損  
 制法

英橫分  
 寸六分  
 又四寸  
 圖四分  
 縱之分  
 二四格  
 一三格  
 三三格  
 年學照依  
 深加漸逐  
 進之然自  
 比無備美

印童發且頗  
 心識掛易與  
 理字壁既粘俗  
 美之問不貼相  
 精足精間虞別  
 以神指失圖種  
 極以神指失圖種  
 鮮極以神指失圖種  
 明合誘授散畫判

容童則基  
 每百用幼已  
 圖二十字雅經  
 共二十字雅經  
 十分頁足完育  
 輯計兒圖根

摺紙手工圖說 角五分册  
 剪紙手工圖說 角五分册  
 二十四孝圖說 角五分册  
 中國神童故事 四二角册

兒童紙型玩具 四八角册  
 繪圖識字課本 二角五分册  
 兒童白話尺讀 二角五分册  
 彩圖方字 一元盒

〈元一盒每盒二〉



劇本

劇

本



# 青年夢

王·安·安·

劇中人：

陳尙武 投筆從軍者

陳守仁 父親

陳少武 幼弟

徐素娥 妻子

呂子中 朋友

醫生 二人

兵士 八人

第一幕 投筆

景：書齋；正中一塊寫字桌，桌旁一張沙發，幾塊新式椅，一箇書櫥，壁上掛着中西書畫鏡屏等物。

—

▲幕開時尙武在寫字桌上作文章，素娥坐在沙發上看報紙。

尙 (自言自語的念他自己所作文章)

素 (忽然起立，怒貌) 可惡的日本軍入濟南後，即強佔吾濟民房，在屋上架機關槍，如臨大敵，見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幼立即瞄準射擊，于是倒斃於路上之無辜同胞纍纍皆是。噯呵！同胞可憐呵！！(怒) 日本可惡呵！！

同 (停筆向素) 當真嗎？幾天沒有看報，就會變到這樣？

素 怎麼不當真，你看。(把報給尙)

尙 (越看越顯出怒容) 什麼內閣田中義

一，第六師團長福田，第三師團安滿，廿九旅團長牛島，第五旅團長三寶，十一旅團長齋藤，參謀長倉岡，卅六旅團長岩倉，參謀長黑田；這些東西，竟將在濟南城之國軍，用大隊日軍包圍繳械，但我軍嚴守紀律，尊重命令，不敢與之衝突，疊被解除武裝，一概虜去。自五月二日起至十日止，共繳得我軍槍械在八千餘枝以上，而被虜的無抵抗兵士，均受毒打，酷刑，並一律嚴禁，絕其飲食，其中被毒刑斃命者在千人以上，而餓死者亦多。日軍之兇悍，可謂已達極點！……

(略停) 眞眞可惡！小小的倭奴，膽敢來干涉我們偌大的中華！特地來搗亂，說什麼保護僑民；分明是恐怕革命成功，於你不利。哼，哼，我們中國豈能忍受你們這樣的侮辱。(越說越怒) 大丈夫當此少年時代，豈可深守齋齋？誓與倭奴一決雌雄，叫他們曉得我們中國尙有人才。(怒極，把筆投地。)

素 好呵！這正是英雄氣概，丈夫胸襟！既然有此大志，很可就此從軍，爲國爭光呢。

尙 一定，一定從軍去！

劇本

▲少武自學校歸來。

素 你放學了？(向少)

少 (略應了素，便轉向尙) 哥哥，今天上午的紀念週，校長演說：當五月三日濟南日軍開槍射擊時，駐商埠各地之國軍，因奉令不敢開槍被日軍繳械者極多，擄去的兵士一律趕入郵政局後院，用繩索束縛，在衛生池洗澡之兵士，亦被趕入內，而衛生池之傭工伙友，亦被一律封鎖，一連三日夜之久，勺漿不得入口，且日日毒打，叫苦連天，慘酷之狀，駭人聽聞！還說：「義勇團」招人要對日本打仗，我

三

是小孩子，氣力小，不然，我就去把他們打死。哥哥，你人大力大，怎麼不去打他一頓？

尙  
（向少）是的，我剛才看過報紙之後，就想要告訴父親，一定要去打他們一頓的。你去看看父親回來了沒有，來了就告訴我，我有話和他說。

▲少武入內

尙武，如果父親允許，你儘管放心前去，家中一切事務，自有我來照顧。

尙  
那是當然的，不過難爲你了。

素  
說什麼難爲我呢！我們女子雖不能箇箇從軍；但是現在服務家庭，將來養

育孩子，都是一種責任，何況今天我勸你從軍去，原是愛國呵！

▲守仁和少武上

仁  
（向尙）你有什麼事和我商量呢？

尙  
（拿報與仁看）父親，這裏記着日本出兵山東，五月六日，日軍在濟城暴行，較之五日以前尤爲殘酷，全城精華，高樓大廈，繁華馬路，盡燬於日人無情砲火之下，交通及軍用建設各火藥庫，兵工廠，電政，銀行等等，亦一一爲日人破壞無餘，真是一河山依舊，面目全非一呵！

仁  
你還不知道呢。在滿清時有一種倭番

，就是日本人，在華南一帶，可惡得很，把居民殺的殺，拿的拿，那時咱家還在鄉間，我和一班紳士，出來辦團練募鄉勇，抵禦他們，給我們打了兩三次，方才不敢再來，你看那時就利害呢，昨天我也看報，有一段說：濟南自被日軍炮火焚燒轟擊之後，城內死尸肢體，彌望皆是，父老謂省垣自前鐵鉉守濟南一役後，此可謂第一次大劫殺，城內人民扶老攜幼，無處可避，哭聲震天，無衣無食，誠古今中外空前未有之慘劇！

尙  
父親！現在「義勇團」招人要對日打

劇本

仗；我想要去從軍，但不知道父親允許不允許呢？（作懇求狀）

仁 日本此次在山東的暴行，誰都忍無可忍，我雖年紀老點，也豈能例外，你既有這樣大志，我怎麼不能應許，但不知道素娥要你去麼？

素 伯伯允許真好，我也早就贊成了。

仁 那更好了！——你贊成了，更好！！（看地上筆，問素）這一枝筆怎麼投在地下？

素 剛才尙武投的，因為他剛才看報，氣的了不得，所以把他投了。

仁 哈哈！漢朝有箇班超「投筆從戎；」

五

現在有箇尙武「投筆從軍；」這也是吾家的光榮！我有這樣一箇兒子，真不虛廢了半世心機呵！好，好！從軍去！

▲內作打門聲

仁 少武，開門去。

▲門開後子中手帶皮包入。

中 (向仁)老伯伯，近來康健呵！(向

素)素娥女士！(略施禮)(向少)

小兄弟今天上學麼？

少 上學的，上午校長在紀念週演說：濟城日軍之行凶，在街上的行人，無一不被擊死，後來濟城同胞懼罹殺身之

禍，多不敢外出，街上交通，爲之斷絕，慘悽萬狀，觸目傷心，令人欲哭無淚，吾國尙未滅亡，不過濟南暫被其強力佔去，而對待吾華人，已至於此，瞻念前途，真不寒而慄，日本人還說：「我們只知道有子彈，大砲，火銃，機關槍，鐵甲車；不知道什麼公理，人道，及正義，如果你要和我講這些話，待我機關槍，大砲放完後，才來講吧！」這多麼可惡！假使我像你這般大，我一定加入義勇團，把倭子打死！

中 我就是爲了這事，來會你哥哥的。(

尙尙）這事大概你知道的。還有一事：吾國北伐軍二十六軍留醫濟南西門城外前方病院之陣傷官兵二百五十六人，自五月七日起竟全體被兇橫殘暴之日本獸軍慘殺，據目擊者謂日獸軍慘殺吾軍陣傷官兵時，均先用繩反縛，全身灌以火油，然後放火焚燒，以滅證據，故受者皆輾轉呼號，而日獸軍此時則拍掌歡樂，其中逃去者僅二人，餘無一倖免。噯呵！慘呵！吾國傷兵，一部分被其用火焚燒滅跡，一部分則用利刃割乳，刈腸，剜心，剖腹，肢解體散者，不知凡幾，真是生

劇本

番野蠻之不若，親善，和平，原來如此，吾不知素稱爲人道主義者將作如何感想耶？

尙 海可枯，石可爛，而此恥決不可不雪！

中 但是義勇團招人的日子快到了；我有意要從軍去，你可能同行麼？

尙 我已決定要去的，我們同行，那更好了！

中 那麼，就在今天下午動身。此刻我先回家預備行李，立刻就來，（尙仁，素，少）大家請了！（中下）

尙 早些來，不要誤了火車！

素 那麼我也去給你預備預備。

▲素入內打行李，少跟他進去，自己私打了一包，尙和仁，仍在談話。

仁 你這一去不比在家，凡事更當心些！

尙當了官長，也要恩威並行，不可失了上下和氣。

尙 父親「金玉之言」自當記着，但是兒子一去，你老人家自己保重吧！兒子不能盡孝了，至於兒子，你老人家也不必掛念，到處自當寫信稟知。

▲素帶一箱子出，中帶箱子及皮包上

中 尙武，你預備好麼？

素 好了。

中 (見地上筆問素) 素娥女士！這一枝筆還好呢，怎麼不要了？

素 呵！不是不要的，是剛才尙武看了報紙，怒氣時扔的。

中 哦！是這樣麼？那更好了，就算「投筆從軍！」這也是貴家庭的榮幸！把他收起來，做做紀念吧！

尙 (看了看手錶) 呵！兩點了，不早了，我們走吧。

▲尙提箱子，子中把筆藏在皮包裹。

仁 子中！你和尙武是同學，又是很好的朋友，你倆一同去，我也很放心，但是在外不比在家，性子要和平，不



要凡事得罪同人，並且將在謀不在勇，要早機行事。

中 老伯伯，說的很是，我們此去自然是生死患難相共，請你老人家放心！

▲少武私自拿了衣包，站在門邊，等得不耐煩了。

少 哥哥，時間不早了！

仁 （窺見了少武）少武，你拿着包袱，要做什么？

少 我要跟哥哥去看打仗的。

仁 胡鬧！你去不得！子彈，炮火，你不怕麼？！

少 怕什麼？！子彈好像放炮子，砲火好像

劇本

放煙火，怕什麼？我要去的。（裝哭）  
尙 少武！你不要去，哥哥到處寫信給你

知道；你現在要把書勤念，將來就以像我們了。不必着急。（轉身向仁）

父親，我們走了！你老人家保重吧！

（向素）素娥，我走了！你替我侍奉父親並照顧兄弟吧！（撫少武臂）

▲二人轉身起程，仁，素掩面悲泣。

——幕閉——

第二幕 作戰

景：山野；後面有山，兩旁大樹，中間一片平地。

▲幕開時，義勇團正在操演，子中充

九

當教練。

中 (喝口號) 立——正！……少息！……

▲數分鐘後，尙武巡視一番，然後演講。

尙 疾首痛心，天昏地黑的五月三日，算是吾國歷史上第一頁的慘史。國際上空前未有的沉痛恥辱的日子呵！日本帝國主義者暗中助長吾國的內亂，間接屠殺吾國的同胞不已，茲又趁吾國軍長驅北上，掃淨殘餘軍閥的時節，竟以「護僑」的美名，出兵山東來了。——竟公然贊助「日暮途窮」的殘餘軍閥，延長吾國的內亂，公然用其

武力政策，直接屠殺吾國軍民，公然施以重砲轟擊繁華的濟城，公然慘殺吾國外交官蔡公時先生，目無吾國，倒行逆施，一至於此，此是五三血痕的慘劇，一幕一幕的開演了。唉！什麼是「護僑」呢？「護僑」的目的又在那裏呢？直侵略吾國行爲的暴露耳。可憐吾國國民只是任人魚肉，任人屠殺呵！！

我們痛定思痛，迴憶五月三日濟南無辜同胞，白白被帝國主義者屠殺，血肉橫飛，前仆後繼的情景，能不痛心切齒，慘然淚下呢？能不怒髮衝冠

，誓以鐵血爲國爭存呢？唉！可憐吾國同胞只是帝國主義者的試驗品！可憐吾國的領土只是帝國主義者屠殺的實驗場！！

同志呵！我們一息尙存未死的同志呵！！起來奮鬥吧！把我們的熱血，潑去以前的創痕，灌溉着主義之花；把我們的頭顱，築城和平光明之路，建設美麗的中華！同志呵！跟着五三爲國犧牲先烈的精神，前進！前進吧！我們決不要因帝國主義者兇猛殘酷而減少我們反抗的決心，不然，那對得起已死的先烈呢？同志呵！抖擻我們

劇本

的精神，振起我們的勇氣，爲自由而奮鬥，爲和平而犧牲，一齊聯合革命戰線向帝國主義者進攻！進攻吧！我們的口號是：（武喝一句，衆跟之）

打倒兇酷的日帝國主義！

澈底肅清殘餘軍閥！

弱小民族一齊奮鬥起來！

鞏固打倒帝國聯合戰線！

中華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革命成功萬歲！！

▲大約幾分鐘休息，一兵報信。

兵（立正行禮）隊長！敵軍已距此不遠了！

一一

尙 再探去！（兵士立正行禮退）

▲尙督兵士預備作戰，親自指揮，未幾火炮，子彈聲大振，約幾分鐘，子中及兵士扶尙武退入臺中。

——幕閉——

第三幕 遺言

景：山野；背面是山。左邊有兵房，右邊大樹，正中一片平地。

▲幕開時子中把尙武扶來，醫生跟之，在幾分鐘內，醫生看尙武傷，全場肅靜。

尙 （聲音輕微）現在軍勢怎樣？  
中 吾軍大勝。

▲武點頭，等一回把眼睛睜開望一望子中，忽一兵士，立正報告。

兵 隊長！敵軍已退三十里了！

尙 當真麼？那更好！吾志願是「盡忠報國」；「現在雖然身受重傷；但「義勇團」卻得着勝利了！（向子中等）

同志！親愛的同志！急起！急起！外交險惡，國事是到了萬分嚴重的時候了！要由死中求生，只有靠着我們自己的奮鬥呵！

親愛的同志！你們聽了濟南慘案的事麼，聽見了我無辜軍民被日軍槍殺麼？聽見繁華的市街被日軍用砲火擊

得碎瓦頽垣麼？聽見了日軍耀武揚威的歡呼麼？呵！我大好神州將吞沒在日帝國主義者腹中去了！同志呵！起，起！奮鬥，奮鬥！

這次日帝國主義者，爲欲保持其經濟侵略，竟然出軍到我山東濟南，殺我軍民數千，殺我外交官員，釀成了空前絕後的大慘劫，唉！這是我四萬萬同胞的奇恥大辱。同志呵！團結起來吧！一齊以長期經濟絕交對日，以制其生路。同志！一致武裝起來吧！爲軍事的準備，我們誓爲外交後盾，即日促我國民政府，以最嚴重的手段

劇本

，澈底對日，我們誓死要洗去這「五三一」奇恥大辱的痕跡。

親愛的同志！起起起！！寧爲亡國前的雄鬼，決不爲亡國後的奴隸，外交這樣的險惡，國事這樣的嚴重，斷頭機是放在我們的頭上了！殘喘尚存的我們爲着人道公理，爲着中華的存亡，爲着國民革命成功，爲着我們箇人生命的安全，都要一齊澈底團結起來；枕戈待旦，臥薪嘗膽，仗着正義與人道，振起大無畏的精神，本着犧牲的性質，即日聯合革命戰線，拿着我們的武器，發揮我們的武力，運用我

一三

們的策略，堅決地勇往直前，澈底對日，不達到洗去「五三」血痕的目的，誓不干休！

同志！同志！急起！急起！拿我們的武器，發揮我們的武力，運用我們的策略，勇往前進，勇往前進，不洗淨「五三」的血痕，誓不干休！（他的聲音由高而低，最後已成一線，至聲音斷絕，已長辭了這殘酷的世界了。）

▲中和醫士兵士頻頻呼之，尙無聲，最後中和醫士等哭了。既而忽又興奮，一致地高呼着：

義勇烈士萬歲！！

革命成功萬歲！！

第四幕 夢醒

景：宿舍；正中一塊寫字桌，左邊一張床，右邊一張沙發。

▲幕開時尙武臥在床上，忽然由床墮地，乃由夢中驚醒。

尙 唉！這是夢嗎？前事皆歷歷在眼底，歷歷在心頭？若是真呢？身在臥榻，而對於慘痛的戰蹟，眼前一無所見，好奇怪啊！（看桌上筆，忽然起立）這是「如意奏本」而夢中亦是這「如意奏本」，奇怪得很！奇怪得很！

▲子中忽入，身穿內衣。

中 尙武！唉！我昨晚做了一場奇怪大夢；是和你去打仗的，（看桌上筆）這是「如意奏本，」而夢中你投的亦是這「如意奏本。」

尙 呵！我昨晚亦是這樣夢法。

中 唉！奇了！怎麼兩箇人做一樣的夢呢？

尙 總之：政府必有一日「對日宣戰，」而你我亦必有「殺敵之一日。」

中 （看桌上有報紙，順便取一張來念）五月六日獸軍在濟城之暴行，較之五

日以前尤爲殘酷，全城精華，高樓大廈，繁華馬路，盡燬於日人無情砲火之下，交通及軍用建設各火藥庫兵工廠，電政，銀行等，亦一一爲日人破壞無餘，真是「河山依舊，面目全非」呵！！可惡得很！如此蔑視人道，漠視公理，其肉真投諸豺虎而不食！其罪比之羅紀而有加！

尙 你我枕戈待旦，誓雪此恥！海可枯，石可爛，而此恥不可不雪！

——幕閉——

# 文 範

初級國語文範

▲三冊 三角

高級國語文範

▲三冊 四角

初級現代論說文範

▲四冊 四角

高級現代論說文範

▲四冊 五角

言文對照初級新文範

▲二冊 四角

言文對照高級新文範

▲三冊 五角

言文對照女子新文範

▲三冊 四角

什麼叫做文範？就是能够用許多正確的文法，凝鍊的辭句，高超的立意，來指導你們作文的蹊徑。得了此書，便可把每篇不同的各點，細細參摩。逐漸了解作文的新意出來。無論遇到什麼一類題目，都可應付裕如的了，上七種指說明暢，層次井然，任便選讀。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游藝

## 搶位棋

楊同蘇

棋盤——用一張任意大小的白紙，照圖畫好。若要牢固，可貼在一張厚紙上。

棋子——用厚紙剪成十二箇圓形，再貼上黑白的色紙，便成。（六枚黑色，六枚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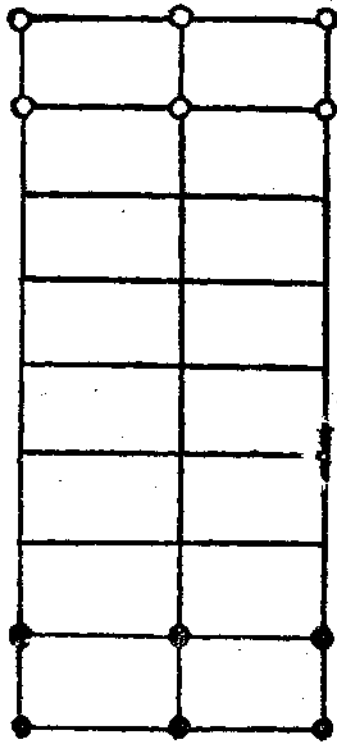
人數——二人。

規則——照着直線走，每次只準移動一位；若遇對方的棋子，也可以跳過；（遇兩箇跳兩位，遇一箇跳一位。）但只可前進，不可退後，也不可橫着走。





### 棋盤式



走法——每人拿黑的或白的棋子六枚，照圖在棋盤上排好。或黑的先走，或白的先走，都可。

決勝——這棋的目的，是要互換位置；所以誰先搶得誰的位置，就是誰勝。



(崑曲) 慘 靚 汪建中譯譜

(小生扮建文帝唱傾杯玉芙蓉) C調或D調

散板 5 3 3 6̣ 1̣ 6 5 6 . 1̣ 2 3 1. 6 轉三眼板

收 拾 起 大 地 山 河 ..... 一 擔 ..... 裝 ..

6 0 1̣ . 2 1̣ 1̣ 1̣ 1̣ 1̣ | 6 6 . 1̣ 5 1̣ 6 5 3 | 2 2 0

..... 四 ..... 大 ..... 皆 .....

3 3 . 2 | 1 2 1 1 6 1 | 3 2 1 6 0 2 0 3 6 5 3 2 |

..... 空 ..... 相 ..... 歷 ..... 盡 ..... 了 ..... 渺 .....

3 0 5 . 3 2 3 | 3 6 5 6 0 | 6 5 6 1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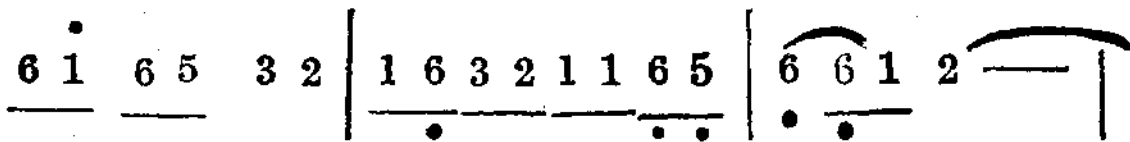
..... 渺 ..... 程 ..... 途 ..... 漠 ..... 漠 .....

2 3 5 3 2 3 0 | 1 3 2 3 5 | 6 1 6 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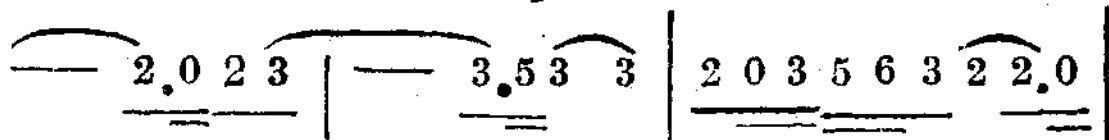
平 ..... 林 ..... 壘 ..... 壘 ..... 高 ..... 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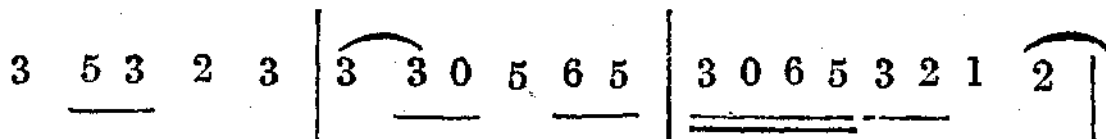
游  
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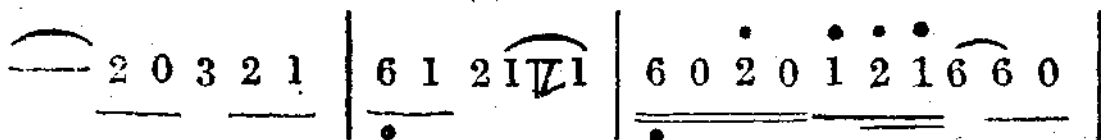
..... 滾 ..... 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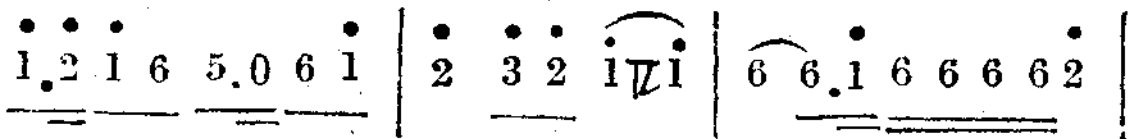
..... 長 ..... 但... 江見... 那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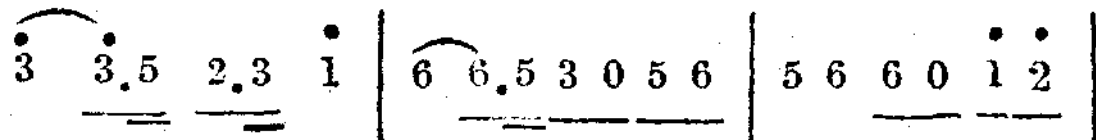
..... 雲 ..... 慘 ..... 霧 ..... 和 .....



..... 愁 ..... 織 受 不盡... 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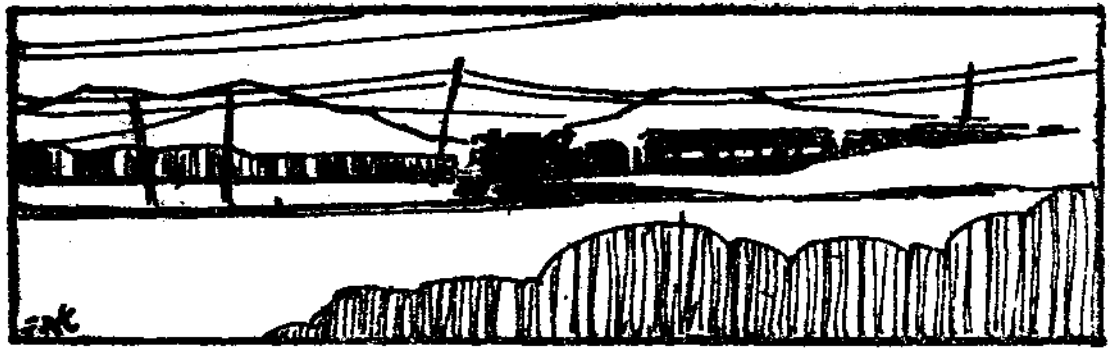
..... 雨 ..... 淒 ..... 風 .....



帶 ..... 怨 ..... 長... 雄 .....

四

游  
船



1 0 6 5 3 0 5 6 | 1̇ 1̇ 2̇ 6̇ 6 0 | 5 6 5 3 —

..... 城..... 壯.....

— 3 2 3 1 1 0 | 2 2 0 1 1 6 5 | 6̇ 6̇ 0 1 2

..... 看 .. 江..... 山..... 無.....

3 0 6 5 3 3 3 3 2 — | — 2 0 2 3 | 3 5 3 2

恙..... 誰..... 識..... 我

3 3 0 | 3 0 5 3 2 3 | — 3 0 2 1 | 2 3 2 1 1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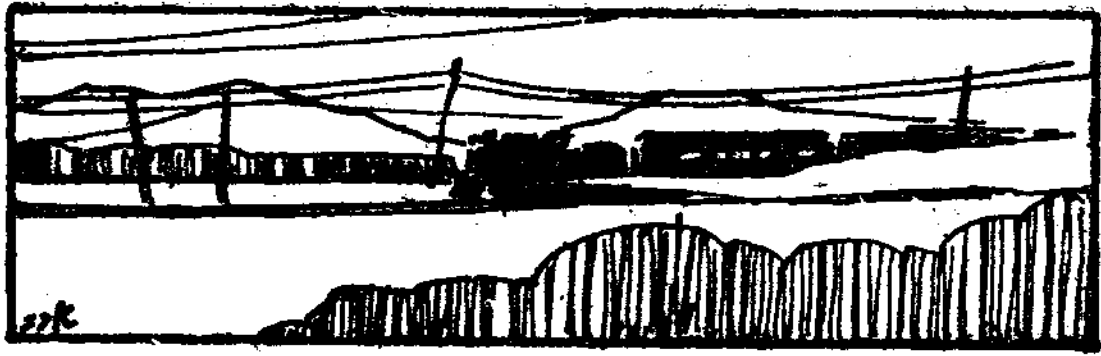
..... 飄.....

五 5 6 0 2 1 6 | — 6 0 5-6 | 1̇ 1̇ 2̇ 1 2 1 6

笠..... 到..... 裏.....

5 — 6 — ||

陽.....



註：(1) 散板在國樂譜中，均不配板眼，今以便於自習

起見，特增添了音符。

(2) ㄗ，係顫音記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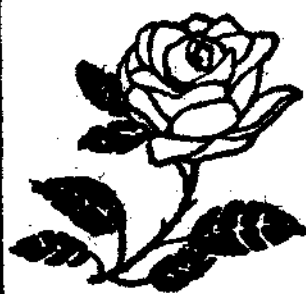
(3) 唱時，開頭與收尾宜慢。

(4) 練習此曲時，如能開俞粟廬先生的崑曲唱片八陽相對照，就格外的易唱了。( 慘靚係八陽的第一闕 )



雜

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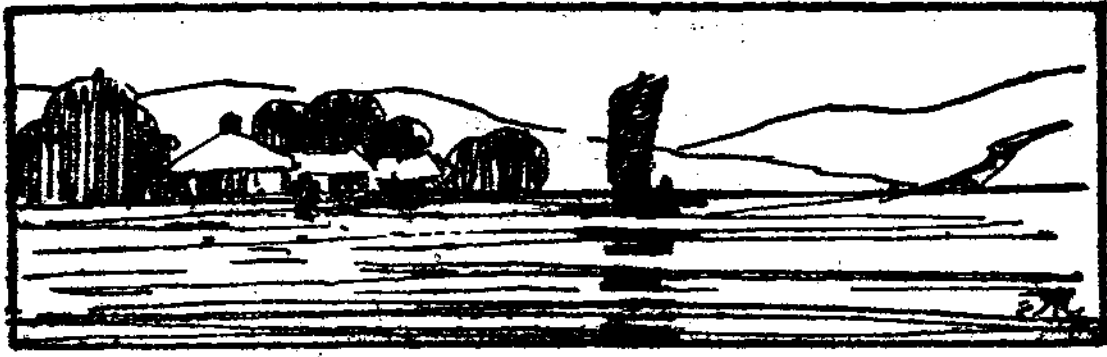
閒

話

件竹軒筆記

彭楚翹

符香亭。邑之七都南山坪人。家饒裕。世業儒。精岐黃術。民國元年。從故少將李達武勳軍鄂北。後達武遇匪自殺。乃改就川軍某旅部軍醫官。身編戎行有年矣。客歲某月。忽致函於家云。偶感風寒。服務掣肘。行將請假歸省等語。於是家人倚門倚闥。日盼歸音。無何。忽報尸至。驗之。身體之肥瘦長短。裝飾之繁狹大小。以及四肢五官之一斑一疤。幾無不與香亭肖。於是閩傳符香亭不壽。符香亭不壽云。乃舉哀發喪。循俗趨薦。一夕人靜。忽聞剝啄甚厲。聲似審熟。而倉卒



難追憶。啟視大呼有鬼有鬼。家人環集駭問。皆大驚。則依然符香亭也。符亦倉皇失措。不解叩故。家人曰。汝人耶。鬼耶。符啞然曰。惡。是何言。是何言。衆具以告。符亦失驚。於是舉家慶賀。狀難描寫。始知前尸乃假尸也。先是香亭自函家後。卽有由常詣慈者。塗次病且劇。乃雇肩輿一乘。自稱赴慈治七都。並不指明何里。輿夫以爲路距咫尺。不足介意。遂啟行至羊毛灘。益劇。置視之。氣息奄奄。不絕如縷。口雖咋咋。已囁嚅不能成聲。屏息凝神聽之。似云慈治七都南山坪符香亭家。餘隱約不甚了。遂卒。乃以席舁至其家。至是勢成騎虎。乃擇地安厝。云石門曹二保。故梁上君子也。後以竊公署庫金案發。逃陝。人地生疏。計無所出。乃求傭爲某店走役。遂安焉。旋有一衲。跛一足。眇一目。腰纏數百金。赤脛蹒跚。絕類募捐歸者。爲曹所窺。舊技復發。尾躡其後。衲左左之。衲右右之。如是二日。屢欲下手。而憐其老。旣念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乃止。轉念無故得數百金。勝於爲傭多多。仍從之。漸入深山。崎嶇難行。衲前曹後。復循羊腸逕迤。而尾啣其後者十餘里。罔有人蹤。祇留鳥道。衲止步。顧曹笑曰。曹檀越。汝欲盜吾金也耶。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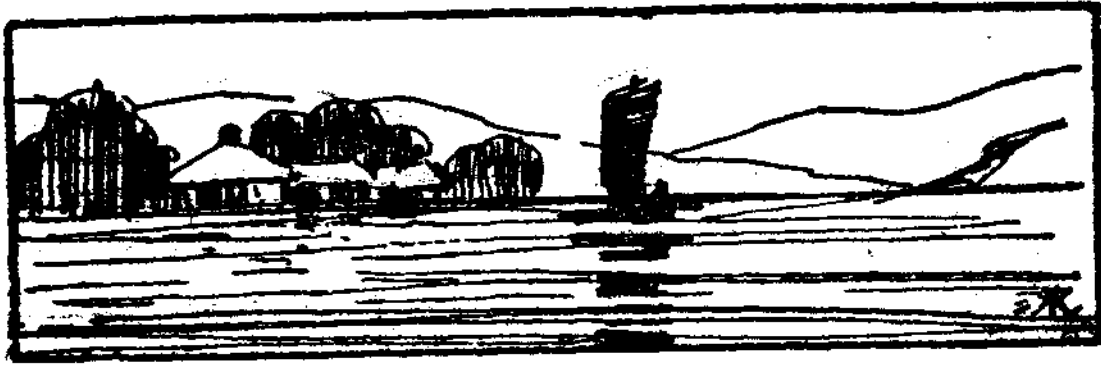


拿。去。何。必。乃。爾。曹。大。驚。趨。前。而。謝。之。曰。何。敢。適。以。道。同。相。侶。耳。衲。驢。然。曰。我。劍。
 客。也。如。不。信。請。觀。劍。立。出。一。劍。修。闊。與。七。首。等。銛。利。如。霜。寒。氣。襲。人。時。山。側。有。
 古。松。五。株。枝。葉。重。重。若。蓋。衲。指。劍。而。叱。之。曰。去。去。斬。五。松。覆。旨。但。見。電。光。一。道。
 冲。霄。而。去。旋。聞。丁。丁。伐。木。五。松。已。爲。委。地。樵。矣。曹。肉。顫。股。栗。欲。墜。於。是。蛇。行。匍。
 匍。自。稱。誤。犯。虎。威。伏。祈。原。宥。等。語。衲。解。顏。莞。爾。而。笑。曰。技。止。此。耳。姑。念。汝。見。得。
 思。義。頗。具。遲。悔。之。心。不。然。恐。今。番。難。逃。吾。之。劍。下。耳。今。與。汝。十。金。並。符。一。道。日。
 於。無。人。時。貼。符。於。金。上。敲。七。下。可。獲。七。十。金。如。此。七。日。可。獲。四。百。九。十。金。足。以。
 製。田。園。葺。廬。墓。養。父。母。蓄。妻。子。矣。勿。復。業。此。宜。切。記。七。日。後。勿。萌。妄。念。曹。不。受。
 願。北。面。稱。弟。子。衲。曰。以。汝。性。之。俠。義。固。足。寄。跡。斯。道。然。汝。猶。紅。塵。中。人。非。道。中。
 人。也。速。歸。勿。耽。擱。言。未。畢。衲。已。騰。空。御。風。而。去。曹。望。空。拜。謝。促。裝。而。歸。如。其。教。
 爲。之。由。是。小。康。而。符。已。茫。然。不。知。所。之。矣。

### 蛛乘

郭汝成

蛛最智。古人法之以制網罟。其腹大。形如珠。故名之曰蜘蛛。其絡網有定時。蓋



昆蟲之可爲法者。其種類甚多。形狀不一。棲處作用各殊。要皆爲益蟲。作蛛業。

### 一 檐蛛

檐蜘蛛。結網於屋角檐際。故可定名爲檐蛛。古名蠹蛸。詩所謂蠹蛸在戶是也。屬昆蟲之節足類。此類動物。每經若干時期。輒蛻皮一次。蛻後則軀體發育增大。其足或損缺一節。乃至一足或二足。蛻後能恢復原狀。足節完全。其作網則先經而後緯。初由纏絲器颺出一絲。隨風所至而著於物。卽緣絲而行。度中心點所在。乃歧爲多數之經。經既完具。乃從外周加以緯。緯絲較細於經。且較密。緯成。卽據中央以候飛蟲。晝則隱伏檐際。飛蟲觸網動盪。卽緣絲而入。捕其蟲。重重縛以絲。網有殘缺。卽補之使完。經一日之曝曬。多沾微塵。已失黏著性。乃收集而更作之。蛛類中此爲最巧。亦最狡。

### 二 絡蛛

絡蛛足長而細。腹大而圓。多在室內几榻之下。絡絲及地。上下往復。作不規則之牽纏。有經無緯。不成網狀。難於得食。而最善生殖。每得食。則密絲裹之以爲



窠而產卵其中。孵化時。輒百十爲羣。緣絲如貫珠。以得食難。生存者十不得一。

### 三 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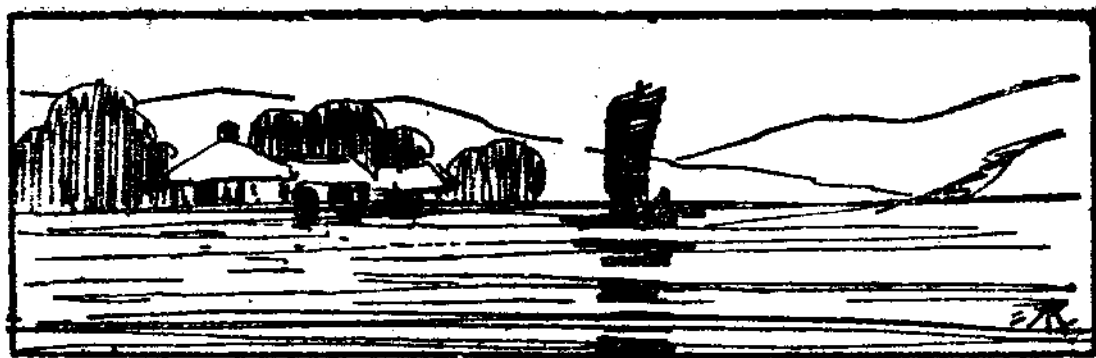
蟪子足長而腹細。全體輕微。殆如柳絮。亦在室內。縈絲於梁棟之上。輒作袋形。時從一絲飛墮而下。其絲透明微細。目力所不能見。故目之爲飛。詩所謂今朝蟪子飛。實形容其如飛。非真有翅能飛也。

### 四 壁蟪

壁蟪狀紫黑。有白斑點。與他種但作褐色者異。結窩於壁。其大如錢。貼壁一層最薄。中層較厚。外層最厚。殆如薄繭。四周有絡。伏身其中。微蟲近窩。或觸其絡。則捕之以入。

### 五 壁蝨

壁蝨赤褐色。頭足胸腹皆類蛛。而扁薄如紙。腹部透明。不作網。不營巢。潛身木縫。或藏書冊之內。旁行如小蟹。相傳噬人甚毒。此種徒以狀似蛛。而生活能力拙陋已甚。故名之爲蝨。



### 六 蠅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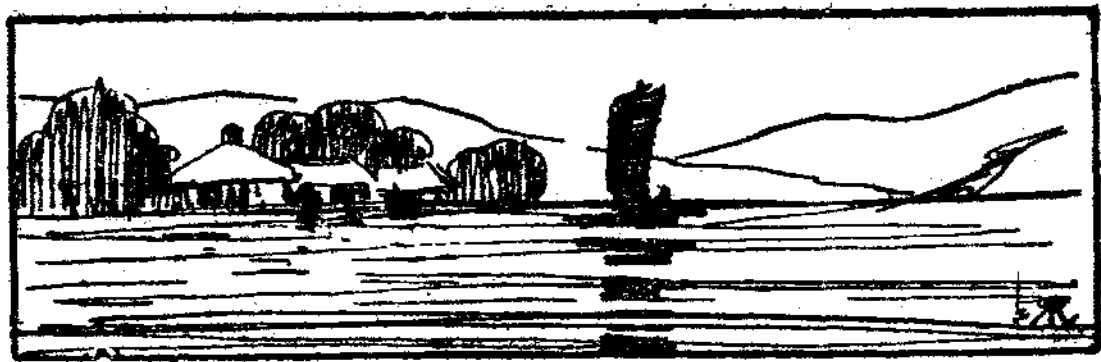
蠅虎有灰色褐色二種。腹部橢圓。巢居穴隙中。專捕蠅以供食。其視眈眈。其欲逐逐。威猛頗類虎。故有蠅虎之號。每出穴偵蠅所在。相距數寸。一躍輒獲之。萬無一失。蠅之被捕者。欲脫莫能得。或地處危峻。蠅力掙欲下墜。卽急黏絲其處。雖墜弗及地。迨蠅力已疲。乃復緣絲而上。仍返故處。

### 七 袋蛛

說者謂袋蛛布網如袋。因以爲名。其實此種爲數極多。其窩多依據牆角土隙樹穴草際。絲絲密布。結窩作洞。二三相比。內皆通貫。如狡兔之有三窟。外則張密網如箕。彷彿似袋。蟲墮其中。或近其處。輒出捕之。其體大於壁螭。呈深褐色。攫物力頗優。

### 八 甲蛛

驟視甲蛛。洵爲天牛之變相。腹部甚長。前一對足。宛如天牛之觸角。周身硬殼如甲。故名爲甲蛛。舉動笨滯不靈。作網如檐蛛。而經緯甚疏。網目闊大無倫。此



種生活力甚弱。其族不繁。僅於林木陰翳處偶一見之。

### 九 綠蛛

綠蛛狀甚小。形略如蟹。周身綠色。喜隱花間葉底。以候飛蟲。以其身具保護色。故驟視葉間如無物。此類不甚作網。多遊走以覓食。

### 十 斑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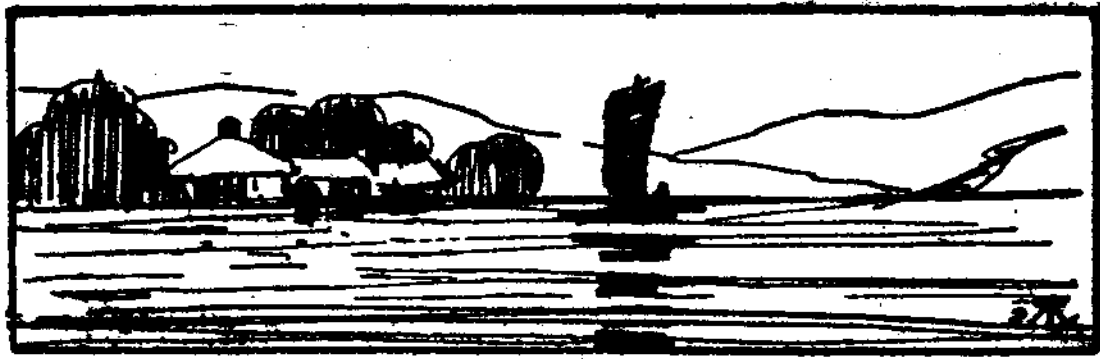
斑蛛灰色而有黑斑。腹部渾圓。頗類絡蛛。其窠慣營於花間葉底。絡絲上下。不成網狀。生活能力。大概與絡蛛相似。而生殖則不似絡蛛之繁。

### 十一 葉蛛

葉蛛慣捲葉以爲窠。而藏身其中。此類體狀概如袋蛛。生活能力。亦與袋蛛相彷彿。蓋卽袋蛛之一類也。

### 十二 顛當

顛當褐灰色。狀如壁罅而略小。作窠於土中。內容白絲密布。頗似繭。而上有蓋。與土平。開闔甚靈。乃其門也。古詩云。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螋寇汝無處奔。卽指



此也。蠶蟪係細腰蜂。乃螺贏也。作室於竹管。每抱顛當入室而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化為其子。詩所謂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是也。然其所負。有時為綠蟲。即化蝶之幼蟲。有時為蛛。蛛即顛當也。螟蛉與顛當。必非一物。即螺贏亦有二種。大者如黃蜂。其所抱多為綠蟲。小者能潛身筆管中。其所抱多為蛛。至其所負。果否隨祝而化。亦茫無的據。孫中山云。西醫剖割。輒用麻藥。而不知螺贏已先用麻藥也。蓋螺贏所抱之蛛。本以備其卵孵化後之食料。惟藏蛛於巢。活則走去。死則腐敗。故用麻藥。使之麻醉。不死亦不活。其已經麻醉之蛛。體皆作青綠色。據此。則螟蛉應祝而化為子之說。不過臆測之誣言耳。筆之以俟博物君子。加考證焉。

清話

讀子識小

(一) 夢

呂何均



離  
組

曰夢。夫豈真夢耶。曰醒。夫豈真醒耶。既不知夢爲夢。又烏能辨醒爲醒。夢而非。則莊蝶之疑。又何存。夢而是。則恍惚之象。又何據。我論斯夢。我又自嗤爲夢。

(二) 幻

孰不知水月鏡花爲幻。孰不知電光石火爲幻。然水也月也。鏡也花也。固真也。電也光也。石也火也。亦真也。然則何從而識其爲幻耶。豈分而爲真。合而爲幻耶。是不可知。故曰真非真。幻非幻。既曰真幻都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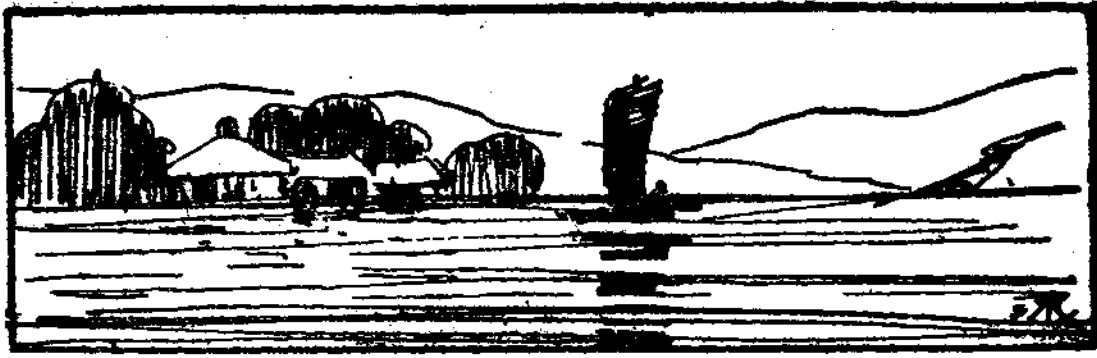
(三) 物

非我曰物。齊我亦曰物。由是而知天地星辰。何一而非物耶。山澤川林。何一而非物耶。親如骨肉。疏如路人。何一而非物耶。耳目之所及。手足之所接。何一而非物耶。雖然。我之視物。亦由物之視我。我化夫物。物於何有。

(四) 我

對鏡鑑影。知爲我也。然此影則非我也。撫身觸形。知爲我也。然此形亦非我也。然則我何在。我何在。曰。祇在此一寸靈臺中。隱約求之可耳。

九



趣

話

友儕軼史

馮謙成

余所交頗廣。類多以文字結緣。茲擇交情最密者。寫其軼事各一椿。以實本刊。而供閱者諸君一噱。

仁夫之晏起 仁夫文墨。為諸友冠。而貪睡晏起。實所罕有。余每午後往訪。猶在黑甜鄉也。

連卿之茹素 連卿于余。無殊鮑叔。近以所遭不偶。懷抱消極。長齋奉佛。度其和尚生活矣。

泳泉之懶寫信 泳泉待人以誠懇。不善為青白眼。然渠之懶惰寫信。亦特具一性。余相違三載。致書五通。而未得一覆也。

繡君之旦白 繡君一翩翩少年也。溫柔若處子。善唱花旦。尤妙道白。一聞嬌聲。無不魂消。





家裕之聊齋癖。家裕爲余之表弟。擅美術。而嗜讀小說。尤癖聊齋。嘗手執一卷。寢食俱廢。

延安之麻雀。延安爲旅社密友。過從甚繁。渠之嗜賭。余屢規之。然卒無效。每日非八圈。不能過其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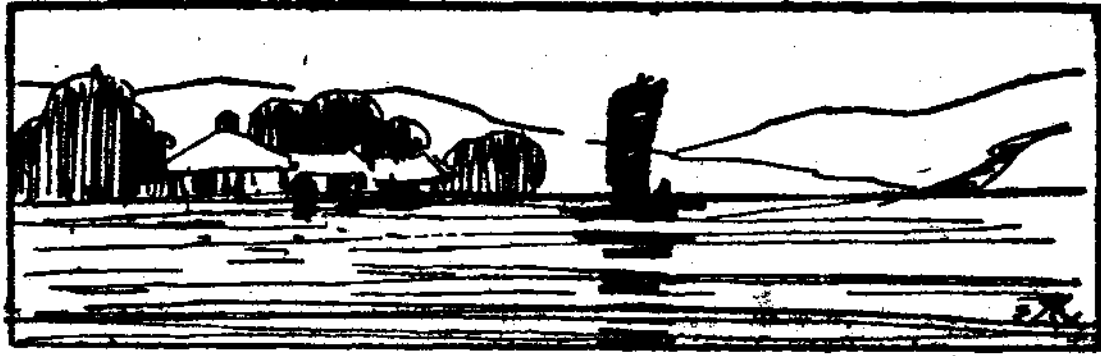
吉羽之搨木梢。吉羽年穉。忠愍之輒信。友輩集晤時。每戲弄之以爲笑。

開春之木易之恩難忘。開春廣交納。慷慨有丈夫風。前鍾情于楊女士。不幸中途遇變。因而嗒然若喪者半載餘。每覘其靜坐一室。輒喃喃誦木易之恩難忘六字不住。

榮仙之沙皮外套。榮仙家資極富。而吝嗇過人。友輩輒呼之爲沙皮外套。渠亦笑應不諱。

春如之三酉主義。春如酷嗜杯中物。夜非浮三白。不得安枕。今春余等爲黨國宣傳三民主義。渠笑謂余曰。我之三酉主義。君曷亦爲我提倡。

邦和口中之棺材。邦和北人。其文郎名關壽。北音關壽。與南音棺材相諧。渠



呼其子鬪壽。余等輒疑爲棺材。因舉以爲笑柄。伊之耐寒。伊體瘦削如孤松。如修竹。然極能耐寒。每至冬日。同立風雪中。余則縮瑟不堪。伊則怡然自若。且增媚也。

痛話

伴竹軒痛語

彭楚翹

予讀學生文藝叢刊。至姜寅醒世軒痛語。回憶祖父去世時。一陣心酸。不禁落淚。祖父生來孱弱。患咯血病。至民國十三年正月而益劇。時予年已十三。頗省人事。日侍奉。不忍離左右。意以爲昏定晨省。稍盡生事之禮也。孰知光陰快駛。學幕忽張。於是負笈往校。研習學業。斯時也。余之軀殼。固在校中。予之心志。固無時不在祖父左右也。終日愁思。度日如年。一遇日曠。卽束裝歸。見其面目。黑形容憔悴。非復曩昔之矍鑠也。乃大悲。祖父見余。亦泫然泣。詢其病勢。止云服藥罔效而已。於是侍奉牀前。終夜不寐。翌日膳畢。祖父促予還校。予對曰。孫



雜  
俎

不願讀書。但得長依膝下足矣。不然則待祖父病瘳而後返。祖父不聽。敦促益急。予趑趄不去。既而祖父強作欠伸狀曰。今日服藥似少效。汝可以返矣。予仍不去。祖父乃厲色而叱曰。以予病故而荒廢學業者。非吾孫也。速去。勿頻來。不得已乃持蓋就道。泣不成聲。頓覺兩大間。無有離別之苦也。獨行踽踽。蹙蹙不能成步。既抵校。默默坐。冥然思。躊躇輾轉。如坐針氈。授課不知耳目。何由曠。書楷不知筆之所之。閱書不知字何由蠕蠕如蟲動也。如是者數日。適堂叔承惠至。言祖父病益沉重。聲嘶如蠅。歸省果然。予又欲不來。祖父言如前。始含淚來校。是時也有觀祖孫別離之狀者。莫不爲之太息。既而清明至。校中依例放假三日。予又歸省親。兼及掃墓事。時三月二日也。歸則面目頓異。奄奄幾無生氣。時三姑菊姊均先後至。亦不暇道寒暄。但環集榻前爲養藥烹茶而已。祖父一見余。貌益黯然而余淚已奪眶而出矣。默念恐傷祖父心。乃暗取巾拭之。三姑菊姊觀余狀。亦不勝悲悼。予搖手止之曰。勿爾。恐傷祖父心。乃強忍淚以慰祖父。且設吉祥之詞。以慰吾諸姑姊妹也。是夜不解帶臥。侵晨——三月初

一三



三日晨——祖父精神稍增。聲略響。於是舉家皆喜。麇集榻前問安。但頷之而已。已而欠伸曰。腹枵甚。余乃進養湯及二雞子。始安。益喜。以爲可以不藥矣。是日假期滿。行而止之者再。始束裝就道。是夕也。心蕩肉顫。不安寢坐。目所視。視祖父耳所聽。聽祖父心所思。思祖父夢所遇。遇祖父也。知有變。翌日——三月初四日晨——噩耗果至。乃匍匐奔喪。入門白巾皓然。朱棺殷然。金聲鼓聲。木魚聲。誦經喃喃聲。參差並作。勢如鼎沸。余覩斯狀。五內如割。登時崩角在地。哭失聲。叩拜未畢。已仆地矣。輾轉哀號。有曳予起者不聽。於是堂上堂下。皆掩面哭。聲震天地。正喧擾際。菊姊慰余曰。祚材。汝讀書明理。獨不聞人死不可復生。斷絕不可復屬乎。勿哭。努力。卽所以愛祖父也。余乃含淚作四叩首而後起。卓午。堪輿先生至。遂卜佳城於宅左杉壩之麓。次日——三月初五日——復循俗例作繞棺一晝夜。始於三月初六日黎明昇柩出。遂安厝焉。是日也。朔風颯颯。淫雨淒淒。豈蒼天亦憫我悲祖父之死也。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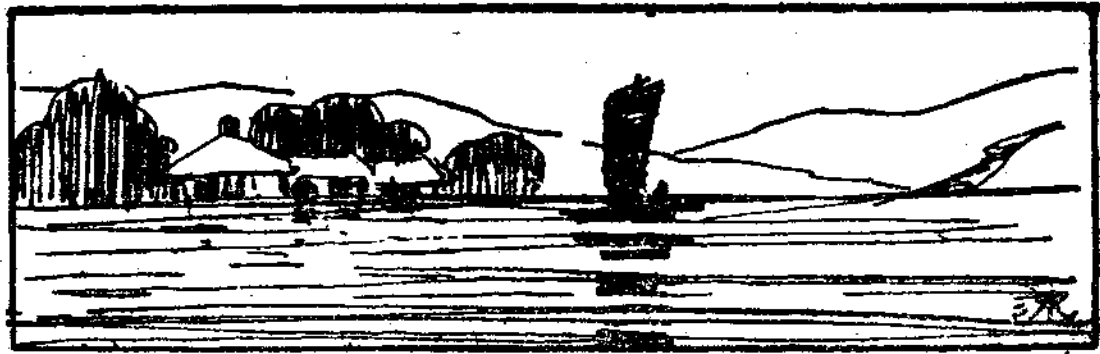
★

★

★

★

★



詩

話

楊奩隨筆

嚴子香

秋來殊無聊賴。偶讀放翁一年容易又秋風句。成轆轤體三絕云。一年容易又秋風。雨雨風風灑院桐。閒與兒童三兩箇。階前看鬥可憐蟲。萬籟清高映碧空。一年容易又秋風。疎窗細譜新涼曲。疑有簫聲和院東。長空陣陣正來鴻。近愛蟲聲遠愛楓。性慕淵明籬未整。一年容易又秋風。

乙丑秋江浙戰爭起。吾民遷徙流離。十室九空。余適客吳中。寓居苦雨。曾有一截句云。十室避兵九室空。驚心烽火接天紅。天公亦下同情淚。點點淒淒滴敗桐。又感事一律云。有才何必定超羣。局蹙時艱總夕曛。莫怪書空常咄咄。應嗟世亂太紛紛。英雄擊楫賢豪溺。兄弟鬩牆玉石焚。擔得興亡惟志士。寧甘濟惡也從軍。今則吾又願投筆從軍恐後矣。蓋時勢不同。吾志向亦從之而殊也。吾師新孚君。碩學士也。歷充京師大學國文教授。游宦於遼東數年。近則倦游



歸來。今春花朝後二日。爲其六十生辰。述懷四律云。古來六十稱耆英。我愧疏庸百不成。兩鬢皤皤感遲莫。一衿碌碌憶承平。菊松晚景荒三徑。桃李春風豔滿城。但趁有花時作樂。儒冠拋卻酒杯傾。飄泊天涯類轉蓬。往時游迹邁征鴻。千林薊樹重遮目。萬里遼雲起盪胸。桑海倏驚人事變。干戈相接客途窮。一肩行李歸鄉井。十六年光醉夢中。百年喬木賸餘陰。閉戶無營歲月深。家有詩書課兒女。門稀車馬卽山林。向生婚嫁緣將畢。陶令耕鋤樂可尋。獨悵朋儕多老去。晨星寥落數知音。橫流滄海今何日。再見烽烟遍九州。學佛學仙無福分。避時避地有離憂。變聲且喜聽林鳥。遺俗真堪狎野鷗。長此逍遙隨處足。樂天而外復何求。殊爲渾樸天成。一時和者不下百數篇。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余最愛讀者。爲石星北所和之四律。詩云。一回相見一心傾。坐有詩書擁百城。墜緒茫茫紹往哲。豐功烈烈溯生平。芹香薄采誇年少。花甲初週慶老成。今日稱觴須盡醉。潞公會上瞻耆英。從來肆外本宏中。體用兼賅道不窮。萬里長流思濯足。一天星斗快羅胸。陽經冀北羣空馬。雪積遼東爪印鴻。天地四方殊有志。當年



六矢早懸蓬。塵寰落落少知音。狂簡歸裁樂可尋。壽世文章同吏部。等身著作重儒林。芝蘭繞砌春光滿。桃李盈門化雨深。自是高人多厚澤。森森喬木仰餘陰。大地干戈日復日。如雲富貴不須求。劇憐鳴盛山中鳳。化作忘機水上鷗。志士性天自有樂。仁人心地本無憂。真誠直可行蠻貊。信仰豈徒里與州。余亦勉和四章云。瓊筵敞處盡羣英。學至名歸慶大成。萬里風雲懷曩昔。十年燈火話生平。汪汪氣度同淵海。濟濟門徒仰斗城。我屬葭莩兼弟子。一觴花下爲公傾。遺俗合居海上蓬。翻教俗累作征鴻。寰中未展仁人志。林下得開處士胸。燕地倦游時可嘆。絳帷樂育道無窮。貴能不做貧能達。直付利名談笑中。程門我亦仰餘陰。期許曾蒙惠愛深。渾渾率真超末俗。循循善誘著儒林。胸無塵滓寬中見。意有仙源淡處尋。正是滿城桃李候。花香酒馥宴知音。書城坐擁日優游。著作等身邁柳州。頤性葆神能得壽。樂天知命本無憂。時丁叔季難尋鳳。居避塵囂快狎鷗。堪羨一門鍾瑞靄。龍孫驥子更難求。余以誼屬葭莩。故不多事鋪張。僅求親切。詩之工拙不計也。



衡陽何一雁。奇特士也。其自題小影一截云。『將軍戰後成。衰柳公子翩翩尙。少年檢點征衫作才子。也應橫絕大江邊。』楊雲史。孚威將軍之祕書也。曩於報端見其自題小照云。『開元天寶事。忽忽都在詞人淚眼中。莫笑元龍今漸老。猶能煮酒論英雄。』二詩俱狂放而身分又恰合洵難能可貴之作也。余近亦自題小影云。『二十七年豪氣在。一衿落落細瞧科。而今嚼蠟成滋味。大好頭顱我負他。』

雨歇新涼。又入秋矣。蕉窗無俚。偶成一截句云。『雨過蓮塘萬葉浮。餘炎消卻養潛幽。吟懷近日無人會。又共新涼澹入秋。』

生平喜讀八指頭陀詩。而苦於不易得。今春見其憶天台茆屋一律。今全詩已不復記憶。僅記其中四句云。『老猿去摘霜晨果。餓虎來窺月夜門。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壓是天痕。』余恆謂其詩如豔鬼弄姿。時現惡相。洵不誣矣。





# 通 訊

謝君海澄徵函

學生文藝叢刊諸君英鑒：不才現欲徵集貴刊  
 第一卷第一集至今出版截止之第幾卷第幾  
 集（除第三卷第四集至第十集外）及學生  
 雜誌第十一卷第一號至第十五卷第十號。如  
 願割愛者：限於陽歷九月內，寄至福建甌下  
 西河謝海澄收；即以下列諸書，總交換之。（損  
 壞及污穢者，恕不寄回，惟係郵寄關係，不在此

通 訊

例。後至者定奉趙，有蓋章者不妨。此請

公鑒，並候

良音！

1. 東洋史

2. 西洋近百年史

3.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4. 中華新形勢一覽圖

5. 世界……

6. 新式標點翻譯西廂

7. 名家短篇偵探小說叢刊

8. 初中模範文讀本

9. 清代文

一

01. 現代文

11. 學生虛字自通

12. 學生自修必讀

13. 勞工淺說

14. 海上十大名家畫譜

15. 新式毛筆畫帖

再者：如有文藝叢刊，而無學生雜誌；如有

學生雜誌，而無文藝叢刊；皆以上列諸書，

任擇 5—10 價值相同交換，定不食言！又及。

李君懷清通函

吳自元先生鑒，

昨閱叢刊五卷一集，尊作聯語內，有登泰山

一聯云：「作者何許人，惜不復記憶。」茲就清

所知者奉告，幸勿以唐突目之乎。該聯為清彭

玉麟所撰，彭字雪琴，湖南衡陽人。李懷清啓

張君克方通函

德乾玉書維翰先生：

時讀大作，不勝欽佩之至，惜我才疏學淺，不

能謹隨諸子之後，恨何如之，但願與諸子結以

翰墨緣，不識諸子能否允許，如蒙不棄，乞惠我

好音，以匡不逮，則感激無涯矣。通信處「平漢

路河南駐馬店車站鐵路工程處四號」即頌

進步

社友張克方啓

十八年，五月，卅，  
五卅，案日，于河南。

##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簡章

- 一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辦法。係用選舉法。由喜讀本刊諸君公決之。
- 一 本刊每集均附有選舉票一紙。讀者如欣賞何人之文。即可選舉其人之姓名於票上。剪寄本社。每票限選一人。（另紙選舉者無效）
- 一 第一集內之選舉票。祇能選舉第一集內登有作品之人。不能移作別集選舉。違者作廢。
- 一 選舉票係記名式。上書被選舉人名。下書選舉人姓名。
- 一 決選期分二期發表。第一期在每卷第六集發表。第二期在下卷第一集發表。
- 一 每期以得票最多者之二人爲當選人。由本社各發給精製之銀盾一面。作爲名譽獎品。
- 一 投選舉票者。第一期（一集至五集五票）須於該卷第五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每期之票作一起投或分作數起投可聽便）第二期（六集至十集五票）須於該卷第十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逾期者均作無效。

選 舉 票

學生文藝叢刊五卷五集

被選人

選舉人



# 廣告價目表

|      |         |      |   |
|------|---------|------|---|
| 地位一  | 集五      | 集十   | 集 |
| 封面裏頁 | 二〇元九〇元  | 一七〇元 |   |
| 底頁   | 二四元一〇八元 | 二〇四元 |   |
| 普通全面 | 一〇元四五元  | 八五元  |   |
| 普通半面 | 六元二七元   | 五一元  |   |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另議

## 定價與郵費

|    |      |      |
|----|------|------|
| 集數 | 一集   | 十集   |
| 實價 | 二角四分 | 二元四角 |
| 郵費 | 國內   | 二分二角 |
|    | 國外   | 八分八角 |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每月一集 · 全年十集 · 暑假寒假停刊

民國十八年四月發行  
民國十八年四月出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五集

編輯者 吳興 凌善清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姑蘇路一〇〇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北平 廣州 漢口  
長沙 梧州 遼寧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